

溫柔與暴烈

黃碧雲著

男女情感的衝突，生命價值的追索，是地獄下的基督受難，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與他的活命方式，有時令她驚訝，有時令她懊嘆。

溫柔



生活

錄目

217	183	151	129	121	91	65	41	1
江城子	柴城	捕蝶者	一念之地獄	雙世女子維洛烈嘉	豐盛與悲哀	雙城月	嘔吐	溫柔與暴烈

溫柔與暴烈·黃碧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4

ISBN 962 257 763 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四年·香港

778156

溫柔與暴烈

一 蓮與芒

「在紐約十五年，就剩下這一百五十個箱子。」

「還有我的妻美娜，女兒眉明，和小兒小瑟。」

「而我所愛，叫做基斯汀。」

「生命是，你期待蓮花，長出的卻是肥大而香氣撲鼻的芒果。」

「如今我的鬍子已經長白。有時我也會問，值得麼。眉明便會爬上我的膝上，說，爹地，你今天還沒有親過我。不不，你這個小時還沒有親過我。我全身發熱，今天不去上課了。你又不回來看我。而小瑟就會抓著我的鼻，我的鬍子，喊，姐姐不好，姐姐瘦，姐姐不好。美娜總站在陰影中看我，微微笑，彷彿就是路西化，道：我知道你軟弱，我知道你出賣靈魂。但

她只是說：你可累了，要喝點什麼。我寧願她張牙舞爪，像那些可以防備的美國女子。但孟加拉女子不一樣。像我的國家一樣，可以戰勝生命最殘酷的。事情接踵而來，無從說，值得不值得。美娜也不會讓我問。

「但我這樣想念基絲汀。我如何想像她的生命。在那一片多彩的大陸或海洋游走，還是她已經死了。她是這樣一個暴烈的女子，喝不加冰的威士忌，伏特加，皮包裏永遠有一枝銀亮的點二二小手槍，頭髮老在染色，我永不知道她頭髮的顏色。離開的時候，在我的胸口插了一刀。」

「最後一次見她在倫敦。她在農業學院學習。我們在 King's Cross 一間印度餐廳叫了一桌子的咖喱和各式麵包，我用手吃而她用刀叉，就像我們還在達卡城一樣。她瘦多了，像她的少女時代，臉容很靜。我非常難堪，說，對不起，是因為我……她舉手止著我，道，不。那不是因為你。我的心只屬於我自己。我便臉紅耳熱。她已經不愛我了。怎樣會呢。她曾經這樣……可以殺了我，或為我而殺人。法庭上辯護律師會說，那是熱情之罪。但後來……她不吃肉，聲調低沉，穿得像修女。曾經掌摑我，抓我，打我那雙手，竟也光柔而安定，聖母似的，可以圍上光環的。她輕輕的按著我，說，其實我最愛你。溫柔而有力，不願意再

引起情慾的一雙手。我們便不再談，關於情感，怨恨，或求而不得。」

「她後來去了秘魯做穀物改良研究。」

「所以，什麼是溫柔，什麼是暴烈呢。」

「美娜的暴力不見血。」

「我的國家卻經歷戰爭，暗殺，大颶風大水災。這樣這樣的暴烈。然而我們追求的，不過是溫柔的生。」

一一 烏鴉與共產黨

「你生命中最重要女子。」

「我姑姑該雅。」

「最沉重的。」

「我從紐約寄回來一百五十個箱子。我姑姑的死。小兒小瑟的出生。」

「你喜歡你自己嗎？」

「我不過沒有選擇。」

「你會喜歡姑姑多一點嗎？」

「我時常爲失望所傷。所以時常期望革命及英雄的誕生。到革命和戰爭真正來臨的時候，我才明白，革命和戰爭除了血腥，饑餓和殘暴，什麼也沒有。姑姑不談革命。但我怎麼說我姑姑呢。」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孟加拉人民打敗了巴基斯坦佔領者，宣佈成立孟加拉國。之前卻有九個月的激烈戰爭。三百萬孟加拉人在戰爭中死亡，包括了我長兄，我姨父，我十四個表兄弟，成千上萬的婦女被強姦，包括我姑姑。我和我姑姑同年，當時十六歲。」

「我們逃到家鄉齊達干近海的小村落去。那是個血色的黃昏，下午剛下了一場暴雨，空氣都是青草和梨花的氣息。我姑姑穿一件桃紅的沙厘，戴一只紅寶石鼻環，爬在椰子樹上要摘青椰子好喝青椰子水。一隊巴基斯坦士兵到達時她剛好將椰子扔到他們頭上。抬頭看的軍服是一個少尉，左手繫著綳帶，右手卻按在機槍的槍板上。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幾

乎是俊美的。他看到了我姑姑，便笑了。」

「士兵將椰子樹砍掉。我姑姑的身體在樹頂搖晃像一片茂盛的椰葉。」

「他們將我結結實實的縛著，麻繩深深的陷在我的手腕上。我姑姑隨著椰樹倒在地上。他們便將她拉到房子裏面。我姑姑沉默象一只山羊。」

「少尉出來時綳帶散了，微微的滲著血。」

「士兵接著一個一個的進去，像病人去看醫生。」

「我的父母仍留在達卡。姨父帶著六個表兄弟姊妹和我和姑姑來到了齊干達森林的小村落。士兵還叫表兄弟姊妹給他們殺了雞，咖喱的香氣飄了一夜。」

「姨父伏在地上，一臉是血，大鬍子都膠著，還張著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著我。他的腸胃散了一地，已經爬滿了螞蟻，禿鷹盤旋不去，蟒蛇在草叢嗦嗦的蠕動。」

「姑姑在硬木床上，沙厘拉到半腰高，下身都是血。她只是靜靜的看著我。我張著口，想哭，又哭不出來，只怕眼淚都會成爲不敬的嘲諷。好一會，她緩緩的合上眼，將沙厘拉下，道：我口渴，請給我一杯水，亞撒。」

「一直到戰爭勝利後，姑姑就沒有開口再說話。我也不敢看她。見過了她飽受創傷的

肉體，就像占有過她。一生都不會磨滅，時常會痛的記憶感覺。她的肉體也以其强悍的方式，占有了我。」

「後來我姑姑便加入了共產黨。」

「你是個共產黨員嗎？」

「我害怕政治和烏鴉。」

「是因爲你姑姑的死嗎？」

「我姑姑出事後，我母親便開始與烏鴉通靈。我父親開始無法睡覺。二十多年來我父親就沒有睡過覺。時間在他身上靜止。他現在看上去去年紀樣貌和我差不多，我母親時常叫我雅都。我說，雅都是爸爸。我是亞撒。她便叫我爸爸，亞撒。我母親和烏鴉通靈後便開始婆謝，她現在看上去像我父親的祖母。」

「你見過烏鴉的靈魂嗎？」

「那是生者和死者的戀慕。烏鴉停在我母親的頭髮上，我母親的頭變得火一樣紅。烏鴉飛來我母親便大聲叫我姨父的名字，說亞伯拉。你說我應該怎樣辦。然後母親會玩紙牌。紙牌在空氣中浮動。亞伯拉，你可不要騙我。晚了，玩完這一局你要走了。你幾時再

來。亞伯拉，我很累，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母親對烏鴉說。」

「妹妹看上你表兄以撒了。她會染上霍亂病。」

「我妹妹兩星期後便開始嘔吐，發高熱。」

「有一夜烏鴉沒有來。全城都很靜，彷彿有烏鴉都離了城。我母親開始禁食。入夜後母親便大聲哭泣，我的父親卻昏睡了。我想我的妹妹要死了，便趕到醫院去。妹妹只是睡了。就在醫院裏，我碰到基斯汀。她是我第一個見到的白人女子。她父親在醫院看病。她穿著一條深藍色的絲裙子戴著聽診器在聽收音機。她的皮膚好像羊奶一樣潔白，眼睛竟然是藍的。她看見我，沒什麼興趣似的，又轉過身去替她父親的病人探熱。」

「我父親在達卡大學教歷史。我母親研究古孟加拉音樂。」

「翌日醒來陽光金色的。我床前佈滿了烏鴉，父親站在我的床前叫他自己的名字：雅都。雅都。我母親卻在房子外唱歌。收音機傳來了廣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我國總統，帶領巴基斯坦人民獨立的民族英雄默左比·拉曼在他達卡的寓所被殺，他二十一名家庭成員包括他的妻子和幼年子女，全部被槍擊死亡。當時拉曼還拿著平日不離手的煙斗，身穿灰白格子沙龍，白上衣。也就是我姑姑出事後三年九個月零七天。」

「革命之後的拉曼政府一樣腐敗，人民一樣饑餓，像染了瘟疫的牛一樣死亡。革命出賣了我姑姑。她受的屈辱毫無價值，她卻從此不能做一個正常女子。沒有一個回教男子會要一個受過屈辱的女子。」

「我妹妹後來說，當夜她夢到達卡城著了火。醒來就退了熱。她便說：我要離開孟加拉，永遠不會再回來。」

「我家開始流徙。我的一對孿生兄弟樣子愈來愈不相像，到後來互相仇殺。」

「我第一次見到美娜。」

三 愛與死

「愛情」。

「我姑姑加入共產黨後就上山做動員婦女群眾的工作。自從那事發生後，姑姑沒有跟

我再說過話。每次下山來看我父母親，只帶來了椰菜花和白米，在各處默默的坐著。天黑便走。她走了，我便坐在她停留過的木椅上，感受她的餘溫。她的髮有青草的香氣。

大學的最後一年，拉曼被暗殺後局勢非常緊張，不斷有政變的消息傳出，整天戒嚴，每天只有三小時解禁，成街都是人狂奔跑，買食物，到廟裏去祈禱，殺羊趕雞。政府軍四處搜捕共產黨，一天來我家拍門三次找我姑姑。我母親跟烏鴉學著話：不見了。不見了。小心你們的心。母親便拉著我，問：你喜歡你姑姑嗎？我嚇得慌忙道：不不。我從來沒有想過。眼前卻呈現姑姑染血的肉體。小心呀，小心。母親說。

是夜色明麗，是一個滿月。姑姑來找我。

站在我的床前，穿著迷彩軍服，長髮收在帽子裏。我認不得她了。她見我醒了，便按著我的額頭，示意我不要動。低下頭來看我，我感到了她的氣息。看我的眉，我的眼，我的嘴唇，我敞開的胸膛。我全身都熱。遠處有人開了槍。子彈的熱氣與微焦的硫磺味就要燒傷我一身。她只是塞給我一塊冷冷的金屬，再碰一下我的額，便走了。

不久就流傳共產黨軍事政變失敗的消息，共產黨員在山頭被政府軍掃蕩，搜獲即殺。姑姑交給我的是一條舊銀鎖，女子挂在沙厘腰間的貼身之物。這是她想到生命隨時終結，

要留給我的一點印證。這樣我在一個明亮的夜裏，手執姑姑的貼身物，想念著她的血，便感到了愛情的重量。」

「愛情是什麼呢。愛情是超越道德和肉身的羈絆的。」

「但對美娜來說，愛情就是一手創造的命運，並體現它。這是惶惶不安的生裡，她唯一可說：我要。我決定的這麼一件事。難道她可以叫颶風不要吹襲孟加拉，或軍人不要開動坦克麼。」

「正如見到我姑姑一樣。我第一次看到美娜，也有不敢直視之感。那天我到美術學院找亞錫。他剛考進美術學院，正請我吃一頓。我到絲網印畫室找他，剛進門便絆了一身的絲。一直的追索，原來是一個女子在織查柏蒂絲，也就是孟加拉的傳統工藝。她抬起頭來看我，雙目冰寒。畫室幽黯，她身後都是懸著絲網的顏色，四周很靜。她拉拉我身上的絲紗，就拉著我，一步一步的走近她，最後我離她不過一步之遙。當時我已經二十一歲，像所有在回教國家長大的青年男子一樣，對女性一無所知，只知道電影裏男女之間，一旦戀愛，就會有花、雨和月亮出現。我站在美娜跟前，就想起花、雨和月亮。只是覺得驚慌，便繃斷了絲紗，逃了出來。身上還有幾段素白的斷絲。」

「我和亞錫和美娜一起去看了幾部孟買的歌舞片。劇中人物說著印度語，沒有字幕，我在黑暗裏只偷偷的看美娜的臉。鼻子高挺，氣味沉靜，像十一紀的一個印度教神像，西華與佛，皆有女氣。我們又一起到館子吃飯。亞錫說將來賺錢，一定要去吃一頓中國餐。我卻說要去美國，喝可口可樂，吃牛肉飽。美娜一直沒有說話。」

「亞錫後來便告訴我，美娜想嫁給我。」
「但我要一段現代的婚姻，一個像姑姑一樣，不戴鼻環，穿褲子，不長長髮的現代女子。」

「我卻沒有料到，基絲汀是一個同性戀者。一直到我跟她回到紐約，見到了她的女朋友，才明白她和我之間的困難。」

「對於基絲汀來說，愛情是矛盾和鬥爭，是互相征服的武器。因為這樣的緣故，她害怕愛情。她以為同性之間可以和平一些，後來她自然明白暴力的愛情不分性別。」

「我在達卡大學的飯堂再見到基絲汀。她在跟英語系的尼新在學孟加拉語。尼新叫我，你英語比較好。你說說，拉瑪丁英語叫什麼。拉瑪丁是回教徒的絕食月。日間不進食不喝水，太陽下山才破戒。拉瑪丁沒有英語。基絲汀看看我，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我只

記得，或許窗外有綠蔭的緣故，她這一天的眼睛不那麼藍，像山貓，帶點綠。

「週末她卻邀尼新和我到她家。我第一次知道在孟加拉也可以生活得乾淨舒適。汽車來我家接我時整條巷子的鄰居都走出來看，小孩奔跑尖叫，像看什麼大火災。司機是個沉靜的本地人，卻跟我說英語：空調會不會太冷，先生？車頭汽車玻璃貼滿了聯合國救援機構的各種證明，通行證。收音機報告又換了一個總統，是三個月來的第四個。街上人潮吵嚷如故，饑民在路旁餓得奄奄一息，旁邊有人賣面包。我忽然很想唱歌，便開口唱起約翰連儂的《想像》來。」

「此生何生。」

「基絲汀的家播著莫札特的魔笛。她穿一件白色絲質長裙，金黃的頭髮束起，正在讀孟加拉詩人泰戈的詩。僕人送上了咖啡和糖，牛奶是暖的。尼新便一句一句的念著泰戈的詩。基絲汀一直沒有看我，待尼新起來告別時，基絲汀才跟我說，亞撒要不要留下坐坐。」

「我們就在客廳對坐。基絲汀低頭在讀泰戈的詩，我百無聊賴的坐著看天色。一點一點的昏暗下來。學生的示威隊伍經過，在喊打倒軍人專政，打倒西方帝國主義。呼喊一番，四周又靜了。圍子裏的狗便無由的又吠了好一頓。我站起來說，我還是走了。她說：好，我

叫司機送你。」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這是個令人難以忘懷的黃昏。那是因為，事情的婉約曖昧。後來就很赤裸裸。」

「生命和虛無。」

「我父親開始不眠後便對時間失去了倚傍。家裏的鐘開始一個又一個的停頓。每買一個新鐘回來，進了屋子便停頓，甚至不再鬧。我們後來便放棄了買鐘。開始了沒有鐘的日子。」

「有時我會日以繼夜的讀書，然後睡一整天。」

「班上同學約去旅行，我選了一整天，到達時剛好是他們約會後的二十四小時。結果我獨自去了兩天海邊。」

「因為沒有鐘，我的生命開始浮游在半空中。」

「而母親能夠預知未來，便成天很憂愁。」

「她照常坐在她的書桌之前，讀著孟加拉古音樂譜，撥動奇怪的弦琴，在說：今夜會有政變。他們會殺死泰戈上校。一顆子彈會穿過他的耳朵及腦袋。他伏在坑渠之上，烏鴉來

啄食他的眼珠。獨裁者左亞將軍知道叛變消息之後十分憤怒，會殺死二百二十四人。泰戈上校的三歲女兒被殺時還在吃香蕉，他的幼子被殺時還在奶媽的懷中吃奶。」

「知道了這些事情，人便會變得很冷酷。殺人像殺一條魚。我們卻無能為力。」

「我妹妹是在家中死亡的。她結果無法離開孟加拉，因為染了肺病。她死時母親只是合上了眼睛，說，她老早就應該死的，其實生無可戀。然後她流了一滴眼淚。烏黑的了哥成群的飛來，停在她的手背上此起彼落的叫我妹妹的名字，明娜明娜。遠處有山豹和孟加拉虎的吼叫。那一定是我們的幻覺。這是達卡城。但我們的母親掩臉道，我們的存在多麼接近幻覺。」

「妹妹有病時經常發微熱，生命對她來說介乎夢與醒之間，不過是幻覺。她有時以為自己在倫敦，老在說英語，達卡城三十多度攝氏的天氣，還穿雨衣和厚厚的毛衣長靴，獨自在窗前喝奶茶。窗外卻是成群的蒼蠅和蜥蜴。」

「我在紐約，才知道時間可以同時這樣快和這樣慢。」

「帝國殖民主義。」

「在基絲汀長島的家，我第一次不用手吃食飯。爲了遷就我，他們從達卡城帶回來的女

傭弄了一桌子的咖喱。從此你是這家的一份子了。雲頓先生說。基絲汀低著頭禱告。謝上帝，給我們生命與食物。我說，願真主與我們同在。便開始用手捻飯。他們都沒有動刀叉。好半天，雲頓先生才吞吞吐吐的說，亞撒，我們在美國，紐約。我停了手。我知道，我會思念食物在手中的親密感覺。但雲頓先生是付我在紐約州立大學二萬多美元學費的贊助人，他當然可以說，我們美國怎樣怎樣。基絲汀動了刀叉，說，你知道怎樣用嗎？」

「我又學會必須穿襪子，與女子走路時讓她走裏面，醉酒鬼上來討錢時說 Fuck off。」

「離開前亞錫說美娜要見我。我們三人去了大學附近的一個書展，都是宣揚拉曼政治哲學的書本雜誌，他們殺了他，他們又要捧他做民族英雄。不然便是回教書籍，沒什麼好看。亞錫卻十分專注的讀著，讓我跟美娜可以單獨說點話。美娜穿一件青綠色的沙厘，戴一只翡翠鼻環，腰間系著銀飾，原來經過細心打扮。你要出國了，她問。其實她已經知道答案。我老像十分理虧似的，低著頭，不敢說話。他們來提親了。在暮色裏面，美娜的臉金黃發亮，使我不禁仰望。他好嗎。我問。她便說，是個將軍的兒子。我立著，便說，不要，會有生命危險。美娜轉身向我，說，如果我拒絕，你會怎麼樣。」

「堅強與軟弱。」

「市集有個印度人在變戲法，把刀子一把一把的吃到肚子裏面去。我和亞撒和美娜擠在人群中觀看。觀眾駭然，嘩嘩的叫好。印度人然後將刀子一把一把的吐出來，刀尖都沾滿血。美娜看著我，夕陽在她眼中反映，她一眨眼，夕陽便黯了，大概已經落下。她的眼睛便非常黑暗。她轉過臉去，沒有再看我。」

「一直走回學校去，美娜都沒有再說話。亞錫和我要送她到學校門口坐公車。她在夜裏的青綠沙厘像鸚鵡，嘴唇像血，流了一身。公車來了，她卻沒有擠上去。亞錫便蹬腳說，車來了，車來了，車走了，你怎麼不動。美娜只將沙厘包著頭。這樣我便無法看到她的臉。這一刻我多麼渴望看到她的臉。我怕我永遠看不著她了。」

「車子又來了。她沒說再見便擠在人群之中。我真的要永遠看不見她了。我突然隨著車子狂奔，叫著美娜的名字。美娜美娜美娜。但太遲了。回應我的不過是老舊公車的陣陣黑廢氣。」

「我到了紐約開始收到她的信。她的字溫柔細小如蟻。」

「死亡的寧靜與溫柔。」

「像一箱舊行李，她的屍體沉重而纏綿。」

四 血的詛咒

「我是唯一的男性。我不覺得我眼前的女子和其他人有什麼分別都是高大，抽煙，說謝謝對不起你好嗎的紐約女子，直至我見到慧慧安。她才進來，便擠在我和基絲汀中間，一語不發，就啲的刮了基絲汀一巴掌。基絲汀掩著臉，道：「我和你已經完了。慧慧安說：「你不要臉，你要和一個男人。基絲汀說，我想你知道，我想結婚，而我卻不可以和你結婚。我恍然大悟，臉際的紅著，就掩著臉，像那一巴掌已經刮在我的臉上，便站起來，推門出走。」

「我從曼克頓西十四街走到西八十八街，天就亮了。我這時才知道，曼克頓街頭的道路原來這樣漫長。」

「我回到基絲汀皇后區的家已近正午。基絲汀滿眼紅筋的等我，身上有威士忌酒的芳香。我和她默然對坐，然後她伸手過來，將我緊緊的握著。她的手細小而堅硬，是一雙東方

女子的手，手背卻長了細細的誘惑的微金汗毛。她一陣一陣的握著我，指甲陷入我的手背上，剪了一彎一彎淡淡的新月血痕。我非常非常的痛，卻任由她割割，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到我的傷口上。她伏在我的懷中，只是斷斷續續的說，我和慧慧安。我和慧慧安。」

「亞撒：你走後達卡城便開始下大雨。世紀好像沒有下過雨，復仇似的一樣大雨。路都沒有了，我們便在汪汪的濁水裏以竹筏渡行，偶然還會在水中飄來一只微笑的豬頭，或哪個女子的一頭頭髮。達卡城便變得很靜，和熱。」

我結了婚。我很痛。

美娜

「我和基絲汀都是第一次。我不清楚應該不應該。來到美國後我對事物都沒了答案。原來什麼都可以做，無所謂應該不應該。我手忙腳亂的吻基絲汀，她非常恐慌而退縮，我們的肉體灼熱而充滿莫名的痛楚，烈日下的磐石渴望雨水一樣渴望安慰。但其實。」

「我們還在客廳裏，連衣服也沒有脫，便完了。基絲汀拉好她的裙子，轉過身去，身子忽然一顛一顛的，笑起來。她的笑聲寂寞而空洞，那一定是她靈魂的某個角落，莫名奇妙的，受了傷，而我卻無法理解接近。地氈上卻留了一小印秀麗的血。我掏出手帕來，輕輕拭抹，手帕上便漸漸染了她的血。她轉過身來，將手帕拿了去，啪的亮了打火機，她的血她的疑

惑痛楚，在藍黃的明火中，稍一萎縮，便沒了。」

「自此我夜夜在圖書館留連至關門，躲著她。」
「我如何知道愛的殘暴。基絲汀從一百二十磅跌到只得九十磅，頭髮跌了一地，人活得像幽靈，沒法上學，身體發出奇異的臭味，彷彿已是腐屍了。而我只變成爲基絲汀的療養院。」

「慧慧安自殺死亡。她是歌林比亞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生，父親是參議員，她才二十五歲，而且干淨美麗，身體健康，以孟加拉的標準，她就是生活在天堂中的人物。但她還是選擇了刺激的煤氣爆炸致死。她的頭腦炸個稀爛，四肢飛到隔壁的廚房之中。沒有遺書，或許有，都炸光了。」

「她死前曾和基絲汀替我搬到下城東的一間地牢小室去。我和基絲汀不可以再住在一間屋子裏。雲頓先生是個紳士，只說，我明白，你們年輕人之間的感情關係比較激烈。但你要常常來看我，聊聊天。學費我會繼續替你付的。那點金錢不代表什麼，只是我的一點好意。雲頓先生在印支大陸行醫二十年，妻子死後撫養基絲汀，是基絲汀的父與母，因爲在亞洲久了，就有了東方人的溫柔親切，時常令我心存感激。」

「那天基絲汀和慧慧安很和平親密，而我明白我不過是第三者。基絲汀去了雜物店買啤酒時慧慧安坐在紙皮箱上，突然跟我說，我明白基絲汀為何會喜歡你。你很女性化，跟美國男人不一樣。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當下便決意要留鬍子。」

「待鬍子長了出來慧慧安便死了。」

「亞撒：我們來到了孟買，我的丈夫阿伯拉留在達卡。她們上個月又鬧政變，阿伯拉的姊姊全家被殺，他怕我有危險，我和他的家人便來到了孟買。沒什麼好幹就看電視和在黃金店子留連。如今我戴的金子可以做一副堅固的手鐐。他們也不許我到別的地方。我懷孕了。」

美娜

「我說：我和你結婚吧，基絲汀。」

「我每天起來替她穿衣服，弄好早餐，放滿一缸熱水才去上學。基絲汀和我擠在小小的地牢房子裏，卻不肯和我結婚。她會覺得和一個男人再有任何關係就是對慧慧安不貞。基絲汀吃得很少，只穿黑衣服，不戴首飾，不碰肉，甚至成天不說話。有時我下課回來，就見她坐在窗前，用手托著頭，像早上我離去前一模一樣的姿勢，望著行人道上夕陽的餘暉發呆。廚房裏還煮著咖啡，但已經全焦了。」

「基絲汀：我和你離開紐約。我們到三藩市去。」

「此時我非常掛念孟加拉。」

「亞撒：生與死之間原來這樣接近。在這個漫長的夜晚，我的靈魂在黯藍的夜色中遊蕩，或許天亮就碰上嬰魔，不再回來。但天還是亮了。我在稀薄的日色中繼續飄浮。痛楚已經沒有意思，升到了半空中，不再稱之為痛楚。我多麼希望可以再見到你，及滿園的芒果花。沒有人來看我，除了一個患了眼疾的護士，總滴著眼藥水，什麼都看不清楚的來看我。他們逃避孟加拉使者的跟踪，離開孟買，不知是否到了巴基斯坦還是中國。然後又是另一個夜晚。如今方知，何謂日以繼夜。」

我生了個女孩，是個死嬰。

美娜

「痊愈這樣困難而且富欺詐性。我們在三藩市過了一個夏天。待一天基絲汀穿上一件米白色的大衣，開了暖氣管，立在鏡前，她便說，很好。她抱著我吻我，將我一直推到浴室去，一邊吻我，一邊用剃刀剃我的鬍子。她開始這樣強壯而同時虛弱，痊愈的力量凶悍而以婉轉的方式生長。她受了傷，她痊愈，她要報仇。她以後便不准我留鬍子，并以剃刀威嚇我。但同時她又非常非常的愛我。愛可以同時是仇恨麼。」

「我們回到了紐約後我發覺有人跟踪我。我在聯合國救助兒童基金會找到一份行政工作，而基絲汀唸已經第六年的大學本科課程。基絲汀住在她童年的房間，我睡在書房，每天我仍替她弄早餐，給她在暖管上暖了當天的衣服，甚至弄好她的午餐包我才上班。她像一個久病的病人一樣被我照顧，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但我發覺總有人跟踪我。我上廁所有人在外面等我，我到飯堂吃午餐有人坐在我的鄰座，我去給基絲汀買點貼身衣服也有這個瘦小男子遠遠的站著看。我想打這個穿綠雨衣的男子一身。」

「我決定獨自散步到布克倫橋底，懷裏卻偷偷懷著基絲汀的手槍。男子遠遠的跟著我。我奔跑起來讓男子跟著我跑，然後突然跌下，讓男子一時停不下來，站在不遠之前，我便一撲上去，用槍抵著他的胸膛。」

「胸膛柔軟起伏。正如我所料，那是基絲汀。」

「我多麼想開槍殺她。」

「她只是說，我是多麼多麼的愛你，就怕你從此走了。」

「如果我們的人生一無所獲，那是因為我們以為的愛將我們虛耗殆盡。」

「亞撒： 回到達卡城後亞伯拉開始打我，打我的女僕，打我們的狗。他每天到軍部上

班都帶著備機槍的三個護衛，回來後使用他們的槍柄打我。其實沒理由什麼原因。有時是因為下雨，有時是因為他不喜歡我頭髮的顏色。當然他有他的難處。我的家公也就是他的父親被捕，生死未卜，他的長兄被放逐到印度去，亞伯拉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殺，或迅速被行刑吊死。我也有我的難處。字寫得很艱難，因為在醫院，右手手腕被亞伯拉扭斷。

美娜

「愛是一個嚴密的秘密警察組織麼。那樣無孔不入而且強暴。我們怎能輕易說，我愛你，如果我們的愛只是沒有鑰匙的鎖鏈。」

「我說：一切必須停止。我必須離開你。」

「基絲汀便很靜，跟我回到家裏，像一個驚惶的孩子。我低下頭不看她，自己收拾行李。她從廚房裏拿了一只麵包，有點冷，便用毛氈蓋著自己，看著我收拾。我將她給我買的白襪，牛仔褲，鬧鐘收在行李包裏，手心一直在痛，因為我的生活裏全是她的印證，便抬起頭看她。她那雙冷冷的藍眼睛，傷心時便帶點綠，卻是十分的寧靜，看著我，然後她說，你在這地方沒什麼可以照顧你的人。我爸爸是個好人，還是我走吧。她便緩緩的站起來，一手拿著麵包，一手拿著毛氈，只穿一雙襪子，便起來離去。天氣很晴朗，有淡淡的陽光。我看著

她在街上神經病人一樣遊走，卻沒有想到要去攔截她。她有本領令所有人都覺得有負於她，無論我怎樣愛她護她，她一樣會淒淒涼涼的離開。這樣一來，我不過是她一手造成的悲劇的一個大配角。我犯不著湊興。」

「晚上只得我和雲頓先生吃晚餐。他只是看看我，沒有話，長嘆一聲，便放下了刀叉。」

「午夜我還是要在微有薄雪的街頭開著慢車找她。她時常是最後的勝利者。正如一個殘暴的政權時常都是勝利者。」

「我發狂的駕著車，見到流浪者便響號，車尾玻璃被打個稀爛。沒有基絲汀。沒有基絲汀。」

「回到家已經天亮。我全身都痛，只渴望有一杯咖啡。剛開門便聞到了咖啡的香氣。雲頓先生，我找不到基絲汀，我說。走到廚房，基絲汀正在泡咖啡，大概已經洗浴乾淨，身上有淡淡的花香，藍眼睛晴空碧海一樣美麗。請喝一杯熱咖啡，早餐要吃硬殼蛋還是陽光面上蛋？她問。」

「自此弄早餐的是她而不是我。愛情是這麼一個此消彼長的角力賽。」

「大多數情況下都兩敗俱傷。」

「基絲汀後來還是成天跟著我。我上廁所她在旁邊看雜誌。她送我上班，接我下班。每小時掛電話給我，午夜和我睡時大力拍我的臉，待我醒來她便大哭說，我以為你死了。」

「我忽然想，只有死才可以逃避她。」

「亞撒：他只是不容許我有一條可走的路。我姊姊的屋子給人放火，因為她收留了我。我怕連累她，便到我哥哥家中暫避。未幾他在大學裏的教職給革除，原因不詳。我回到了亞伯拉的家，然後找年輕美麗的女子往家中帶，希望他看中一個便可以放過我。其實他何嘗愛我，不過是佔有一只狗一樣不欲狗的離去。」

生活充滿各式各樣的難堪。自毀的念頭時常一閃而過。

但我還有我的一雙手，及我的意志。

如今只賸下了意志。

美娜

「愛情是什麼呢，是到頭來大家不能互相逃避。我慢慢便讓基絲汀成天跟著我，成爲辦公室所有人的笑柄。下了班我就和基絲汀守著看電視，長週末我們便到上州看楓葉，或到波士頓的湖邊過一夜。我整個人慢了下來，生命悠悠而過，將來可以無疾而終。列根競選連任總統，我的國家彷彿已經在地球消失。在最接近天堂的美國，平白無事，我不過是一個

多餘的人。而基絲汀能夠經歷的最大災難不過是戀愛，我已經逆來順受，不欲再成爲她的配角。」

「在一個曼克頓的大塞車旅程當中，點了烟，咽了一臉的淚意，忽然很渴望用手吃飯，如廁後用手清理，用手感覺自身的存在。我便對基絲汀說，我要回孟加拉去。她便問，你什麼時候回來。我想想，便道：不知道。」

「亞撒：我多麼渴望再見到你。美娜」

「當夜基絲汀花了很長時間洗澡，然後穿了一身晚服，化了濃妝。我對她種種煽情的遊戲感到十分厭倦，也不看她，自顧自看報。她坐在我的面前，看著我。待我看完紐約時報，換上一份紐約郵報，她還是看著我。我便道，我會回來的。我還跑到哪裏去。我已經三十歲，我對人生餘下的幻想很少。她稍稍一笑，走過來，坐在我的懷裏，伏著，就拿出小刀刺我。」

「我痛得兩眼昏花，卻沒有還手。她一下一下的刺著我，或許緊或許因爲恐懼，便停手。如今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呢，愛與傷害到了極點，便什麼也沒有。她也如夢初醒，抹去了化妝，褪下了長裙，拿出綳帶來給我包紮。」

「我離開時她給我送錢。那件事發生後她便不再跟我，也沒再跟我說話。我們還睡在同一張床上，各有各，而且都睡得很好。早上有時她弄早餐，有時我弄早餐，真的是老夫老妻，相敬如賓。」

「我離開的時候是晚上。基絲汀一手便挽著我五十公斤重的行李，我只拿個小提包。她說，護照與錢都齊了沒有。想想又苦笑，說，即使你從來沒有愛過我，起碼你得到一張美國護照。但我怎能說我不愛她呢。此刻我們忽然明白，事到如今，什麼分手或不分手都沒有意思。亦無所謂愛與不愛。我拿著護照，行李寄了倉，想跟基絲汀喝一杯咖啡，但抬頭已經沒有她的踪影。我怔然良久，獨自走進候機室，看大窗外的飛機起起降降，小小的導航燈，在夜裏自有她們的歸宿。我此時記起基絲汀藍與綠的眼睛，及其中的冷漠。我們的見面與分別，都是十分冷漠。熱情不過是一時的痛苦。何處是我們的歸宿。」

五 水的祭禮

「你第一次見到美娜你便知道你會回來，並逃不了她。」

「她只是倚著你家的窗前，額前染了已婚女子的大紅點，嘴角有了皺紋與笑意，你才知道年紀的誘惑，你將無可抵擋。那是，無可矯飾了，你不能說，我還年輕，我不懂。你不能說，讓我想吧。老之將至了，你再想將一無所獲。你非常的焦慮，你母親的烏鴉在你面前互相啄食，血迹斑斑。你母親小得像木乃伊，吸著氣，大聲埋怨，這一口氣多麼沉重呀。她晚上睡在她將葬的草蓆之中，已經三年沒有吃東西。你父親七年沒有睡覺，雙眼發亮，不用開燈在讀古埃及歷史書。你母親午夜高聲說，快死吧快死吧，你父親說你死先你死先，二人就在嘈吵不堪的吵架，你將耳朵堵死，美娜只在微笑，她的臉如金字塔墓一樣靜，待你母親與烏鴉談話時美娜方說，我已經自由了，離了婚，你會怎麼樣，就像六年前一樣。你也像六年前一樣不知所措。你趕開了烏鴉，纏了一身的烏鴉正吃著的腸臟，腐臭不堪，只想逃得遠遠的，便問：姑姑呢。」

「像舊行李一樣，她的屍體沉重而又纏綿。」

「你的兩個學生兄弟生得一模一樣，連你母親都不能分開他們。他們離開了大學後一個在農業銀行當實習經理，另一個卻跟你姑姑加入了共產黨，在工廠裏團結工人，組織左翼工會。家裏的水泥牆便開始裂開，夜裏有小孩的聲音在哭泣。你父親站在自上而下劈裂

的牆頂之下，說：雅都兒，去睡吧。雅都兒是學生兄弟的兄。亞撒兒，你們小時這屋子多穩固呀。亞撒兒是學生兄弟的弟。月亮便黯下來，你母親說，下雨了，便滴滴的下了雨。你兩個學生兄弟沒有再在同一張桌子吃飯。」

「你姑姑的生命非常黑暗。你做了一個決定。」

「她不能再看見你了。她住在緬甸邊境的山區裏，訓練一個共黨婦女游擊隊，不過她得了視角膜脫落的奇怪病症，坐在茅屋的回廊外，擦著半自動步槍，抽著大麻烟，臉向著只有點余溫的夕陽，帶一個淺淺的笑容，聽到了你步行靴的聲音，聞到你汗和烟草的氣息，你姑姑捺熄了大麻烟，說，我不需要這個了。我想念的亞撒已經回來。她便艱難的站起來，左腳原來受了傷。」

「沒有燈。你們在盈盈的月色中吃飯和薄餅，山裏偶然傳來了貓頭鷹和山貓的號叫，及槍聲，你姑姑側耳聽著，說，革命不會成功，社會主義天堂，從來沒有的。你便說，這樣你為什麼呢。你姑姑該雅便說，我找不到消磨生命的更好方法。你忽然明白了：生命和虛無。」

「漫無目的，但卻再認真沒有。」

「生存成爲無可逃避的責任。」

「你說，想來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和你結婚好不好，我是這樣一個充滿缺點的人。我不能給你幸福。美娜聽著聽著便哭了。你從山中回來便立即跑去找她。步行靴上沾滿了泥，頭腦裏還是姑姑該雅的愛與死。美娜的父母俱亡，她回到了那個空洞洞的家，紫藤枯萎，窗邊長了綠苔，她長兄養的幾隻孟加拉小雜種狗在打架，美娜非常的瘦而直挺，鋼條似的，立在那裏，只說，讓我們好好的活下去。」

「你離開以後河水再一次氾濫。眉明在這樣一次霍亂凌肆的水災之後出生。她來到紐約後便開始發熱。」

六 黑鹽

「最可怕的。」

「生命的巨大力量。失望。」

「水、泥土、手的感覺。」

「美娜來到美國五年還不肯講英語。」

「基絲汀長得很胖，退了學，在超級市場當收銀員，有時會上來亞撒和美娜在小意大利城的家，給他們一張張特價卡，然後一家人在亞撒的書房吃飯。書房也不成書房，不過是散滿玩具的雜物房間。」

「基絲汀會說，你來看我好不好。亞撒便說，我要替眉明溫習功課，明兒要給她預備早餐。基絲汀也不堅持，只默默的吃了整整一個一磅巧克力蛋糕，吃完了還喝一杯大巧克力，然後告辭。亞撒抱著眉明送她，只見她肥胖的軀體一下一下極其艱難的擠下樓梯去，心中便隱隱作痛，非常的歉疚，想追下去，美娜站在他身後，低低的說，你可知道你在幹什麼。亞撒長嘆一聲，轉身入屋，關上了門。」

「到底是誰毀了誰，誰也說不清楚。」

「亞撒時常都很疲倦，在地車站著都會睡著，每天睡十小時都還渴睡，在聯合國上班亦會在飯堂睡著，只有看到孟加拉綠底紅點，原野裏的一個被遺忘屍體一樣的國旗，才會猛然醒來。他便知道，他非常想念原野，河水，油綠稻田與動物屍體。」

「美娜仍穿著沙厘，冬天披一件大衣，只看印度片子，跑老遠到上城買玉桂，紅花，鬱金，芥子，乾辣椒，家裏做了個溫室養蠶取絲。她照常望著窗外，其實窗外什麼也沒有，不過是南美洲西班牙人在後樓梯曬的七彩衣服。她從來沒埋怨什麼，但亞撒知道，她非常思家。紐約並不是他們的家。」

「雲頓先生非常喜歡眉明，老在說，多麼像基絲汀。亞撒聽了便很難過，他可不想她像基絲汀。」

「呵基絲汀。她的眼睛藍裏帶綠。她的前半生，情感暴烈。」

「美娜強壯如大地。」

「姑姑死後沒有留下什麼。她死後兩年，我和我一百五十個箱子回到了孟加拉才知道她死的消息。她是一群婦女同志，給政府軍捕獲，拘禁了三十六小時，在一個點著蠟燭的二人軍事法庭被判死刑，翌日清晨執行。她的一個婦女同志說她當時已經全然忘掉，在獄室裏給其他人點一枝法庭留下的蠟燭，她用很少的水抹乾淨自己的身體，晚上只要求吃了一片麵包，抽了一枝大麻烟，如常的人睡。清晨行刑士兵來時她喝了一杯水，然後新娘子似的，跟士兵出了去，神情很是嚴肅莊重，並不悲傷或驚異。人生到末路，一切浮淺的情感都

沉下去，面對終結，竟敢矜持自持。生之奇異，到此不過是虛榮。我生我在死後我不。她一步一步的離開這個肉身，這樣毫不急棧，彷彿如夢初醒。槍聲響起，有人不放心的，又補了六七槍，同志都哭了。獄室裏蠟燭噠噠的聲熄滅，乍以為是烟花燃亮了夜空。她死了以後，婦女同志風流雲散，回家的回家，嫁人的嫁人，一樣生兒育女，給男人牽狗腳踢一樣默默忍受，軍人政變便關上家的門。我姑姑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我們還是驚訝於生的悍然。」

「我不知道生產原來這樣痛。眉明在達卡城出生，美娜在等移民簽證，他便生了下來。我只聽到一個長途電話，美娜的聲音微弱，說，活了下來，是個女嬰。待我見到眉明時她已經長滿一頭黑髮，呀呀的叫著，美娜的臉卻長滿了紫斑。」

「我和基絲汀在床前守了二天一夜。她累了時我便醒來替美娜抹汗，讓她緊緊的抓著我的手。我昏睡過去卻見到基絲汀給美娜讀可蘭經，手裏拿著一大包薯片，嗦嗦的吃著。美娜只不斷的說，請給我，請給我，卻說不出來，要給她點什麼。只是像，生命有這許多渴望，其實說不清楚，要渴望些什麼。」

「這樣這樣的暴烈，我們所追求的，不過是溫柔的生。」

「亞撒跪下，爲他姑姑的生命而祈禱。這個時候，他思念的竟然不是美娜不是基絲汀，而是不知命運如何的姑姑該雅。又是早不知晚的戰爭歲月，他姑姑爬到椰子樹頂摘椰青。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還是在一個荒涼恐怖的山村，他姑姑已經看不到銀亮的月。亞撒的腦袋忽然火熱灼痛，身體極慢的向下飄浮：姑姑一定是死了。」

「孩子的血頭在黑土中出現。」

「亞撒目瞪口呆。醫生醫生，孩子孩子。基絲汀也放開了薯片，看著孩子在美娜的肉體分裂而出。血水流了一床，空氣有腥甜的氣味，美娜拉裂喉頭尖叫。最色情的交合都不會誘發這樣痛苦而沉重的尖叫。亞撒全身發麻。低聲說，夠了。基絲汀靜靜的用白床單包裹她自己，就在此刻，沒有了吃的慾望。大病就此痊愈，倦鳥知還，浪子悄然而歸。人生的歧途可以走上半生她掩上臉，說，美娜美娜。孩子在血與懺悔中來臨，徐徐而出，護士拍打他的背，他便哇的哭了，吸入了他生命的第一口氣。這就是小瑟。」

「亞撒，基絲汀和美娜緊緊的擁抱。」

「她的死像鳳凰一樣驕傲美麗。」

「屍體都飛上了天空時，亞撒便知道非回孟加拉不可。」

七 泥土與呼吸

「那夜我聽到了海的聲音。自遠而近，浪一陣一陣的打過來，風要將我們淹沒。我起來要關窗，卻發覺今夜紐約有月，黑天沒有一絲雲。美娜醒來，伏著我的背上，說，我見到我哥哥了，他老了很多，睡在一片荒蕪的大平原之上，四處都是黑鹽、珊瑚和上千條和他一樣大的劍魚。你母親穿了黑衣服在空中飛翔。」

「二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人類歷史上其中最猛烈的旋風吹襲孟加拉，估計有十四萬人死亡。椰林與竹林吹到半空中，稻米田滲滿海鹽，腐屍盈野，寸草不生。」

「雲頓先生像奔喪一樣，要回孟加拉。他已經六十五歲，他立即關了曼克頓的醫務所，像當年奔往印度一樣奔向頻將滅亡的國土，將聽診器，量血壓器，抗生素塞進手提包裏，三十年前一樣年輕而充滿希望。我怎樣說呢，基絲汀亞撒，我們可以於他人有用的情況其實

不多。大多數時候我們的存在多餘而毫無用處。紐約不需要像我這樣的老醫生。我曾經以為孟加拉也不需要我。我和在地車站酒醉的糟老頭沒有分別。現在，起碼。其實我這樣的自私，在一個國家的災難裏，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我的生命才有意思。」

「基絲汀默默的為父親收拾，忽然說，我明天要回校，第二天上課。我不送你了。」

「基絲汀畢竟從她長久的悲傷中走出來。知識不是亞拉真主，但知識讓我們思索。一旦思索，就百毒不侵，無事可以沉迷。」

「事情就是這樣決定的。」

「姑姑清晨要下山送我。太陽還沒有升起，天是藍的而空氣冰涼。姑姑看不清楚，路卻一步一步的準著走，沒錯。我說，不要送了，我可以的了。她只是說，要的要的。一拐一拐的，加快了腳步，說，公車趕不上了，每天才一班，快走。我們默默的在樹林中走著，偶然有蟒蛇嘹嘹的經過，松鼠在枝葉間跳動，遠處還有睡著的孔雀，藍的綠的，路旁長著鮮紅的毒茄，我走在姑姑旁邊，只覺得豐盛美滿，生命非常好。路就這樣輕省的走完了。我們在公路旁的黑泥路等公車，我從背包中拿水出來喝，只見姑姑的臉非常的青白，低頭看到她腳上的綁帶已經滲透了血，一片殷紅。她的臉向著我，卻不知道她是否看到我的臉。我低聲說，

姑姑。她微微的笑怎麼呢？我想不出話來，再叫她，姑姑。她只是說，你可要好好的生活，待人和善親好。我只是覺得無法繼續，腳心非常痛，便跪下來抓著一把黑泥土，嗅著泥土的芳香氣息，將泥土放在她的掌心裡。她的傷足微微顫抖，嘴唇蠕動，卻沒有話。然後車就來了。」

「我們不說再見。」

「我們的家淹沒在屍體與雜物浮蕩的河水之中。父親沒了他的歷史書，生命頓時失去了倚附，開始在水中睡覺。我的一對孿生兄弟在一只水筏上打架，結果雙雙跌下水，失去踪影。水退了我們回到潮霉的家，除了一個衣櫃所有蕩然無存，衣櫃裏裝著妹妹和我兒時的衣服。眉明便穿著我妹妹的舊衣服，跳著到家外捉蝦，我母親和烏鴉失去了聯絡，終日流淚。美娜抱著小瑟，還可以在潮濕的廚房裏生火，煮依舊香氣撲鼻的咖喱，家人的衣服洗淨還可以乾透，一家人吃完飯她便去河邊找我父親，不知他睡著飄到何方。我們在這麼一個霉青的夢般日子，也一天一天的活過來，正到一天我發覺出了太陽，我的烟絲可以點著，餅干是脆的，父親睡在床上，我就知道，河水已經褪了。」

「只有像美娜這樣的一個女子，當整個西方文明都崩潰，石油燒乾，電腦資料消失，核

電廠漏輻射，人們吃精神藥物而至於神經失常，她還可以毫不猶疑的活下去。西方人都滅絕了，地球上可以生存的，一定會有孟加拉人，或中國人。生活這樣困難，天災接二連三，我們雙腳仍著著實實的站在地上，而且，正如美娜所說，我們還有一雙手。」

「我的國家又舉行了民主選舉。三年後的今天，遭旋風吹襲的霍氏市集再次成爲旅遊點，沙灘旁建了旋風避難所，嬰兒椰樹努力的生長，陽光遍地，死者的墳墓爲野草所淹沒。」

「我母親悄然消失。眉明老在問，婆婆呢，婆婆呢。美娜便答，她變爲鴉去了。飛到很遠的地方，你不在意的時候便會回來，守著你的靈魂。」

「學生兄弟突然一起出現，模樣很似，一個當了環境部副部長，一個發展於歐洲國家被禁的有毒農藥。」

「父親在一個晴朗的夏日一睡不醒。」

「以致以後見到烏鴉及腐屍，心裏就有了戀慕的意思。」

「或許一天母親會回來，獨自在客廳洗腳。美娜一定什麼都不會問，就給她弄一桌子香氣撲鼻的咖喱，一杯熱奶茶。」

「這樣你說，到底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我收到基絲汀從秘魯寄來明信片便問美娜。遠

處的達卡城，有火的家着了火，濃烟飄到淡紫的黃昏，入夜裏頭去。美娜站在窗前看火，頸項修長，天鵝一樣嫺靜，或許因爲熱與昏，將沙厘緩緩的褪下，我看到了她的背，不知何時，有一條五寸長的傷痕，已經痊愈，但永不會平復，也不會消失。美娜沒有答我，只是轉過頭來，對我微微一笑，將沙厘拉好，傷痕又隱在織金鬱金香的絲錦之中。這時天邊飛來了一大群烏鴉，呱呱的叫著，愈來愈激烈，漫天都是烏亮的兇鳥，就把夕陽蓋住，成了黑天。」

嘔吐

在一個病人與另一個病人之間，我有極小極小的思索空間。此時我突然想起柏克萊校園電報大道的落葉，以及加州無盡的陽光。是否因為香港的秋天脆薄如紙，而加州四季如秋。在我略感疲憊，以及年紀的負擔的一刻，記憶竟像舊病一樣，一陣一陣的向我侵襲過來。

我想提早退休了，如此這般，在幻聽、性格分裂、言語錯亂、抑鬱、甲狀腺分泌過多等等，一個病人與另一個病人之間，我只有極小極小的思索空間。從前我想像的生命不是這樣的。

那時陽光無盡，事事都可以。

落葉敲著玻璃窗。

最後一個病人，姓陳，是一個新症，希望不會耽擱得太久。我對病人感到不耐煩，是最

近一兩年開始的事情。病人述說病情，我漫無目的，想到一瓶發酸牛奶的氣味，一個死去病人的眼珠，我妻扔掉的一塊破碎的小梳裝鏡，閃著陽光，一首披頭士的歌曲，約翰·連儂的微笑，我以前穿過的一件破爛牛仔上衣，別著那枚鏽鐵章，我母親一件像旗袍的式樣，自己的長頭髮的感覺……

「詹醫生，你好。」

「我如何可以幫你呢，陳先生？」

病人是一個典型的都市雅痞，年紀三十開外，穿著剪裁合適的意大利西裝，結著大紅野玫瑰絲質領帶。恐怕又是另一個抑鬱症，緊張、出汗，甚至夢遊、幻想有人謀殺等等。我解掉白袍的一顆鈕扣，希望這一天快點過去。

病人忽然墜入長長的靜默。

另一片落葉敲著玻璃窗。

「我見過你的，詹醫生。」

「哦。」

病人咬字清晰，聲音正常。

這是在一間電影院，大概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情。那時放映的是《碧血黃花》。你當時可能剛下班，穿著襯衣西褲，而且身上帶一種藥味。我已經記不清你的臉容，因為當時很幽暗，電影已經開始了。空氣漸漸的冷靜下來，而且感覺冰涼。畢竟是秋天了吧，每逢我想起葉細細，我便有這種冰涼的感覺。

那天我剛巧接到一個病人跳樓自殺的消息。他來看我已五、六年，有強烈的自殺傾向，這次結果成功，我可以合上他的檔案了。然而我的心情很抑鬱，於是去看了一部六十年代的舊電影，在幽暗的電影院裏，碰到葉細細，她走過來，緊緊捉著我的手說：「是我是我。」我一怔，道：「是你。」她已經走了，依稀身邊有一個男子。

「細細失蹤了。」

不知能否說葉細細是我第一個病人。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是一九七〇年。當時我還在柏克萊的醫學院，在一次校內的反越戰示威，警察開入校園，用水炮及警棍驅散示威的學生。我在拉扯間受了傷，頭被打破，小縫了十多針。母親知道我在校內惹了事，便到加州來找我，半迫半哄的把我拉回香港放暑假。我傷了頭，逼得剪掉了長頭髮，母親又扔了我的破牛仔褲，我只有穿新衣服，儀容便由此整齊了很多，母親才敢帶我去見她的朋友。母親本

來是一個小明星，年輕時跌宕不羈，後來嫁了我父親，父親死後，母親繼承了父親幾間製衣廠，也似模似樣，算是有好下場，不過，她的舊友並不全像她這樣幸運。她的一個金蘭姐妹叫葉英，跟了一個黑人導演，到了美國，後來黑人扔了她，她帶著一個混血的女兒，再回香港覓食，偶然在電視肥皂劇裏當配角，又到夜總會裏唱歌，一夜被人姦殺。她的女兒當時在場，受了很大的驚嚇，忽然患了一種病，便是不斷的嘔吐。葉英死後，母親暫時照顧她的女兒，把她帶回家來，是一個骯髒瘦弱的小女孩，皮膚微黑，頭髮是黑人那種蓬鬆，雙眼非常非常大，如此靜靜的看著世界，充滿了驚惶與好奇。她看見我，也不言也不語，忽然輕輕的碰一下我的手，拿著我的掌，合著，便在其中嘔吐起來。我雙手盛著又黃又綠的嘔吐物，酸臭的氣味一陣一陣的襲過來，我也不期然的作嘔。這個小女孩，九歲，在我手掌裏嘔吐，全身發抖。她的母親被姦殺，而她只是靜靜而驚惶好奇的目睹性與死亡，我在此刻忽然記得毆打我的黑人警察的面容，是否因為如此，我差點亦要嘔吐出來。

這是我第一次見葉細細。以後有關葉細細的回憶總是非常痛楚。

那個夏天葉細細在我家暫住。傭人洗乾淨她，為她換上了碎花紗裙，頭髮束起，結一只血紅大蝴蝶。葉細細待我，卻有一種非常詭異的，近乎成人的性的誘惑的親暱。她見著我，

總拖著我的雙手，小臉孔就埋在我雙手間，如同在此嘔吐，低低的叫我的名字，「詹克明，詹克明。」她從不肯叫我「哥哥」、「叔叔」或其他。她又要與我玩騎馬，讓我緊緊的抱她。晚上就哭鬧，要與我同睡。我拗不過她，也就撫她的背，哄她入睡。她有時夜半會發病，渾身發抖，然後嘔吐，嘔得我一臉一身。漸漸嘔吐的酸澀之氣，成了我這個夏天的生活的一部分。隱隱的，猶如一種難以抗拒的刺激，細細又喜歡在我身邊講話。編很多的故事，小嘴唇如蝴蝶，若有若無的吻我的耳後。我反正心裡沒多想，也由著她，她又喜歡用小手抓我的背。

夏日將盡，每天的陽光愈來愈早消失。空氣蘊藏冰涼的呼吸。我也要收拾行裝，返回柏克萊。母親亦為葉細細找了一間寄宿學校，將她安頓，又為她掌管葉英留下來的「一點錢財」，一筆小錢，足夠供細細上大學，算是盡了金蘭姐妹的情誼。起程在即，我也不再與細細廝混，日間到城裏買點日用品，幾件衣服，行李箱，幾件隨身用的電器，先在家擱著，晚上又與幾個中學同學聚舊話別。這天夜裏母親在姐妹家玩小麻將，傭人因丈夫生病，告了假。我回到家已經夜深，家裏靜悄悄的，只聽到圍子裏細碎的蟲鳴，以及一片落葉，輕微清脆的聲音。我想細細已經睡了，便返回房間，開燈。燈沒有亮，大概停了電。陽臺有月色，淡淡地照進房間來。我挨挨摸摸，想找一個手電筒，忽然聽到了伊伊呵呵的聲音，同時一陣強烈

的酸餿味，陣陣向我襲來，我站在房中央，輕輕道：「細細，細細。」也尋找嘔吐聲音的來源。走向了行李箱，並不見細細，但卻分明聽到了聲音。我打開行李箱，在衣服、電風筒、手提錄音機之間，看到了葉細細，小貓似的，伏在那裏嘔吐。不知是那種挑釁的酸餿氣，還是那伊伊呵呵的聲音，我大力的拉她出來，喝她：「葉細細，你是男孩子我便打死你。」細細便看著我，在黑暗裏，她黑暗的皮肤就像影子——生命如影子，忽然她開始打我，不是小女孩撒嬌那種，而是狠毒的，成年女人的失望與怨，抓我，咬我，甚至踢我的下體。我一手揪起她，狠狠的刮她的臉。她一直掙扎，以致大家精疲力竭，我渾身都是抓痕，她滿嘴是牙血。月色卻非常寧靜而蒼白。這血腥，酸餿，人的氣息，在荒誕寧靜的夜，令我突然想哭泣，我便停了手，細細還在掙扎，微弱的抓我，我便在我的藥箱裏，在針筒裏注了鎮靜藥。

這是我第一次為她注射鎮靜劑。她沒有反抗，只是非常軟弱的靠著我，低聲道：「不要走。」

我為她抹臉，洗澡。她靜靜的讓我褪去腥餿的衣服。在黑暗裏我仍然看見她萌芽的乳，淡淡的粉紅的乳頭，如褪色紙花。我其實也和幾個女友做過愛，但此刻看見她的孩童肉體，也停了手，不敢造次。鎮靜藥發作，細細就在浴缸裏，伏著，沉沉睡去。我輕輕的為她洗擦

肉體，莫名其妙同時感到恐怖的親暱。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她，同時想避開她。

再見細細已經是幾年後的事情。

那是一個秋天。我才知道香港有影樹，秋天的時候落葉如雨。陽光漸漸昏黃與暗淡，年光之逝去。現在的我與那個來自柏克萊，長了長頭髮的青年，已經隔了一種叫年紀的東西。年紀讓我對事事反應都很平淡，雖然細細還能牽動我最深刻而沉重的回憶，但我只是淡然的問我這個「病人」：「她又怎樣失蹤的呢？」

「我們住在同一層樓宇，兩個相對的單位。我没有她公寓的鑰匙。她堅持要有她私人的空間，我只好尊重她，但我連續幾天按她的門鈴，總是無人接應，我又嗅到強烈的腐爛氣味，心底一寒，便報了警。消防員破門而入。她的客廳很整齊，跟平日一樣。書桌上還攤著一本《尤茲里斯》，不知是什麼作家的書，只是她喜歡讀，桌上還攔著咖啡，印著她喜歡的深草莓口紅。只是客廳的一缸金魚全死了，發出了強烈的臭味。她的床沒有收拾，床邊有一攤嘔吐物，已經乾了，但仍非常的餿臭，令我作嘔及登時流汗。家裏的雜物沒動，不過她帶走了所有現款、金幣及旅行證件。」

「有沒有反常的物件呢？」

「唔……桌上還釘了一大堆聘請啓事，接待員、售貨員、金融經理，其實對她沒用，她是一個正在行內竄紅的刑事律師……」

「她是自己離開的，陳先生。」

「但不可能。她是這麼一個有條理的女子……鋼鐵般的意志，追一件案子熬它三天三夜……每天游泳，做六十下仰臥起坐，絕不抽煙。她不是那種追求浪漫的人……」

「葉細細是一個可怕的女子。她的生命有無盡的可能性。」

我再見葉細細，她已經是一個快十三歲的少女，手脚非常修長，胸部平坦，頭髮紮成無數小辮，縛了彩繩，穿一件素白抽紗襯衣，一條淡白的舊牛仔褲。見著我，規規矩矩的叫：「詹克明。」她仍然不肯叫我「哥哥」或「叔叔」，我見得她如此，亦放了心，伸手撫她的頭：「長大了好些。」她忽然一把的抱著我，柔軟的身體緊緊與我相貼，我心一陣抽緊，推開了

她。

當年爲一九七三年，我離開了燃燒著年輕火焰的柏克萊大學城，心裏總是有點悵然有所失。我回港後要在醫院實習，並重新考試，學業十分沉悶。香港當時鬧反貪污、釣魚臺學

生運動，本著在柏克萊的信仰，我也理所當然的成了一分子。沒有比自由更重要。那天我在同人刊物的本大營，相約與同志往天星碼頭示威，抗議港英政府壓制言論自由。港英當局發了通牒：誰去示威便抓誰。在去示威的途中，我縛了頭帶，手牽著同志的手，右邊是吳君，左邊是趙眉，迎著一排防暴警察，這時候我腦海裏漫無目的，想到了柏克萊校園一個黑人警察打傷我以前的表情，約翰·連儂的音樂，大麻的芳香氣味，葉細細的嘔吐物，她的萌芽的乳，及加州海灣大橋的清風。記憶令我的存在很純靜，我身邊的吳君，此時卻說：「他們都走了。」我回身一看，果然身後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們數人，面對著防暴警察。

他們開始用警棍打我們了，在血腥及汗的氣味裏，我想起了葉細細。

有關她的聯想與記憶，總是非常清楚。

她與母親來拘留所看我。母親怕我留案底，自此不能習醫，因而哭得死去活來。細細只站在她身邊，一眨一眨她的大眼睛，微黑的皮膚閃閃發亮，肩膀有汗，如黎明黑暗的一滴露珠，她一直沒作聲，離開前緊緊的捉著我的手。

回家後我得臥床休息，整天頭痛欲裂，吳君和趙眉偶然來看我。趙眉是一個溫柔羞怯的女子，來到我家，總是拘拘謹謹，反而是我逗她說話，只是她總來看我，攜著百合，玫瑰、

鬱金香，先在我房裏坐得遠遠，慢慢的坐到我床沿來，有時念一首她寫的詩。我握著她的手，感到了著實的親密溫柔。我也首次生了與一個女子結婚的意思。

細細還在寄宿學校。偶然回來。一個週末下午，趙眉來看我，走的時候就在客廳碰到葉細細。我聽得聲響，便想到客廳裏作介紹，但已聽得細細在問：「你是誰？你爲什麼來看詹克明？」我到客廳裏看見趙眉，非常驚懼而無助，細細雙眉挑得老高，在打量趙眉，趙眉匆匆低頭說：「我先走了。」便風似的去了。

細細和我在客廳對坐，她戴上黑眼鏡，點一支烟，而我頭痛欲裂。空氣如水，靜靜的淹沒。她良久方問：「你愛她嗎？」我十分煩惱，不禁道：「爲什麼女子總愛問這樣的問題。」她忽然走近我，扯起我頭上的綳帶，咬牙切齒的道：「你好歹尊重我們一些。」然後她放下我，收拾她的手提大袋，回到房間去。細細畢竟長大了，不是那個在我手掌裏嘔吐的小女孩了。我竟然有點若有所失。

細細後來失了踪。我的頭傷痊愈，細細的學校打電話來，發覺細細離校出走，已經二三天。母親現在老了，很怕麻煩，想脫掉葉細細監護人的身份，正跟校長糾纏，我立刻四出尋找葉細細，趙眉陪我，去哪裏找呢？城市那麼大，霓虹光管如此稠密，連海水也是黑的，

密的像鉛。城市是這麼一個大秘密。這時我才發覺，我根本不認識香港。

我找遍了細細的同學，一個女同學透露：一個男子將細細收容在一間空置的舊房子裏，在深水埗我和趙眉便踏著彎彎曲曲的街道去找她，而我又不慎踩到了狗屎，幾個老妓女在訕笑。吸毒者迎上來向我拿十塊錢。單位在一間鐵廠的閣樓，晚上鐵廠在趕夜班，一閃一閃的燒焊，「嘩」的著了一朵花。我踏著微熱的鐵花，感到眼前的不真實，便緊緊的捉著趙眉的手。趙眉也明白，安慰道：「一會便好了。」

單位没人應門，裏面一片漆黑。外面是天井，可以從天井跳入單位去。我叫趙眉在外等我，便賊似的貓著腰，潛入單位裏面。我立刻嗅到熟悉的嘔吐物餿味，這種氣味，讓往日的日子在黑暗裏回到我眼前。外面是慘白的街燈。我嘆一口氣，道：「細細。」在黑暗裏，看不清楚細細的黑皮膚，但我知道她在。一會一個修長的影子迎上來，緊緊的抱著我。她全身發抖，腸胃抽搐，顯得非常痛楚。細細臉上有明顯的瘀痕：「爲什麼呢？細細。」我低低的說。細細抱著我，在我耳邊微弱的道：「我愛你，詹克明。」這是我所知道的，最荒謬的愛情故事了。我抱著她，慘白的燈光照進來，像一盞舞臺的照燈。她在我耳邊道：「你可以愛我嗎？」我只好答：「你知道嗎？你有病，葉細細，讓我照顧你一生，我是你的醫生。」她道：

「但你可以愛我嗎？」我只重復道：「你有病，葉細細。」細細竟狠狠的咬我的耳朵，痛得我不禁大叫起來，外面的趙眉立刻拍門。細細又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我只好打她，趁機開門給趙眉，二人合力制服了她。

那夜我又為她注射了鎮靜劑，自己卻無法成眠，便到客廳裏，打開陽臺的門，看山下的維多利亞港，半明不暗。我抽了一枝又一枝的烟，被捕之後同志紛紛流散。趙眉和我只變回普通的情侶，她甚至喜歡弄飯給我吃。我將來會是什麼呢？一個精神科醫生，每天工作十六小時。我的一生是否如此完成呢？我只是十分迷惘。此時細細靜靜的走進客廳來，坐在我面前。我不理她，繼續抽我的烟。她抱著她自己，也沒動。巨大的黎明就此降臨了，從遠而近。細細慢慢解掉她的睡袍。她的聲音很遙遠而平淡：「他們就這樣解掉媽媽的衣服。」這是我第二次看見細細的裸體，非常非常的精緻，淡淡巧克力色。細細又拿起我的手，輕輕的碰她。她的臉、她的肩、她的胸前、她的乳、她的肚皮。不知她上次出走遭遇了什麼，她渾身都是瘀痕，只是她絕口不說。如今我碰她，很奇怪，并不色情，只是讓我碰到她成長的諸般痛楚。她讓我的手停在她的膝上。然後，在劃她的小腿。一劃，便劃出淡淡的白痕，一會便沁出鮮紅的血。她手中不知何時拿了一把裁紙刀，邊道：「他們這樣劃破媽媽的絲

襪。然後葉細細這樣倚著我，道：「你要我嗎？像他們要媽媽一樣。」我閉上眼，道：「我可能，葉細細。」我嘆一口氣，便做了一個決定：「你不能再留在我身邊。你要去英國寄宿，不然我還給你你的錢，我離開我們家。」

葉細細是一隻妖怪。她有病。

「你知道她有病嗎？」我如今才仔細打量我這個病人，只是奇怪的，覺得非常的眼熟。他那種低頭思索的姿態，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如同讓我照到了鏡子。

天色開始昏暗。我的登記護士下班了。

「我是她律師樓的同事，你知道，她很吸引人。她的思維跟行動都很快；高跟鞋跳躍如琴鍵。跟她合作做事，像坐過山車……我們一直都很愉快。直到我第一次和她做愛。」病人此時也仔細的打量我：「你不介意吧？」

「唔。」

「她開始叫一個人的名字。聽不清楚她叫什麼，後來我仔細聽清楚，姓詹……詹什麼明。然後她開始咬我。不是挑情那種咬，是……想……咬掉我……我很痛，實在很怕，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哎……每次做愛她都嘔吐。完事之後她便嘔吐，像男人有精液一樣。

很可怕。」

「你有没有離開？」

「沒有。此外她一切都很好。她很溫柔，又很堅強。我炒金炒壞了，她去跟經紀講數。她借錢給我。去旅行她訂酒店，弄簽證，負責一切。我家的水龍頭壞了，她來替我修理。我跟她生活，感覺很好。雖然如此，我時常覺得無法接近她。」

「你覺得很好，她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你爲何要來找我呢？」

「因爲現在我想離開她。」

葉細細離開之後，我的生活得到表面的平靜。我開始在政府醫院工作實習，和趙眉結了婚，很快有了孩子。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每一個人在賺錢的過程裏有無限快樂。因此昔日的戰友更作風雲散。吳君當了一個地產大王的助手。小明當了諧星。還有的進大學教書，都開始禿頭，長肚子。這種生活非常沉悶，我卻無法擺脫它。我除了當醫生，我什麼也不會做，我甚至不會打字，或使用吸塵器。工作、女兒花了我絕大部分的時間，我的頭髮在

悉知不覺間斑白。有時下班回來，很累很累的抱著女兒，在她睡床邊朦朧睡去，依稀聽到了披頭士的音樂，我在柏克萊城張貼標語，懷裏卻是葉細細，才九歲，受盡了驚嚇。這一次和我眼前的一切沒有關係。

窮極無聊，我決定自己開業，好歹賺點錢。在山頂找了一間小房子，窗外有落葉，迎著西。趙眉嫌租貴，地點又偏遠，但我堅持租下，因爲在此，很像在加州，可以看到窗外金黃的季節。

細細在英國期間，回來度過幾次假，她住在曼徹斯特。我總是避著她，與趙眉、女兒一起見她。她看來亦很正常，衣著趨時，像任何一個美麗的黑人混種少女。她那種流于俗套的青春美，反而讓我心安。因爲她正常，我便不會受她誘惑。反正這些青春美女，一毛錢一打，每年港姐選舉都大把大把的任人觀賞評點，此時我行年三十六，年近不惑，對於皮膚的美麗，只讓它僅止於皮膚。細細有同年紀的男友，相伴而遊，她與我之間，似乎就已圓滿結束。

後來母親心臟病猝發逝世，細細回來奔喪，在喪禮中招呼親友，張羅飲食，竟也十分周到。我并不悲痛，只是十分沉重，吃了鎮靜藥，只得一個軀體，心底有一種很徹底的疲倦。趙

眉跟女兒自然也不知道，女兒如常撒嬌，趙眉如常哄護。母親遺體火化時，我和細細就站在火化爐外面等。遠處見到濃烟，也不知是那一個屍體。細細伸手握著我的手，她的手很溫柔而堅定，就像當年趙眉的手，跟她小時候不大一樣。然後她低低的問我：「詹克明，你對你的生命滿意不滿意？」我一怔，看著那燒屍體的濃烟，在空中漸漸散去。暮色蒼茫，此時我內心非常哀傷。

我和細細晚上相約在中環一間意大利館子見面。我診所關了門，特地回家換衣服，洗了澡，穿了一雙新襪子，才去見葉細細。因為心情有點緊張，抽了根烟，出了家門，又覺得不好，折回家，擦牙。如此折騰，自己也覺得好笑。細細早到，見得我，站起身來迎我，大家都非常禮貌而客氣。她將蓬鬆的頭髮束起，戴了一雙長及胸前的吊墜耳環，穿一件銀紅的絲襯衫，非常的俗艷。我們開始交割她母親款項的問題，有信件，要她簽署。她亦年滿二十一，母親和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責任。細細決定放棄大學二年級的課程，回港定居，她討厭英國。我們叫了冰凍的新酒，嘗點意大利芝士。細細說她在意大利被打劫的情況，一會又談到巴賽隆那的米羅博物館，布拉格的城堡與水晶，相對起來，我的工作就很單調，愈來愈像幼稚園教師。她聽了，靜下來，很嚴肅的問：「有沒有像我這樣的女病人？」我笑：「沒有。」

她又問：「有沒有碰她們呢？」我老老實實的答：「沒有。」她忽然又問：「你是個好男人嗎？」我思想道：「那麼要待別人來評定。」她堅持：「我問你。」我只好答：「我想我是。」她便說：「我懷孕了。」

這是我第三次接觸她的裸體。麻醉師為她注射麻醉劑的時候，她拉著我的白袍，問我：「詹克明，你可否愛我呢？」我一怔，反應很慢的，道：「葉細細，我不可以。」但她已經失去知覺了。我到手術室，拿著鉗子與吸盤，充當一個護士，我的舊友非常熟練的張開她的陰道。她很快的流了血。細細堅持要我在場，不知是一個陰謀還是一個誘惑。她的血就像是生命的傷害，很多很多的湧出來。鉗子非常冰冷。我抬頭看見手術臺的燈。吸盤抽出了胎兒，在膠袋裏盛了一攤血肉，來自細細體內，我輕輕的碰一下她的胎兒，猶有溫熱。此時我忽然想與她有一個孩子。

她的身體很虛弱，我便把她接回家去。告訴趙眉她做了腸胃的小手術。也事有湊巧。趙眉患了急性胰臟炎，要入院住幾天，做點小手術。一下子我身邊有兩個親密的病人，實在分身不暇。有一天實在累極，下午沒有預約，便提早關了診所，回家休息。小女兒到趙眉母親家裏去。下午的家靜悄無人，細細想來已經休息。她有點低血壓，體力恢復得很慢。回

家我又聞到一陣淡淡的酸餿氣息，回憶一陣一陣的向我襲過來。這許多年了，此情景都似曾相識，但其實那些日子都不會回來了。盛夏炎炎，我感到了一陣冰涼。倒了一點威士忌，加很多很多的冰，就此在客廳睡了，醒來是黃昏，眼前卻有一個黑影，我以為是我自己死亡的影子，心裏一驚，便醒過來了。細細以背向我，正在喝我剩下的威士忌酒，想來酒已暖了。我不動聲色的看她，她穿著白色絲質睡衣，沒穿睡褲，只有一條白絲小內褲，皮膚黑亮，腿上卻一滴一滴的承接了眼淚。細細哭了，我不敢驚動她。不知她為何而哭，或許只是爲了生存本身：如此風塵閱歷。鐳射唱機開動，隱隱傳來貝多芬的《莊嚴彌撒曲》。《彌撒曲》恐怕是貝多芬最莊嚴而哀傷的曲子了。此時我亦感到了與葉細細有一種非常莊重的接近。好一會，她的淚停了，開腔道：「你爲什麼不愛我？」把我嚇了一跳。我伸手揩抹她膝上的淚水：「你知道，愛情並不是一切。我是你的醫生，我時常都是。」細細低聲道：「對你的愛情是一種病吧，我渴望病好。」我說：「你渴望，便得著。」——多麼像耶穌基督，我幾乎要笑出來。她轉身看我：「詹克明，你可否令我幻滅？不再愛你？」我慢慢的撫摸她：「可以。我原來是一個不值得的人。」我輕輕的撫她的乳：「你長大了，不再追求不存在的事情。」這樣她便吻我了，唇那麼輕而密。如玫瑰色的黃昏小雨。她褪去她的睡衣，她的皮膚

如絲。我只有是她的讓她擺布，我心裏卻非常清楚，我們愈接近幻滅了。我很想進入她的身體，同時我內裏卻升起一種欲嘔吐的感覺。此刻我突然明白細細的嘔吐，感情如此強烈，無法言語掌握，只得劇烈的嘔吐起來。細細緊貼著我的身體，如此豐盛廣大，如雨後的草原。我無法不進入她，如同渴望水，睡眠，死。她在低低的呻吟，說：「我希望做一個正常的人，詹克明。我不要再愛你了。」我一動，便說：「好。」她的淚一滴一滴的流下來。她剛做完手術，內裏非常的柔軟敏感而且痛楚。她額上沁了一滴一滴的汗。我想退出來，她緊緊的纏著我：「不要走。」她的臉孔扭曲，卻又笑著，分不清是痛苦還是什麼，非常詭異。我緊緊的按著她的肩膀（她的肩非常瘦削而又堅硬），劇烈的動起來，也不管她的痛楚，此時我若有小刀還是手槍，我會毫不猶豫的殺死她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很快便射了精，而且從來沒覺得這樣疲乏，幾近虛脫。她看著陽臺外的夜色，一城的燈細細碎碎的亮起來。我感到十分難堪，立刻穿回衣服。她赤裸著，抽根烟，神情十分冷漠，猜不透，我十分懊惱，大力的捏自己的臉孔。她便邪惡地笑我：「就像一個失節的女子。這年頭，即使是女子，也無節可守呀。」我隨手拿起水晶威士忌杯，摔個稀爛，便大步走出家門。

我没開車，獨自走下山去。路上急走，只看著自己的腳步，也沒多想。到了城中心，下

班的人潮已開始散去。有人在地車站口賣號外：「中英草簽號外！中英草簽！」抬頭仍然看見銀行的英國旗。主權移歸了，世界將不一樣。我走過中環的中央公園，有學生在表演街頭劇，鼓聲咚咚作響，在現代商廈之間回聲不絕，如現代蠻荒。一個戴面具的學生道：「我一覺醒來，英國變了中國……」這世界跟我認識的世界不一樣了，不再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了，在情緒還是政治層面均如此。但以前不是這樣的。在柏克萊，在六十年代……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不敢再回那個家，在酒店住了幾天，再接趙眉出院，趙眉十分虛弱，倚著我身上，十分的信任，連我也覺得安全，畢竟是一個妻。我也緊緊的挽著她。還沒有進家，已經嗅到一陣焦味。我急步進門，大吃一驚，那張我和細細在上做愛的沙發，我在加州時用的行李箱，以前我穿的舊衣服，細細兒時的玩具，都擱在客廳裏，燒個焦爛，天花板都熏黑了。我急怒攻心，就在客廳裏瘋狂地將遺骸亂踢踢傷了腳。我要告她，用木棍打她、殺死她。但其實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再見到她了。

細細走了。她決定不再愛我，做一個正常的人。
我在盛怒中忽然流了眼淚，此時我體內升起一陣欲嘔吐的感覺，強烈得五臟都被拆個

稀爛，我衝到洗手間，只嘔出透明的唾液，眼淚此時卻不停的流下來。

我的過去已經離棄我了。

此時我突然心頭一亮，在黃昏極重的時刻，眼前這病人和年輕的我如此相像，低頭思索的姿態，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

「爲什麼你想離開她呢？」我問。

「我想……她有病。她看起來卻一切都很正常。大概是去年冬天吧，聖誕節假期之前，她和我都留得比較晚。我埋頭在寫報告，抬頭已是晚上十時。我去找她吃飯。她在影印，我站在她身後，一看，她在影印的全是白紙。我叫她，她便開始伏在影印機上嘔吐。好可怕。嘔得影印盤上全是又黃又綠的嘔吐物。她在嘔吐間，斷斷續續的告訴我，很厭倦。不知道她厭倦些什麼。」

「那天後她就拒絕與我做愛。」

「那時她開始有病吧。很奇怪，她在很突兀的時刻嘔吐，譬如與一個客人談價錢，在法庭裏勝訴，或在吃東西，看色情刊物等等。」

「我爲了她的嘔吐想離開她。」

「她失了踪你應該很高興。」

「我應該是。但我……」

那次在戲院裏碰到細細是她走後唯一的一次。我輾轉知道她當了兩年的空姐，因為涉嫌運毒被起訴，所以停了職，後來罪名不成立。她就到了倫敦念法律。她決意做一個正常人，正常的職員，有一個正常的男朋友。閒來挽著手去看電影，她的使命便從此沒有我的份兒，我想理應如是。但那天她在電影院來將我的手緊緊一握，我在電影院裏非常迷亂，連電影裏的六十年代也無法牽動我。電影還未完我便走了。

此時天已全黑。我們二人在小小的臺燈前，兩個影子，挨湊著，竟然親親密密。我脫掉白袍，要送我的病人下山。我關掉空調，病人猶坐著不動，我不禁問他：「我還有什麼可幫你的呢？」他才答：「我應否去找葉細細呢？」「啪」的我關掉了燈。一切陷在黑暗裏。我說：「她已經離棄你了。」聲音如此低，就像跟我自己說：「不用了吧，她會為她自己找尋新生活。」

病人與我一起離去時，我才發覺，他跟我的高度相若，衣著相若，就像一個自我與他我。我們都是細細在追尋的什麼，可能是愛情，也可能是對於人的素質的要求，譬如忠誠、

溫柔、忍耐等等。我們不過是她這過程中的影子吧。病人也好，我也好，對她來說可能不過是象徵。我們二人在車裏都很沉默，很快我們便下了山，病人要到中環去赴一晚餐的約。快要抵達目的地時，他忽然問我：「詹醫生，你和細細有沒有做過愛？」紅燈一亮，我登地煞了車，二人都往前一衝：「沒有，」我說。「為什麼？」他更答：「因為細細有一次說，她曾經有過你的孩子。」綠燈亮起，病人不等我回答，便說：「我到了，謝謝，再見。」便下車去了。我呆在那裏，不知他的話是何意思。是細細的幻想還是真的。我這生或許沒有機會知道了。我亦不明白我自己。

我分明與葉細細做過愛（她的內裏非常柔軟敏感而又充滿痛楚），我竟要騙他。我如此懷念六十年代，現在我的生命卻如此沉悶而退縮。香港的主權轉移，到底是為什麼。收音機此時卻播起約翰·連儂的《幻想天堂》來。美麗的約翰·連儂。美麗的加州柏克萊。美麗的葉細細。金黃色的過往已經離開我。我身後的车子響聲徹天。我此時感到整個世界都搖搖欲墜，難以支撐。我便下車來，在車子堵塞的一個紅綠燈口，想起我的前半生，我搖搖擺擺的扶著交通燈杆，這前半生就像一個無聊度日的作者寫的糟糕流行小說，煽情，做作，假浪漫，充滿突發性情節，廉價的中產階級懷舊傷感，但畢竟這就是我自己，也實在難

以理解。而這時候其實已經是冬天了。秋日的逝隱在城市裏並不清楚，新夜裏我感到一點涼意，胃裏直打哆嗦，全身發抖，我彎下腰去，看到灰黑的瀝青馬路，我跪下，脾胃抽搐，就此強烈的嘔吐起來。

雙城月

圓圓的，高高的，明明亮亮的，血一樣的故鄉月。每逢月圓時陳路遠總是惴惴不安，像一張血臉，極其安靜的看著他——曾經用皮帶打死的——陳路遠無法想像年輕的他有這樣的力氣——勒死的，在牛棚裏的——眼睛溫柔而驚異的看著——撞牆而死的，牆上開了燦爛的大紅花——後來習醫。當上法醫官，或許是因為心底那許多許多的不安，在月圓之夜，血紅血紅的生長……

蘭兒、寶定還在熟睡，他在黑暗中默默穿衣，看著蘭兒、寶定的臉，分不清哪個是母親，哪個是女兒。夜來作不規矩的濕夢，懷裏的女子竟是女兒寶定。大女兒寶靜竟然沒有長大，坐在床沿，笑嘻嘻的看他，額前還有星一樣的傷痕，右臂纏著小紅巾。他在黑暗裏呼喚她：「寶靜。寶靜。」蘭兒轉過身，半醒半睡的道：「寶靜已經死了。你又要出去了？」「嗯。」陳路遠如夢初醒，掛上了公安的工作證件。「大概要中午才回來，不要弄飯了，到攤子去吃吧。」

又見到了廣州的月亮，圓圓的，高高的，已經是午夜，西堤路還是挨挨湊湊的，一堆一堆的人，像鬼，在亂葬崗。陳路遠在顛簸不堪的吉普車裏點了一枝烟，很多很多的藍影子，湊著他僅有那一點溫熱暗紅的光——就這樣湊上來，滿臉血痕的，哀傷的，痛苦至近乎狂喜的，階級敵人的臉孔——「十六哥，快到了。」文革時陳路遠帶領東風派的小兵，一口氣鬥死了十六人，故稱「十六哥」。這些局裏的小夥子，文革以後才出生，以為他排行十六，他也不欲多解釋，只得應著，在黑暗裏無聲苦笑。

如果生命可以再來一次……你看月亮的臉……

「寶靜。」

死者在九路一幢解放前樓宇的二樓發現，陳路遠到達時屍體還未取下，並取跪下吊死姿勢，繩索內墊白手帕。死者是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十分瘦削，面色黃白，眼臉結膜有出血點，舌尖略伸出，停了一雙蒼蠅，腳尖已經出現鮮紅屍斑，無打鬥或掙扎痕迹，自殺成分甚高。

現場並無發現遺書，不過死者左手握著一架自動單鏡反光機的快門繩，照像機內尚有底片。

床上堆滿了膠卷，同一映象各種不同曝光與剪裁的照片，一條黯灰的舊內褲，包著一架即映即有相機，和一疊死者的照片。看日期，是當天，想來是死前所拍。陳路遠一張一張的看下去，一直從指尖冷到心裏去。

照片都是死者的自拍照。微笑。咬牙。脫衣。叉子刺入胸前肌肉。吃毛髮。剪開褲子。剃陰毛。流血。自瀆。射精的一刻。月亮。圓圓的，高高的，明明白亮的，血一樣的月亮。繩子勒在頸上。墊上手帕。笑著。試一試力量。死了。再來一幅，張眼的。月亮。最後一幅是舊照，拍的是一個老女子，還長著一雙嫵媚如水的的大眼睛，左手萎縮了，對著鏡頭在笑呢。

陳路遠開始動手解下屍體，檢查表面傷痕，記錄牙齒數目，指紋等等，穿上白袍帶上手套，與屍體工作那一刻，陳路遠內心非常寧靜。屍體是他的告解室。「原諒我，寶靜。」如今死亡就在他面前，他以知識來剖析，極其莊重，這是他能夠給予死者的、最隆重的敬禮。

向東原來沒想著有這麼近乎滑稽的死亡。他留在單鏡反光機的四幅照片：張開眼，滿是驚異，不過是門前小別，忽成永訣的一點點憂傷——繩索果真索緊了他，他忽然明白，他要死了，浮現一個奇異的微笑，知道了什麼故作玄虛的秘密，最後竟然靜靜的闔上眼，歸去

來兮，月色正明呢。留在鏡頭裏的四幅照片，總結了他有限的一生。

或許他之迷攝影，是因為自己那一雙飽受驚嚇的眼睛——如果可以，以攝影機代替它。在人羣裏發現他母親，向東第一次明白了恐懼。他大聲的叫她：「媽媽。」但「打倒資產階級的威風」、「打倒漏網右派」的聲浪淹沒了他。他十分饑餓，那是個九月的炎熱早晨，他被一陣一陣的歡呼聲吵醒，發覺尿了床。父母不知去向。他跌跌撞撞的，湊著眾人走到下九路，在人們狂熱的腳步之間摸索，好容易竄到人羣面前，見到了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非常瘦，褲子已經撕成條子，露出了又黑又枯乾的雙腿，不停的顫抖。他叫她：「媽媽。媽媽。」她遠遠的看過來，不知有沒有看到他。然後有人推倒她。她的高帽非常有趣的，牢牢的貼在頭上，不會跌下。「我也要有這麼一頂高帽戴，跟你一樣，寫滿字的。」向東大聲說。

她祇不過是一個小學教師，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她。

第一架攝影機，是文革前出產的海鷗牌雙鏡反光機。父親從甘肅下放回來後便非常沉默，像硬殼蟲，十分勤奮地在美術學院洗廁所，掃雞糞——他以前的院長辦公室被養了幾十只鷄。他的手節全已僵硬，不再握畫筆。在家裏不點燈，在黑暗裏雙目光光亮亮，看著兒

子吃盡每一粒米飯。向東不敢看他，獨自跟物理書所教，做一只紙盒攝影機，抵擋他父親的目光。

「爸爸，看鏡頭。」

他竟然難得的笑了。

向東卻「砰」的摔下了紙盒攝影機，踏個稀爛。

我記得父親這個苦澀澀的笑容，在某一年的秋日下午。他天天到廣場看他母親遊鬥。母親有時很瘦，有時很腫。有時沒精打彩，有時又很畏縮。但這一天，人特別多，揚音器的呼喊特別高昂，天氣特別熱，遠處啪啪的有槍聲，廣場架了一個大舞臺，像演什麼壓軸好戲。卡車運來了一車一車的「階級敵人」——羣衆歡呼了。他的父親也在人羣之中，雙眼發亮，滿身是汗，揚著小紅書。卡車運來了他母親（如果我們在人羣中相遇，到底還有沒有愛情）。今天卻特別的美麗，眼睛映著秋日熱鬧的陽光與落葉。他又叫她：「媽媽。媽媽。」（羣衆那麼吵鬧，我聽不到我自己靜默的聲音。）忽然天際亮了訊號彈，羣衆已經瘋狂了，嗜肉獸一樣的湧上鬥爭臺。向東看見他的父親，隨著羣衆，瘋狗一樣興奮而矯健的，一腳一腳的，踢著他母親柔軟的肚。向東看得淚眼紛花，拾起石頭扔他父親。他額上流了血。他按

著頭，看到了自己的兒子（如果我們在人群中相遇，到底還有沒有愛情）。就在此時，臉上出現了一個苦澀的微笑。

那晚有月，明明亮亮的，高高的，向東記得，是中秋。

父親死後他便迷上了攝影。

他的臉容在月色下十分寧靜而寬懷，染血的自行車成了照片的背景。街坊遠遠的圍著，是遠景。向東「咔嚓」「咔嚓」的按著快門，心裏再寧靜沒有。父親送他這攝影機後沒幾天就出了這件事。那天向東沉沉的抱著父親扔給他的紙盒，紙盒裏邊盛著這架海鷗牌雙鏡反光機。他坐在斜斜的陽光裏，微塵如珠灰揚起，忽然想起，摸進他父親幽暗的房間裏，探手入衣櫃角落，如他所料，母親留下的金錶與父親的一支鉞錶，已經不在。

向東的心，像給誰，吃掉了一塊一塊。

他迷上了死亡的臉孔，是在父母分別以後的事情。

被毒死的野狗浮腫的笑臉。打死的老鼠，脾胃勾在口中。已經掏空了的豬頭，在市場攤子高高的掛起。路上被奸殺的女盲流，及圍觀的群眾。向東想，我很希望可以在攝影機裏看到自身的毀滅。

他無法不深深的迷上曹七巧，是因為她瀕臨死亡的臉孔，非常瘦非常瘦，左手萎縮了，全身像一袋骨頭，只有那雙大眼睛，依然嫵媚如水，發癩癩的時候，閃著狐樣慧黠的光芒。

他很想過街去看她，敲她的門，道：「我住在你對面。我父親已經死了。死前送我一架攝影機。我天天在看你。笑一笑——「咔嚓。」

但他沒有。他只是跑到那幢快要倒塌的危樓的天臺，用魚鉤釣她褪色的大紅內褲。快有七十歲的女子了，還穿這樣嬌媚的海棠內褲。釣到了微濕的內褲，他深深的吸吸著，咬著，呼吸著死亡的嫵媚氣息，廣州在烟霧裏微微抖動，遠處是一團大落日。他整個人沐在血紅的空氣之中，感到了幸福——整個中國在互相謀殺。他亢奮了，射了精。

還是給女子逮著了，臉紅紅的，看來是個貧農，用掃把拍他：「臭仆街，偷我姑娘的衫！」向東抱頭逃竄，卻沒有忘了用泄滿精液的海棠內褲護著照像機。

他還是用長鏡頭看她。夜裏她總打開電視，大概在看香港的電視節目，看得哈哈大笑。午夜貧農來關了電視，她仍坐在客廳裏，在黑暗中，哈哈大笑。貧農用繩縛著她，她總是這時候發病，蝴蝶一樣拍著單薄的身體，紛紛的向下墜，向下墜，要完成什麼生命的慾望似的，向下墜，到什麼也沒有。向東買了一盞射燈打光，要拍下她，她便轉過頭來，不堪痛苦，

向東微笑，高聲叫著，「你就好喇，我就唔好。」受傷的狐一樣的嗥叫，在夜裏來回反覆——「你就好喇，我就唔好。」向東震動了。

母親說再見時十分寧靜。整個中國彷彿在腳下慢慢沉落，至於消失。他們還是放了她，她已經十分瘦而且虛弱，剃了一個陰陽頭，身穿一件男裝睡衣。向東見得母親突然歸來，驚得登時沒了話，然後做夢似的，去給她燒水，滿滿的盛了溫柔和暖的一盆，細細的洗擦她受傷的身體。外頭口號的聲音浪一陣一陣，但已與他們無關了。向東用毛巾擦他母親的背，乳。用小手梳理她的髮，眼淚一滴一滴的流下來。他母親只是非常靜非常靜，不願意再以言語去解釋不可理喻的世界，只說：「好了。」

母親用大紅海棠花布包了頭，在廚房啪啪的炒大蒜，又弄了一鉢滿滿的梅菜扣肉，柴火啪啪的燒著，映著向東暗淡的臉，此時父親在外參與遊鬥回來，一臉興奮的紅光，在廚房與妻子打個照面，停了步，話咽在喉頭，說不出來，恍如初遇驚艷。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時我們還年輕）。

當夜母親便上了吊，纏的是頭上一塊海棠花布。月色明靜，在月圓的晚上，向東心裏總是惴惴不安，像一張血臉，極其安靜的看著他——很多很多的藍影子，靜靜的湊上來——

向東尿了床，摸摸湊湊，要到茅廁解決賸餘的，卻摸到了他母親冰涼的腳。

這時槍聲如雨般響起。東風與紅旗派搏了火，漫天起了紅光，人群一浪一浪的迎上，（如果我們在人群中相遇，到底還有沒有愛情）。

陳路遠開了槍，左手是一支紅星點七六二手槍，右手是一顆手榴彈——手槍回挫的一刻，陳路遠的心便烟花一樣開放，亮了黑暗沉默的大地，瞥見了女兒寶靜的臉孔，手臂還纏了小紅巾，正在學她父親，向天呼喊呢——才一霎眼，便沒有了。

「寶靜」。

陳路遠點了一口「萬寶路」，公安正將屍體抬走，將證物放在塑料袋，天色已經漸漸泛藍。每逢黎明，陳路遠總是十分的疲乏痛楚，彷彿已被幽暗磨折得只徒得一個影子。

第十七個已經是差不多十幾年後的事情。他還記得醫學院院長那青白的臉的微笑：「是。你的學位給了我的侄兒，你當自己根本没有考取過。這麼喜歡死人，不如到殯儀館燒屍吧——」他便「轟」的殺了他。他的微笑飛散成牙齒、舌頭與血。他只靜靜的將槍拭抹乾淨，又輕輕抹去濺在臉上的血迹，悄悄的離去。改革開放了，院長還是營私的院長，陳路遠還是陳路遠。

殺人者不一定被繩之於法。殺掉院長後他雙手發顫的毛病忽然好了。解剖屍體時靜定如山，從來沒有人懷疑到他頭上去。小夥子仍然叫他：「十六哥。」「我們要走了。」——就像沒有人死過一樣。太陽已經出來了，九月的廣州還有一點燥熱。陳路遠吸最後一口烟，卻見到了對街的老女子，長長的一隻手，攀著墨綠的窗花，向著他，高聲道：「你就好喇，我就唔好。」臉孔青黑而扭曲，祇有那雙嫵媚如水的大眼睛，曾經什麼時候，在靈魂寂靜清醒之處，默默的看著他——一個瘋女子的大眼睛——他記起了。

群眾吶喊而上的時候她點著了火，站在群眾之前，靜的對峙。陳路遠左手揚起紅書，右手仍握著點七六二手槍，「革命無罪」的呼號在他身後如潮湧，女子卻站在群眾之前，微小憤怒如螳螂。陳路遠用手槍指著她。前列的群眾停了步，漸漸靜了，只有她手中的布條，嚓嚓的燒著，身上散發酒精的芳香氣息。只默默的看著他，齜著一口黃牙，忽然笑了：「你就好喇，我就唔好！」群眾鼓動了。「革命破壞分子，殺掉她！」她便「蓬」的丟下了火，火像蓮花，在人群中盛放。

她卻滾倒在火蓮外，全身抽搐，牙齒咬得嘶嘶作響，叫道：「你就好喇——」有人掩上了她的嘴。她咬住了有人的手，叫道：「你們瘋了。」眾人蜂擁而上，有人揮動了槍柄與木棍。

七巧全身都痛，只有一雙眼睛，冰涼清澈如一泓秋水。「從前不是這樣的。」——秋水映著月亮，高高的，明明亮亮的，血一樣的月亮。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的月亮又圓又白，好，比她年輕豐滿的臉，光彩如白夜。

她穿著一件雪白的絲質旗袍，站在光坦坦的長堤路上，用雪白小提包遮住了日，整個中國都上了紅色，只有七巧還穿著過時的雪白，在那裏看巨大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勝利標語，正掛上愛群酒店的屋頂。圍觀的群眾歡呼了，只有七巧，在年輕與年長、幻滅與明白之間，暗暗的感到陽光的刺痛與悵惘。她低下頭來，長白「哇」一聲的哭了。

事情發生在愛群大廈。

七巧推開了窗，陽光正滿。「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陽光了。」七巧不禁揚起手來，影子綽綽的映了一地，指間開了一朵蘭花，白鵝潭的微風冰涼而充滿慰藉，七巧便轉頭說：「長安。長安。」長安還在床上好夢正濃呢，夢裏看見鴉片的芬芳長了血紅的平原。七巧身體有輕微的痛楚，想到了夜：「哦。第一次又是最後一次，多麼美麗。」七巧赤足靜靜地站在豐盛的陽光之中，愛群大廈俯瞰遠處長堤景色，天字碼頭傳來隱隱的汽笛聲。她感到了豐足

而又安靜，「蓬」的拉上了血紅的天鵝絨繡簾，那年她十五歲。

曹家二小姐與男人在愛群大廈十樓吞鴉片殉情自殺的消息，還是驚動了處驚不變的廣州，大宅裏只有她的姆媽何干趕到醫院來看她，見著她，只急得跺腳道：「我怎向老爺交代呢？」七巧隨手將床頭的一個暖水壺扔她。她要死了，她焦急的竟然是這一些。何媽也一如往日，邊埋怨邊收拾起地上的碎片，又清洗床邊的水杯，拖她起來要給她梳頭，邊道：「長安已經死了。」七巧按住了自己的頭髮。吻過她的髮的嘴唇，從此便消失了。「這也好，小姐，這樣的拆白黨你嫁他更沒好下場。」何媽又壓低了聲音，抿著唇道：「老爺叫人到上海打聽他的底子。原來是個歌女的姘頭。歌女後來死了，淋病呢。」七巧垂著眼道：「何媽，不要再梳了！替我把頭髮剪掉吧。」何媽正猶豫，七巧高聲道：「我叫你剪。」何媽才慌忙向姑娘張羅剪刀，七巧坐在陰影裏，所有的陽光都是記憶了。「嚓」「嚓」的幾刀，長髮便散了一地。七巧此時方笑了：「他還是爲我死了。無論如何，他還是愛我的。」

出院甚至沒有汽車來接，何媽替七巧雇了一輛黃包車，車子沿著西堤十三行緩緩慢行，七巧覺得世界畢竟跟以前不一樣了，陽光非常非常亮，亮得她無法忍受，她使用海棠大紅花手帕，遮住了臉，眼淚在紅巾裏靜靜的流下。

踏入大宅的客廳便飛來了一隻銀壺，何媽立刻消失了影踪，園子的牧羊犬卻在狂吠，七巧又用紅巾遮住了臉，低聲道：「爸爸。」槍柄便敲上了她的頭，臉孔又刺刺的刮到了多幾巴掌。她嘴裏腥腥甜甜，都是血，曹仁超一把揪著她的頭髮，盛怒中用來福槍指著她的頭。「我一生在軍中殺人無數，再多殺一個野女兒亦不爲過。」七巧竟然扭曲著臉，笑起來：「這也好。反正我在這裏也不是人。」曹仁超揪著她的頭，一把一把的撞在牆上。七巧只是迷迷糊糊，彷彿走在一場微腥的血雨中，只有在牙縫間含含混混的說：「反正這屋裏的所有都不是人。」這樣低這樣低而婉轉，已不是控訴而不過反覆訴說頑固的現實。曹仁超動容了。這樣固執暴烈的女兒，多麼像他自己，及她因偷情被他殺死的母親。已經幾年沒上過她的墳了。「愛妾青玉」的墓碑上可長滿了蔓草吧。曹仁超黯然放開了七巧，要到六妾金鳳的房間去，叫她唱戲解悶。

從此便再沒有見過她的父親曹仁超。七巧在上了鎖的房間痊愈，身體飽滿強壯如小鹿，皮膚底卻長了青青紫紫的槍柄瘀痕，歷久不散。何干早晚送來了飯食，七巧總是原封不動，只站在緊閉的窗前看珠江西堤的景色，由晴入陰，天氣漸漸轉涼，氣味長了鴉片的甜香。七巧想：我在這大宅中其實已經死了。在愛群大廈，我已經死了。窗外長了一株高大

的白蘭花，午夜靜靜的散發濃香。只要攀過白蘭花，只要那麼一躍，便是新生活了。夜來七巧亦足站著，忍受白蘭花的誘惑。新生命……與過去徹底的割裂……我不再是我了……七巧在那裏聽過革命。新生命的誘惑與痛楚……七巧危危的攀過白蘭花樹，輕輕一躍，就到了街外了。她記得，樹影之間，有月。她挨挨湊湊的奔到長堤西路的小攤子，用身上僅有的餘錢，買了一包「特美牌」香烟，在深黑的牆影裏，深深的吸了一口，這是她生命裏第一口香烟。

革命成功了，愛群大廈有了新的生命。七巧用小白提包遮住了猛烈的陽光，記起了在黃包車上她用以遮臉的一塊海棠花布。新生命多麼令人期待而又悵惘。長白哇哇的哭了。七巧一巴掌刮在她臉上：「哭什麼。你媽媽要結婚了。共產黨不會走的了，我要嫁給一個共產黨員。」長白卻一味的要玩天九牌，吃巧克力。七巧卻想著涓生瘦削而沒表情的一張青森臉，向她說：「黨會接納覺悟的舊社會渣滓。你和我結婚，與你的舊社會關係劃清界綫吧。黨是偉大寬容的。」——這就是涓生的求婚了。他不過是賭檔的一個常客，她從沒想到他是個共產黨臥底，而且還深深愛戀著她。

七巧生命裏重大的決定，和歷史的轉接不過是巧合，在吸她第一口香烟的時刻，珠江

響了第一聲日軍的炮聲。她決定了離開尼庵，嫁給涓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她只不過迷迷糊糊的進入個人與歷史不可知的將來。貧窮、年輕而一無所有，七巧理所當然的在陶陶居操起半迎半送的生涯來也算不上是皮肉生涯，不過和房屋經紀、古玩商人，偶然有日本軍人喝酒玩樂，挾著曹家二小姐的名氣，七巧自可待價而沽，還穿一身火紅的旗袍，踏一雙梅紅網鞋，在愛群酒店的麗都舞廳與男子起舞；午夜半醉半醒，訂她的房間，站在窗前景色，血紅的天鵝絨繡簾「蓬」的拉上，身後的男子在床上好夢正濃，或許就是她的長安呢——恍如隔世。只是太陽不再升起：「太陽不是我們的。」她笑。

所以便開始喜歡搓小麻將，囑小厮去買白鴿票，伴客人賭陞官圖、番攤、骰寶。大新公司衝天火災，抵制日貨的人潮如湧，七巧還在沙面勝利大廈搓小麻將。整個世界的敗壞已經與她無關了。眼前最可親的還是花綠的鈔票，和男人。李一進總是將花花綠綠的鈔票往她的麻將枱上推，小眼睛眯得蛇樣的貪婪，手停在她的腰肢上，乘人不覺，輕輕的撫她的乳。年輕真是好。七巧祇是一眯眼，狠狠的道：「糊了。」日軍在外面開了槍，僕歐去關上窗，七巧卻昂首笑了。

七巧還是住進了大宅，在荔灣涌西岸，李一進名下的一間紅磚屋。屋外有軍犬與國民

黨兵士把守，花園裏卻掛了一支垂頭喪氣的日本旗。李一進樂得讓漂亮誘人的姨太太籠絡各式人等：國民黨情治人員、海關官員、鴉片商人、茶葉和軍火經紀。場子裏僕歐川流不息，班子還在唱戲。七巧周旋于其中，麻將天九噹噹，吵得頭昏腦脹，錯以為是幸福。

在大宅的露臺上可以看見月亮，圓圓的，高高的，血一樣的廣州月亮。月亮的臉依然。她的新生命還是欺騙了她。李一進在慘白的月色裏騎著她，床上還有一只氣咻咻的牧羊狗，呼呼的舔她。她沒有反抗；只是靜靜的在月色中眨著眼。她知道她老了，因為她開始明白，沒有用。月亮的臉依然。

日間她更加瘋狂的賭了。啪、碰、上。糊。吳將軍，用茶。呵，這麼英俊的小哥哥。劉副官失敬了。有夫人了嗎。我可要吃醋了。有時晚上也有局，局裏有史涓生，總是默默的坐著，不會賭，聽說是個大學生。

那天晚上有月蝕，風聲特別高，月蝕的晚上，七巧心裏突然有很多不安，像一張血臉，許多許多的藍影子，湊上來：她無可抗拒的命運，她便推說頭痛，離了局。班子都散了，只剩下蒼者在唱南音。七巧獨自在露臺上看月蝕。總感到有白蘭花香，或某種誘惑，但圈子卻沒有白蘭花樹。她覺得有點冷，叫老媽子拿一件毛衣，卻無人呼應，她便踱到房間去拿。

才推開了門，只見床上有人在得趣呢。竟是李一進和歌女翠兒。七巧心中一震，輕輕掩上了門。

月已經全蝕了，七巧心裏有難以言喻的黑暗與哀傷。劉副官靜靜的站在她身旁。她又再嗅到白蘭花難以抗拒的香氣。他的雙腿年輕而畢直，濃眉大眼，叫她：「嫂子。」她冷得直打顫。她脫下了他的外衣予她。她只默默接過，貧婪地感受他的體溫。他也不敢造次，只抬頭與她默默的看月蝕。她心裏的白蘭花盛放：一躍，便是新生命。月漸漸的長了光彩。她決定了，便道：「愛群大廈，六樓。」

纏綿繾綣於愛群大廈。她決定要離開李一進。劉副官的一雙靴子，在床前畢直挺亮。她穿上了，在房中走來走去，咯咯作響。她便道：「讓我們到香港去。去過新生活。」

她是走路去過她的新生活的。七巧沒有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原來是走路結婚的意思。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原來是挽一隻小皮箱，和女兒走路到涓生下九路的家。「共產黨員節儉勤奮，不浪費，不鋪張。」涓生說。黨能夠讓他與舊社會渣滓結婚是黨的寬大，因此不能讓黨失望了。日間去簽結婚證書時他剛從芳村做文宣工作回來，列寧裝上都是灰塵。七巧不敢穿艷紅，還是找到了一匹珍藏布料縫了花紅小衣，穿著列寧裝之下，仍穿一條

舊藍褲子，足踏一只破布鞋，裏面卻穿了嶄新的大紅絲襪。夜來她，便挽了小皮箱到他家。他家客廳裏養了兩只公鷄，他母親睡在木板床上，他們的新房里還有涓生的妹妹和婆婆，再加上長白。七巧看見黑黑漆漆的一屋子人，點著一盞昏暗的電燈，她便站在那裏，淒淒涼涼的笑了。她沉迷的舊世界已經「隆隆」遠去，而至於消失。

劉副官沒有出現。七巧在鬧哄哄的車站等了一個下午。入夜後她一個人走在街上，心裏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抬頭再沒有月色，大概要下雨了。

走投無路，七巧還是投到了尼姑庵，法號眉傳。無著庵原來不過是妓庵，抗戰後主持挾帶而逃，庵堂破壞不堪，只留下幾個老妓尼，號容傳、明傳、無傳。七巧亦不著意，因為鳥倦知還。塵世亦不過是偶然歇腳的一點。

在庵裏卻生了長白。也不知是李一進還是劉副官的種。那晚國民黨兵剛來搜掠，拿走了七巧產後要吃的雞和一盤雞蛋，小軍官又來捏她的臉，笑道：「俏女尼，生孩子，奶兒高，屁股翹，讓哥哥來給你亂篤篤。」眾人嘩的哄笑，有人乘亂在她身上摸了把，便走了。

「沒給他插個血肉模糊，算是走運。」容傳上次讓賊人輪姦一個晚上，整整一個星期，不能起床，再起來時眼眉都白了。七巧抱著瘦兮兮的長白，油燈盡了，在黑暗中她只道：「師

姊，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我無法在其中立足了。」容傳卻摸摸索索的點了燈，在昏黃浮動的僅有一點光暈裏，說：「孩子你送到隔壁老媽子去照理，你仍留在此。不要想別的，總要活下去。」——現世觀音原來並不冰清玉潔，只是在可怖的世代，努力而毫無尊嚴的活下去。七巧的心非常痛。

在尼庵裏碰到史涓生真是隔世相逢。

涓生穿著解放軍的制服，頭戴一頂紅星帽，與一隊部隊來到尼庵。容傳攔道，說「什麼都沒有了，你們的兄弟剛來過。」涓生柔聲道：「不，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想借宿一宵。而且，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將來……將來恐怕你們最好還俗，而且——」七巧站在容傳身後，她一低頭，涓生便看到了她，忽然話也說不下去。七巧只平平淡淡的道：「是你。」涓生方道：「曹姑娘。」長白卻在遠處，哇哇的哭了。七巧耳畔卻響起啾啾的天九牌響。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那時我們還年輕）。

七巧不知道這是否最好的結局。她不懂歷史，但時代那麼巨大，她只是無處可躲，吵鬧而荒誕的一場戲，她只有自臺上一縱而下，方可了斷。七巧再一次走過美麗的西堤，人群沉默而深藍，大躍進後的珠江偶然飄來肥胖飽滿的屍體——脹脹的，像吃得十分飽而滿足。

長白已經長到了她的高度，只是十分單薄而怯弱，老慢吞吞地跟在她身後，低低道：「今天晚上吃什麼。」七巧一味的疾走著，心裏記掛著一塊肥亮的豬肉，一只粉紅眼淚鑽戒指的代價。走著走著，忽然左手非常痛非常痛，月亮在大白天升起，她跌下來，滿口泡沫與泥沙，如玉粉金波，噎不成聲。「呵，我的生命要完了麼，長白？」長白俯著身看她，身子非常單薄，只有一隻嫵媚如水的大眼睛。萌芽的乳，柔軟的貼著她：「長白，你就好喇，我就唔好。」長白急道：「媽媽。」七巧痛得雙眼通紅，全身發抖，緊緊咬著舌頭，流了一臉的血。捏著女兒的頭，在牙縫中道：「你就好喇，我就唔好。」長白受了驚，哇的哭了，嚎叫道：「我不好。我不好。你才好。」七巧滿口血的大笑起來：「你就好喇。」長白不停的流眼淚。她知道，她的母親瘋了。

七巧低下頭來，想到了將來，她頑強的生命裏首次感到了恐懼。嫁給涓生以後七巧便養成了低頭的習慣。涓生運用關係替七巧在教育部找到了一個教小學的差事，成天的對著小學生，七巧在做廣播操時分起神，想到了過去與將來，低下頭來，便看到了小學生。「你心裏不高興了，你對不起黨對你的培養與恩情。」七巧在曹宅裏便養成隔天剪指甲，天天洗頭的習慣，在尼庵也沒改過來。涓生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陋習」。她便低下頭來。在涓生

黑漆漆的一家人前，低下頭來：「竟然是滿眼血淋淋的小學生，淌著血在做廣播操呢。」我病了。」七巧想。

涓生婚後從來沒有碰她。七巧總是懸疑不安，怕他是個無能，又或許只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不做骯髒事。夫妻同床共被，卻聽著一屋子呼嚕的呼吸聲。七巧卻偷偷地縫了幾條大紅海棠花內褲，夜來嗅著涓生的氣息，在月色裏記起尼庵乾烈的寂寞：就是這樣過一生麼？

他的強暴還是嚇了她一大驚。農曆新年，一家人都跑到街上，有人偷偷又響亮的放幾個烟花，一家子讚嘆著。七巧卻一個人坐在難得空寂的屋子裏，耳裏卻聽著消逝的聲音：天九麻將牌，炮聲，示威人群的呼號，「黨是寬大的」，小學生震耳的歌頌毛主席。七巧掩上了耳，涓生此時竟緊緊的咬著她的頸。

她非常乾硬，涓生將她捏得全身都痛，衣服都撕散，指甲深深的陷在她的背上。她只是緊緊的咬著唇，任由他發泄，雙手仍緊緊的掩在耳上：小學生團團的圍著她，用鉛筆尖刺她的乳尖，叫她：「壞分子！妓女！舊社會渣滓。」她禁不住叫起來：「是我不好。你才好，是我不好。」他們又用界尺插她的陰道，她痛得淚眼模糊：「是我不好。」小學生喝彩了。涓

生方放鬆他的手，整個人癱在她背上。

對著小學生她便低下頭來。她怕他們。她害怕整個世界。

她說：「涓生，我不想再站著講書。我想——」便說不下去。實在無話可說。「三反了，你要好好的檢討。他們會找你的。」她只說：「我痛。」而涓生已經睡了。月色又照進屋裏來，蒼涼安靜的水銀月。七巧靜靜的流著血，忍受著內在而又持久的痛楚。涓生後來每一次要她都令她非常痛楚，在門後，床沿，廁所，一刹那沒人監視的時刻，每一次她都十分乾硬，由是更加痛楚了。

她伸手探一下自己的海棠花褲之下，黏黏的一團，掏出來，晶瑩淡紅的，指頭大小的血胎，在月色裏泛著美麗的血光。「這也好。」她說。語音在夜裏來回往返。她湊近了胎兒，貪婪地呼吸胎兒血肉的微腥。轉過臉來，臉便沐在暗影與寧靜之中：「涓生，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涓生轉了一個身，又輕輕的打著鼻鼾，月色卻漸漸的暗了。七巧將眼前那一點，粉紅可愛的死胎，一把送進嘴裏，突然一陣嘔心，方流下淚來。

她的左手和左腿不能再移動，而且患了癲癩失語症。七巧的疲憊靈魂卻在癲癩裏得到棲息。倒在西堤岸邊，長白在嚎陶大哭，七巧在半閉的眼睛裏卻見到了曹家大宅，白蘭花開

得滿園生香，牧羊犬們在奔跑嬉戲，六姨在樓上唱「牡丹亭驚夢」，自己還在露臺上看雨果的小說，初夏裏赤裸著手臂，身體豐盈又充滿冀盼，有翅膀在生長。——那個世界，真的存在過麼？

在抽搐癱瘓失語的世界裏，七巧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時間像平原海洋一樣在眼前伸展，無所謂開始終結。涓生分配了更大的房子，黑漆漆的一屋子人，一個一個的搬走，他們又雇了一個貧農去照料她，大小便、洗澡、吃藥。大多數時候，她不過靜靜的坐在空寂幽暗的房子裏，哈哈大笑。涓生帶著長白來看她，她便會問：「涓生，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哈哈。」她的一邊臉像乾橙一樣萎謝。涓生便默默的垂手，一如當年在賭檔裏看著她——在這一場熱鬧荒誕的戲裏面，她時常是主角。

人潮湧動的聲音還是驚動了七巧沉睡的靈魂。又是罷賣日貨麼？戰爭了這麼多年，還沒有結束麼？曹仁超呢？和長白相逢在麗都舞廳。我的火紅綢鞋呢？他吃完鴉片後滿面通紅的睡了。真的沒醒過來麼？李一進還要和翠兒好麼？劉副官呢，他是不是遲到？呵，涓生，我有愛過他麼？還是因為尼庵的恐懼與寂寞？真的是我不好嗎？我甚麼時候總低著頭。呵，外頭真是吵，是否在演奏音樂，替我找件旗袍，我的小白皮包呢？

七巧找不著貧農，手裏卻拿著火柴與酒精布條。她只是感到冷，渴望著火與紅。群眾的呼號如明星的引著她，「噯」的有人開了火。「去開窗吧。我還沒有糊牌呢。」七巧在無人的街上說。甚麼時候可以找著人們：原來時間一直沒有過。大新公司著火了。七巧心焦如焚，一爬一跌的，要趕上人群去（如果我們在人群中相遇，到底還有沒有愛情）。

長安就站在她面前，用槍指著她，臉上有冷然而神聖的神氣。所有的人都揚起小紅書，長白在其中吶喊。劉副官要扳動手擊殺她了，她便「蓬」的點著了人，在火海裏，洩生在撕她的衣服，她倒下了，在西堤：「你就好喇，我就唔好。」小學生卻湧上來，用木棍槍柄打她。

她便將手臂掛著窗沿上，了其餘生。對面的小夥子今天還沒有起來，大概比平日遲了，七巧挂著窗上，愉快地流了一天之晨的小便。她瘦枯的臉龐安慰地貼著腥鏽的鐵，像血胎。月亮什麼時候褪了。

陳路遠無法忍受女子的注視——冷靜的，帶點嘲弄的，死者的眼睛。如果命運有眼睛，一定漆黑而嫵媚，瘋女子一樣的眼睛，父親死前就這樣看他。在廣西普安，荒涼殘暴的歲月，父親被壓在樹下，斧頭擱在一旁。風一陣一陣的緊刮著，他的臉卻漸漸的灰了。陳路遠站在身前看他。父親非常痛楚，話都說不出來。烏鴉「哇呀」的飛走，父親的臉容，竟慢慢的

平靜下來，呼吸慢慢的停了。只有那雙眼睛，絕望而懇切的看著他。陳路遠尿了。他無法忍受這樣的一雙眼睛——陌生恐怖的世界，而他又無力對抗——消滅他。他便顫顫的雙手提起斧頭，狠狠的向他父親的臉上砍去。

他到現在都不能清楚，父親是否被砍死。他還是聰明地把斧頭塞到父親手裏。

母親改嫁後他便隨之來到了廣州。離家出走時，才十歲。一直是黑戶，在街上討活，偷，搶，吃剩的。還是文革救了他。因為文革，重新有了身分，在群眾裏呼喊打砸，生命才有了意思。

但女子的眼睛總令他異常不安，很多很多沉默的愛怨，控訴、痛楚、看著陌生恐怖的世界，陳路遠按熄了香煙。你總不能改變歷史與世界，只有歷史改變你。命運一直在冷冷的審視呢——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失敗者——到此為止，不可以再忍受下去。

第十八個仍然可以從容造就。陳路遠找到了露出銅絲的電綫，在廚房裏找到一塊磚，縛在電綫終端，就「呼」的拋到對窗，掛在窗框上。七巧有點訝異，還是笑嘻嘻的貼著鐵窗，看他。陳路遠微微一笑，走向屋內，將電綫通了電。才沒幾秒，七巧便闔上了她的眼睛。她消耗殆盡、疲憊不堪肉體與靈魂得到了長久的安息。陳路遠舒了一口氣，每次殺人後他

都像做完愛一樣舒暢而寧靜。他隨而將電綫拉回屋內，磚頭放回廚房原位。仔細觀察，時間尚早，沒有目擊證人。他收拾好藥箱，便離去。

他們會召他到現場，他會裁定是家庭泄電而死。

太陽已經出來了，陳路遠像過了一生般疲累，蘭兒寶定都應該上了班上了學，我可以回家好好的睡一覺。陳路遠一定會睡得穩，月亮的蠱惑與不安，原是夜晚的事，在心的另一個角落。

中國的月亮，帶一點血樣的皎潔明媚，故事應該是這樣寫的。但如果在香港呢。在香港，曹七巧，向東，陳路遠又會有怎樣的命運。但月亮照中國也照著偏小的香港。歷史是不容情的，個人要躲，亦無處可躲。我想寫曹七巧、向東、陳路遠在香港的故事，待下一個月圓吧，在另一個心的角落，殘酷而清晰。

豐盛與悲哀

開場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如樹葉之渴望歸土。如獸之嗜血。」

「他後來掛電話給我。我說：等一等，等一等，我去沖一杯奶茶。（在伯明罕。在巴黎房子的樓頂。在德里的小巷，與母牛相看兩不厭。在上海。）

「他等了。我說：我想我要死的時候，我祇想喝一杯熱奶茶。」

他笑道：我希望當時我會在（沖一杯熱奶茶）。

「他離開時我的心便落了定。只有失去最長久。」

cut。你的臉上有陰影。這是燈光師的錯。濾光紙著了火。化妝師來補粉。你雖然很渴望，語調還是很平淡。因為知其從不可得。

Max Weber 說的“verstehen 就是說，從理解而同情。

千萬不要激動。

怎麼搞的，情人遲到。先把拳頭當情人。

medium shot。

cut。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

多麼奇怪，重重復復，就像非常非常的渴望。不過是一隻拳頭。

可以了嗎。

樓上的狗叫了。場記要去趕一趕。

你的情人來了，在化妝。

殺了他。

我指狗。

好了。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我的臉上有陰影）。」

你的容貌太流動。下句怎樣。

丑，你好。

你好。

哦，你們第一次見面？對對稿。你們年輕時在上海。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電車在我們的腳下叮叮而過。我們抬頭，五星旗就在頭上揚起。」

「我們在黃浦江邊，以為有新生。」

「而我們都老了。」

導演說，不要激動。你怎麼臉都紅了。

不。是血呢。

打打燈。加紗。暗處照舊。

慢 Pan shot。

你們再相見，對生命多了很多難堪的體會。
定鏡比較好。有一種凝重的寧靜。
兩個都拍，讓我看看。

她的白絲旗袍疊了背景，看看換一個米的還是什麼。

中國和你們都產生了變化，而且永不回歸。

導演，他的血流了一身呢。

沒什麼，流著流著便好了。

開工不要吸太多 cocaine 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電車在我們的腳下叮叮而過。我們抬頭，米字旗就在頭上揚起。」已經革了命。讀讀

歷史。是五星旗。

對不起。

你們看著黃昏的上海。景色和四十年前沒兩樣。

其實你們之間已經沒有愛。那不過是幻覺。由上海而生的幻覺。

呵，這不是極痛苦嗎，我們不過為幻覺欺騙。

你們不知道，痛苦是作者的事。

而我內裏有癢，他們卻無法知曉。

切片檢查，流了一身血。

「我們在黃浦江邊，以為有新生。」

獨白

1 事情多了，人就變得冷酷。有一次拍戲，拍著拍著對手竟然暈倒，我還在演跟他的對手戲，他就死了。當夜我們去宵夜，凌晨我獨自回家，電梯壞了，我爬長長的樓梯，轉著轉著，便流了一臉的眼淚，想到了我的將來，還有將來麼，好像打從攝影機第一天對著我開動，我便放棄了將來，成天在等，等埋位，等化妝，等走紅。等長了第一條白髮便慌了。嘗試

離開，開了一間小店，成天沒生意，坐在那裏看手提電視，幾個月下來，得了大近視，又虧了一大筆錢，以前的死對頭的片子一部又一部的上演，我卻光在那裏發胖，心裏慙的慌。重出江湖。才沒幾個月，世界不一樣，居然找我演母親。我坐在那裏演，攝影機停掉，我便在流眼淚，後來胡裏胡塗給人送進了精神病院。其實心病還需心藥醫。痛定思痛，在鏡頭前脫了幾件衣服，慢慢都可以。減了三十磅，墊鼻隆胸，男人來者不拒。週刊說是我的第二春。我慢慢變得凡事很淡然，因知其不長久，一天就是一天，沒工開便去泰國拜佛游泳，很好。

2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將戲演完。其實癌症也沒什麼，可以治好，只是心裏理虧，不大敢讓人知道。我也不知何時開始不怕死，可能那次摔下山崖開始。入行的時間唱歌，唱到老師也禁不住說，你還是不要浪費時間金錢，你不要唱了，你再唱我良心不安。便改去跳舞，去跳舞才發覺自己長短腳，怪不得人說在戲中發現自己。流行功夫片便去當武師，給人照口照臉的踢了滿臉血漿，但我想，我年輕，我不打緊我以青春換取希望。功夫片式微後我閉了幾年，其間連電視臺的太監也跑去當，連續兩年就沒有留過頭髮，穿上皮靴便是英雄少年。搞笑搏命功夫片成風時他們找我個替身摔下山崖，我窮得慌，明知玩命也只好硬著頭皮上。我在汽車輪胎裏滾下山，速度令人何等愉快。

醒來只覺非常冷，再也沒有更冷的了，因為已經是冬天。我摔下山崖時才是初夏。我低下頭來，無法感到自己的身體，以為自己只剩下一個頭。能活下來原來是奇迹。或許自此對生命開始輕鬆，時常開自己的玩笑，比較能自嘲。也從來沒有什麼大難不死的後福。我跟從前一樣倒楣，只是我感覺遠為從容。功夫片也殘了，又流行三級片。卒之可以當主角了，這次是三級片，因為我結實而圓潤的屁股。戲很易演，反正埋頭苦幹便是了。他們并不吝嗇大近鏡，尤其對於我的屁股。他們還要在我的屁股上紋一只大鴨。我以為老早沒有尊嚴，叫cut時我還會覺得尊嚴掃地，屁股上的鴨火燒一樣，紅與熱。午夜場時我對自己的屁股跟女星對乳房一樣緊張。不過倒沒有人對我的鴨屁股有太大的興趣。混著混著，偶然拾別人遺下的爛尾角色，演一個愛滋病人，居然給人提名最佳男配角，雖然最後不過陪人參賽，也就此搖身一變，成了演技派。他們都說我演技深沉。其實我沒變，還是跟以前一樣，變的不過是其他人。

但也不必道破。我慢慢明白，當演員的，責任是將戲演好。觀眾只管看戲，不要看見演員辛酸。大聲叫痛對事情沒有好處。所以……

收到報告，心情比我想像中寧靜。在這一部人生的長戲我又扮演一個不復還的角色。

或許就這樣死了，或許人生又有新風景。我如常的坐在那裡化妝，等打燈，血卻流了一身，鼻裡長滿了癌細胞。我心裡充滿長久而平淡的感傷，說：正如我在上海。

電影就是電影

年輕時很渴望拍電影是因為有話要說。到有電影可拍時已經無話可說，有的只是幾個故事；演員的臉孔、美術指導的顏色、畫面組合、密不透風的片廠，所有的愛與慾、歷史與革命、神話與幻夢，都在其中了。什麼故事都可以拍，謀殺、色情、戰爭、黑社會、戀愛。什麼演員都可以用，咬字不清的、斜視的、吸毒的、強姦人與被強姦的。漸漸百毒不侵。拍完最後一場戲，關燈，收軌，跟工作人員說再見，早晨的陽光猛烈而陌生。我點一枝烟，流下熾熱的眼淚，而且感到了寂寞。其他時候都可以，不好也不壞，就像我的電影。美好的事情時常毀滅，毀於人世，也自毀。而我的電影，我想可以長久，因其平庸之故。正如我的生命。我可

以活到八十歲，長命一點比較好，可以一錯再錯。N個 take 直至 OK 為止。

本事

這一個晚上，對趙眉還是幼生來說，都是天堂與地獄的誘惑：應該留在沉悶安定的天堂，還是閉上眼睛，感受黑暗與灼熱，跳入地獄。趙眉閉上眼睛，老爵士手的色士風吹著（微笑的影子），幼生輕輕捉著她的手，放在懷上，燈光昏暗如心中的日頭落下。

「而我多麼的渴望你。如樹葉之渴望歸土。如獸之嗜血。」

那時候，他們還真年輕。幼生還在交通大學裏念書，住在永安弄一間小披間，天天低下頭來畫圖，走起路來老像在沉思，其實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冬夏不分，老穿一條農民的舊褲子，一雙布鞋，身材特高，成天很尷尬的樣子。趙眉就更來歷不明，水白皮膚、丹鳳眼，住在弄裏的一間沉靜的廂間，成天在房間裏彈琵琶，只知她是蘇州人，右手無名指戴一隻豆大

的鑽戒，有時瞥見她在唱彈詞，鑽石閃閃發亮。二人活在自己的天空下，歷史與愛情，不存，也與他們無關。

我想講一個關於上海的故事。我站在一間邯鄲路的飯店露臺上便這樣想。上海的日子與夜都十分寂靜，這兒看不見黃浦江。天是混濁的。分不清，日與夜。

如何抵受歷史與愛情的誘惑。

我想念，我思索。

趙眉從來不知道什麼歷史。她才念過一年私塾，離開蘇州，隨小姨在大世界上班，閑來無事讀《申報》的舊聞：太——平——洋——戰——爭——爆——發。那時陳秋雨還沒有要她，偶然來消遣，便教她：是太，不是大。她覺得他人很好，一高興便給他唱戲。陳秋雨那時已經五十九歲，說做藥材生意。後來住進了永安弄，只為了一場梅病。她在仁濟醫院發了十天的高烧，只有他來看她。她緊緊捉著他的手，低道：如今我只有你了。住進了永安弄，陳秋雨就失了踪影，只是按月送來錢。趙眉天天看著日子過，也不焦灼，也不煩惱，靜如蓮，只是肚皮一天一天的脹了，日軍卻入了城。

幼生還是受到了干擾。如果他開始理解歷史，那是因為歷史無處可躲。學校罷了課，

街上滿是購米的人籠，日軍揮動鞭子向人群鞭打，路上有青黑的死人，有人急急挽著一袋軍票，去換新法幣。幼生在空無一人的圖書館讀書，感到了被世界遺棄。校園裏有人在吹小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明明是極亢奮的歌曲，幼生還是感到了寂寞與悲哀。

回到小弄聽到了趙眉的呼叫。弄裏漆黑無人，好像日問經過什麼大屠殺。戰爭令所有人都很殘酷。他急急的要送她上醫院，路上卻空無一人。他站在路中光著急。他想趙眉要死了，肚皮爆裂，流出紫色的胎兒。他便緊緊的捉著她的手。趙眉在痛楚間，手裏緊緊握著什麼，似曾相識，半昏迷間，說：如今我只有你了。此你原不同彼你，只是趙眉管不著了。

黎明送趙眉到醫院，她生了一個女兒，很瘦，但還活著。幼生站著，彷彿自己就是父親。戰爭期間，一切從簡。幼生搬到了趙眉的房子，好省點錢，兩人到光明戲院看了一部電影，算是慶祝結合。電影放到一半，忽然停了電，日兵拿電筒照來照去。趙眉和幼生在黑暗裏握手：這是亂世。能夠活下來就不容易。

後來去了常德公寓。他們說是張愛玲的舊居。公寓樓高約六層，電梯幽暗狹小，搖搖上升，猶聽得人家的笑語，瞬間又消失。公寓房子畢竟是解放後的房子，門口堆滿鞋子和自行車。後門有小露臺，站在那裏，可以看到上海的黃昏景色，起起伏伏。樓下是個電車總站，

電綫結得看不見天。公寓位於靜安區，前法租界，房子令人想念歐洲的殘酷與寂寞。他們說張愛玲瘋了。我想，在上海這樣的一個地方，要活下去不容易。我只想站得很高很高的，寫一個上海的故事。

下樓來，已經入了黑。

趙眉並不覺得用著一個男的錢與另一個分享有何不合情理之處。只是這個月收到一大筆新法幣，用一份〈救亡日報〉的舊報紙包著。她怔怔的望著紙包發呆。幼生回來，她只是說：希望今年冬天不要下雪。我們沒辦法燒煤了。不知怎的，令她想起了大世界。她便拿起報紙來，一字一字的念著：全民抗戰，國共合作。為展開反汪運動告上海同胞書。以儆奸邪。報上她看到了陳秋雨的照片，穿著軍服，不像他平日的仁善。是否因為不識字，還是因為她的天真，她對這世界原來不理解。她心慌意亂，拿起琵琶彈唱。幼生在做那無人理會的功課，聽得琵琶，分外心煩，便喝她：還想做歌妓嗎。趙眉便嗚嗚的哭起來了。外面有人砰砰的開了槍。幼生推開一地的鉛筆，想到了戰爭的漫長，便起了一腔的恨意，急步走到趙眉跟前，像找到了敵人一樣，一拳一拳的打她。

如果没有愛情，根本不言傷害。趙眉十分懷念陳秋雨。夜來她看幼生熟睡的臉，疏淡的眉，薄薄的嘴唇。他不過是一個孩子。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下來。就這樣，趙眉一夜之間長大。在一場慘烈的戰爭裏，原來容不下孩子。

冬天還是下了雪。趙眉、幼生與孩子在沒有煤的小房子裏瑟縮。三人養了幾隻雞，共產黨在外鬧革命，他們成天沒事，端張小凳看母雞下蛋。幼生也沒再到學校去，有時在家睡覺，不然到街上看示威，或殺頭，到街市排隊買米，或拾點什麼。街上受了日軍的氣，回來便打趙眉或孩子，哼唧唧，趙眉的黃金一條一條的賣掉，生活還可以。

這天天氣特別好。幼生看完殺共產黨回來，很高興，桌上還有雞。孩子卻在大哭，小臉滾燙滾燙。趙眉只說：雞沒有了。雞死了。什麼都沒有了，幼生頭也不抬，專心一意的吃雞。趙眉抹干眼淚，說：幼生，我要離開你了。

哦，就為了一隻雞。幼生說：嘴裏還嚼著美味的糖醋雞。
就為了一隻雞。趙眉說。

解放軍入城時他們在人叢中見了面。軍隊操過了南京路，小號吹著〈國際歌〉陽光猛烈（我們多麼快樂）。和平了麼，怎能令人置信。和平了麼，再沒有血與饑餓了麼。趙眉看到幼生，依然怯弱，而美麗。有人放了鞭炮。趙眉想衝過人群，但人這樣多，她無法接近，她怕

就此失去了幼生的踪影，便發狂的喊道：「幼生，幼生，讓我們重新開始。」人群中有人聽到了，便順著喊：「讓我們重新開始，重新開始。」趙眉流下了快樂的眼淚，她從來沒為革命做過些什麼，希望卻在良好意願中誕生。幼生聽到了她的召喚，以為是夢，夢一般的挪動著腳步。二人在人叢中緊緊相擁。趙眉在幼生耳邊輕輕的說：「我吃過人肉了。你還會不會要我？」幼生笑道：「為一隻鷄而分開，為人肉而結合。」趙眉道：「孩子死了，我太餓，吃了它，幼生便道：「這樣我們互相補償了。你走後，我雖然時常很餓，看見肉仍會作嘔，連豬油也不敢碰。」趙眉以為已經沒有希望。和幼生在舞池中共舞，希望還是在黑暗中生長。她多麼渴望接近他。幼生和她都老了，好像互相尋找對方的影子，依稀記得，但總有些地方不一樣。音樂停了，所有的客人都已經離去。幼生低道：「你丈夫呢。我可以多陪你一會嗎。」趙眉想想，笑道：「除非又是個不眠的晚上。」

在蹩腳的說書院我想起北京的茶館。上海現在只剩下幾間說書院，大概生意不佳，都兼營錄像播送。評彈原來是評多於彈，我又不曉吳語，光在聽，聽著聽著便入了睡。睡著卻聽到了，茶的苦澀：「我是未曾啓口兩淚行，想起舊事更心傷。」醒來我知道，我尋找的上海原來已經不存在。

趙眉只說，好了，和平了。我可以堂堂的到說書院去唱戲了。她可沒花時間與幼生去傷懷。她把小房子的雜物丟個清光，把房子分租了一半出去，又招來了一幫琴手，成天唧唧的拉著，晚上唱進了和平戲院。幼生回到了交通大學，專修土木工程。黃昏回來，飯菜總不缺，衣裳永遠妥貼乾淨，只是趙眉不見踪影。幼生總是覺得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趙眉回來後幼生沒有碰過她。他不敢，趙眉的肚子卻一天一天的脹大。幼生睡在趙眉身旁，哭了。

趙眉轉過身來抱他。說：「對不起。吻他的耳：其實我最愛你。幼生摸索她的大肚子。她便說：「你好好讀書，我會照顧你和孩子。」

孩子八歲生日那天幼生才發覺他恨趙眉。他一直恨她。畢業後她為他在兆豐紗廠找到了一個工程師的差事。名為工程師，不過在筒子間，綫間打點打點，停了電著人去開電掣之類。他便自己帶了儀器自己設計永沒機會生產的汽車渦輪，漸漸便有了飛蚊症。下班後自己和孩子吃飯，趙眉在說書院忙她的「我是未曾啓口兩淚行，想起舊事更心傷。」有時日頭落下，幼生獨自在黑暗聽著斷斷續續自行車的鈴聲，眼又看不清楚，便生了朦朧的怨恨之感。

他「大義滅親」的舉報了趙眉：舊世界的妓女。國民黨走狗的情婦。屬「殺關管」類。趙眉的說書院被封殺。她抱著琵琶在弄間呆坐。好像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似曾相識。幼生悄悄的吃糖醋魚。上海今夜特別沉寂。趙眉在昏黃的暮色裏，低低的說：我知道你恨我，幼生。幼生默然不語。他以為報復會十分愉快，但原來他只是非常哀傷。孩子看得像有什麼恐怖的事情，但又不能理解，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趙眉抱著孩子，道：你長大了，千萬不要被人傷害，孩子一扭，便走了。

趙眉想了想，便道：孩子的衣服都放在櫃裏。我還有一點黃金，放在米缸裏，你有急用可以用。遇到合適的對象就不要等。孩子我回來後我可以帶走。幼生眼裏一熱，只好道：我幫你收拾。安徽蚊多，我替你買了一打蚊香。趙眉微微一笑，道：謝謝你了。幼生便流了一臉的眼淚。趙眉笑起來，看你，看你，我如果一時浪漫，或許會以為你愛我。幼生哭著道：而我真是愛你。趙眉低道：我知道。

後來一天去了蘇州。上海人好甜食，到蘇州就更甜了。當然有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但我這樣不喜歡中國的人，也不禁邊走邊嘆：很美，很美。（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江水復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陽南

陌頭。可望不可見。何用解人憂）（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而憂是：良辰美景，與我何干。

幼生到過安徽固始一個勞動農場探過她。他張羅了一打雞蛋，一塊金華火腿，半包牛奶糖。幼生帶著孩子，在一片火紅的高粱田裏，找尋趙眉的影子。他以為她跟別人這樣不一樣，他總可以在人群中認出她來。在高粱田裏收割的男女竟然讓他無法認出趙眉來，所有人都饑餓而沉默。幼生站在那裏，陽光就一點一點的落下。一個黃瘦臉的女子走近他，說：你就是幼生。我是趙眉。你有帶吃的嗎。孩子叫她：媽。趙眉無暇答應，光在嚓嚓的剝雞蛋。幼生一時說不出話來，便點了一枝烟，眼前便瀰漫一片滄濁的藍烟。趙眉吃完了，方見到孩子，便招他：過來。孩子扭著，趙眉一碰他，便哭了。趙眉放開他，道：哦，她認不得我了。也是活該。便去剝第二隻雞蛋。幼生覺得那嚓嚓聲大得要讓他聾了，便說：你慢慢吃吧，我會想辦法讓你回來。我必不會離棄你。趙眉停下來，看著他，嘴角猶有淡黃的蛋白，問他：你知道你在說什麼。手裏捏碎了一地的蛋殼，又道：無所謂了。

三年的「自然災害」，趙眉在安徽居然沒餓死，只是身體愈來愈像一株樹。收到回上海的通知，亦不敢相信是真的。附著還有幼生的信：你回來，我們重新開始。趙眉讀著忽然

冷笑起來。倒了一杯水，坐著。想喝，又停下來，在水中端詳自己。忽然十分窘，發狂的要找一雙可穿的鞋子。領導進來，靠著竹門，在陰影中笑道：還是當女人好，永遠有靠山。趙眉不知那來的力氣，揪著他的領子，赤著雙腳，一臉烏黑，咬牙道：我和他，就互相折磨到死了。都是你們搞的什麼革命。都是你們搞的什麼反右，什麼大躍進。但我不會變，世界也不會變，你們什麼時候才明白。

趙眉又抱著她的琵琶了。

她沒有變，幼生也沒有變。幼生照舊去上無所謂的班，趙眉照舊唱羅愁綺恨的戲，只是沒有人再要聽。糖和油已經幾乎沒有了，麵粉象珍珠一樣珍貴。房子裏再沒有窗框和門把，都大煉鋼煉了去。他們在幽暗的房子裏默然對坐，寧靜而虛弱，像吸了鴉片烟。孩子在讀〈青春之歌〉。如果真有歷史，歷史令他們疲倦而軟弱，而饑餓。

或許因為沒有歷史的緣故，我很喜歡二，上海有人不懂英語，叫「結結」。工廠一樣大的迪士高，在延安西路，剛開張沒幾個月。年輕人沒有歷史記憶，滿滿的都是歡容，在熱汗中舞動，乍以為在紐約。可能都在文革後出生，喝可口可樂長大的，到南京東路買 Benetton 皮夾克的，會得說：這我們上海也有，那我們上海也有，最 trendy 的。明年我夠十八歲，我

也要到美國去看看。OK？同性戀者又在角落耳語。美國青年留學生又夾雜其中，說著洋腔普通話。我胃痛，仍然叫了烈酒，痛得哼哼唧唧的，在人群中卻感到了快樂。

我們只有今天。

他還是跟從前一樣，謹小慎微。「這……我要回去了。淑貞會等我。」某一程度來說，他時常是好丈夫。趙眉卻關了燈，在黑暗中說：有時可會記得我。幼生答：通常都不會。你知道我，我是個不大會想不存在事物的人。上海的深夜可有點像曼克頓。趙眉在暗中點了烟，道：你坦白得令人失笑。他湊上來，說，你知道，我不懂說動聽的話。但你走後，很奇怪，我總聽到夜裏有人哭泣。淑貞說，是我的心魔。我總覺得是我令你哭泣。後來只好服安眠藥。整天便有點昏沉，生命很長，像在大躍進，不知何時才能完結。

你丈夫，那洋人，對你還好嗎，他問。沒什麼。你知道，美國男人比較簡單，而且很喜歡家務和孩子。漢斯知道她要見前夫，讓她先到上海，他自己到合肥去開漢學家的會。趙眉對漢斯還是滿懷感激。她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在五十歲的時候再結婚。漢斯是在克赫遜河畔向她求婚的。他只是在她手上套上戒指，說：你看，我們的手都長了老人斑。我們不再有激情與幻想。我只能說，我多麼希望能陪伴你，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離。只為我們都孤獨。

而軟弱。趙眉想到了希望。她忽然明白，合理的人生是即使年紀老邁，仍然有希望。他說，我想。給幼生打了個電報，便做了決定。

他們在門前嚓嚓的寫大字報時幼生關上門，抱著她。「居委會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貼到了他們的大門上。「還是揪出來了。」趙眉說。幼生便道：「而我必不會離棄你。」但他們在門前擾攘一番便走了，或許夜了，想回家，又或許口渴。幼生還是緊緊的抱著趙眉，遠處有人敲了鑼鼓，像過什麼節日。一陣大風吹過，大字報啪啪作響。趙眉問：要不要看看？幼生說，也沒什麼，不外乎「現行反革命」之類。這明天不會來鬥嗎，趙眉問。幼生便說，明天有明天的事。明天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命運，恐怕自身難保了。你且好好的睡，我們明早早些起來吃早飯。以後也不知會不會再有機會。

到後來不再有怨懟。他們都揪出去了，成了趙牛鬼，陳蛇神。幼生沒精打采的上臺被鬥，甚至打瞌睡。趙眉卻想到了自己及幼生的前半生，在一堆群鬥的人群中，暖暖的記憶，母胎一樣讓人惆悵。小兵們看鬥他們也沒什麼看頭，也攆他們去牛棚算了。幼生要洗男女廁，拿著毛擦，在女廁前喊：有人呵？所以得個別名，叫做：有人呵。趙眉剃了陰陽頭後便開始掉頭髮，陰陽頭變了光頭，四周卻有一環黑髮所以叫做日全蝕。有時在牛棚碰到，二人

互相招呼：有人呵。日全蝕。像交換什麼暗語。趙眉和幼生，有時想到有人呵日全蝕的荒誕的幽默，便不禁相視而笑起來。匆匆又相互而過，竟像做過愛一樣寧靜豐足。趙眉想，人生的道路果然柳暗花明，很多莫名其妙的關口，以為是絕路，在此卻恍然大悟。

如今方曉，愛之軟弱與堅強。他們回到了他們的家。外頭那麼吵，只有他們的一個角落，怯弱而寧靜。二人都瘦多了，老獸一樣擁抱，互相舐對方的傷口。

上海不過是個城市。途經的經驗不斷重復。如果經驗重復，一定是我的錯（明明是——個傳說中的歷史城市。歷史一去不還，我為何總覺似曾相識。）（那一定是我的錯）。

好像什麼也沒有改變。二人只是時常很疲倦，晚上八時便上床睡覺。也沒有性，沒想過，或許已經喪失了能力與興趣。青年下放，城市寂靜而空洞。趙眉和幼生，互相倚扶，彷彿已經是老人。趙眉夜來都不能睡，爬起來，上廁所，「啪」的跌在硬臭的茅坑上，滿臉糞便，月光卻極其皎潔明亮。趙眉想，我才四十歲，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完了麼。她耳邊忽然響起了她的琴弦聲。她滿身糞臭，著了魔似的，在夜裏爬爬跌跌。

歷史起起落落她不管。她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她的評彈團到美國演出時已經是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四人幫倒臺後趙眉又在和平戲

院演出，不過她已經上演自己編的戲目：明月何皎皎。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歡日尚少，戚日苦多。聽說又有什麼改革開放。趙眉卻只知道演出可以有獎金，黑市可換外匯，好在友誼商店買鑽石首飾。幼生也調到了中外合資的紗廠當工程顧問。漢學家漢斯來請她的評彈團到美國東西岸大學劇院演出時，她還不敢相信是真的。漢斯看來有五十年紀，孩子似的，老在用語調古怪的普通話驚嘆：多麼美，多麼華麗，多麼令人感動。趙眉總覺他非常幼稚。頭髮都快掉光了，還在感動驚嘆。他又喜歡孩子，上海的黃魚，和整城的自行車和鈴聲。

和幼生分別的晚上十分平靜。總覺是長久的分別，雖然表演不過兩星期。幼生默默的替她收拾，孩子已經是少女，也在默默的看。幼生找到了一張舊照片，他還穿著不分冬夏的農民褲子，半低著頭，看著鏡頭在笑呢。又不知從何找到了點美金，都塞進她行李包裹。又替她收拾琴譜、內衣褲、牙刷。關了燈，忽然伸手來碰她。自從文革後他們沒有性。趙眉忽然怕起來，問，你，你，竟然說不出話。幼生也什麼沒有幹便來了。他也不動，任腥臭的液體貼著。好會方道：如果有機會，去了不要再回來。漢斯這人不錯，你探聽一下他有没有家。不然……到了美國，想辦法留下來。我……就說不下去。趙眉見他沒有動靜，便道，睡吧，不要多想。靠著他，好像便達成了一個默契。

相擁著，卻沒有慾望怨懟。知道幼生要跟淑貞結婚時，趙眉還以漢斯和她的名義寄給他們一千元作禮物。只是她當夜做了一個夢，夢到她還在安徽，幼生帶一個年輕女子來看她。女子還穿著上海戰前流行的旗袍樣式，給她來送雞蛋。她在吃綠色的雞蛋，幼生便說：我必不會離棄你。女子便跟著說：我必不會離棄你。因為她說來這樣真摯而有禮，趙眉便在夢中，滿嘴雞蛋的，哭了。

她便轉過身來，輕輕的抱著幼生，如抱著嬰。幼生亦不多話，就這樣與她相擁著，等待黎明的到來。

山窮水盡，寧靜至此。
上海這一夜特別長。

到機場還很早，飛機開早上七時三十分。誤了點，隊伍排到十時三十分，還一動不動。一位同志不耐煩了，忽然站起來，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不知是無聊還是諷刺。其他人卻笑起來，混著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趙眉可不知道社會主義好不好。她只知道，一生的事情可夠多的。可能與什麼主義無關。我是很多事的人，趙眉想。而事中有幼生，這可能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愛情了。

演出

到後來……

趙眉從安徽回來，發覺幼生失了踪。她坐在昏沉的弄間，孩子默默的看她。她問：爸爸呢。爸。：爸。：聲音來回返復，非常非常的寂寞。有人卻在啪啪的炒黃豆。

女演員停下來，說，我怕他永遠不會回來了。

美術指導走上來，輕輕的抱著她，說：沒事了。沒事了。

他們到仁濟醫院去看男演員時他剛做了切割手術，正昏迷。編劇苦著臉，因為想到了極痛苦的改劇本過程。導演坐著，在筆記本上嚓嚓的記著，還好，只剩下幾場戲。只有美術指導，在拼比花朵的顏色。女演員在一大束百合之前，低說，你醒來，讓我們重新開始。美指將花朵揉碎，撒在女演員身上，漫了一室的淡香。

和平飯店的老爵士樂酒吧突然不肯外借，說領導有意見。原來那套玫瑰紅長裙不能用，美指張羅了一套墨綠的米羅圖案旗袍，讓她在綠蔭裏一站。

趙眉站在人面全非的永安弄，小孩來招她：老華僑，你找誰。有沒有外匯。趙眉彎下身，逗他，你知道那小弄間以前住一個叫趙眉的嗎。還有一個叫陳幼生。小孩道：都死了，不在的，都死了。趙眉一怔，想，說的是。便掏了幾塊錢出來給他。小孩便去了。她抬起頭，想來有猛烈的陽光，但竟然什麼時候長了一株楊樹，綠葉成蔭。趙眉便知道，她其實應該永不回顧。

没法重逢，只好回顧了，導演苦笑。

是呀，沒穿得紅，只得穿綠。美指說。女演員笑，這說來是一個妥協的行業。美指走近她，低聲說：唔，有時候就不想妥協，譬如，怎麼說呢，譬如說，如果有愛情。女演員低下頭，想想便道，你怎分辨寂寞與愛情。美指便道：寂寞與愛情，一如紅綠，互相替代。女演員閉眼讓化妝補粉，眼前只是陰影。其實紅與綠，都不存在。

她便說：到底有沒有重新開始這碼事呢。在固始農場，燈光師在打燈：不要轉臉。美指說，在電影裏有。現實裏是沒有。任何事物，只有一次，不會再發生。女演員便道：你幾

歲了。他答：二十九。她便說，還很年輕，實在不應該。

趙眉便讀幼生的信：你回來，我們重新開始。她冷笑起來。倒了一杯水，坐著。想喝，又停下來，在水中端詳自己。忽然十分窘，發狂的要找一隻可穿的鞋子。領導進來，靠著竹門，在陰影中笑道：還是當女人好，永遠有靠山。趙眉不知那來的力氣，揪著他的領子，赤著雙腳，一臉烏黑，咬牙道：讓我們重新開始。cut。

夜來在錦江飯店，美指在女演員耳邊道，在你頸旁，紋一雙孔雀好不好，女演員吃吃的笑了，道，我不喜歡只有一次的東西。美指便道，這樣你一定不會喜歡我。女演員就笑道的，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有了肉體關係畢竟不一樣。趙眉在藍藍的月色中不能睡，爬起來，上廁所，「啪」的跌在硬臭的茅坑上。美指問女演員，痛麼，難受麼。她也沒說什麼，「嗯」的算是應了。導演便知道了。這樣的事情畢竟見不少了，便向美指道：收了工可要到友誼商店買點什麼給太太。女演員聽了，心裏也明白，便道：我也一起去，好買點什麼給男友。燈光師看在眼裏，便笑了，說：此一戲，彼一戲，現實生活那部戲才好看呢。趙眉說，我才四十歲，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完了麼。說好對白，她轉過臉來，向燈光師做了一個手勢，彷彿說：只有一次，這樣的

電影與人，只有一次，燈光師像回應些什麼，「啪」的關了燈，跟導演說，不如試試打高點的效果。

大夥兒還是去買點工藝品。燈光師一直很希望有一張絲氈，便在那裏選，突然發覺，自己的眼睛有一層白膜。他便憂憂愁愁的，跌坐在地氈之上。美指買了一隻藍寶石戒指，送給女演員。導演想到了物質的暫時，便在仿唐三彩馬中，點了一支烟，戲快要拍完了。

離開前去看一次男演員。他們去了遊黃浦江。導演自己去看他。演員醒過來，但仍然不能說話，光瞪著眼看他。下午的醫院很靜，導演順手拿一份舊的《人民日報》在讀，人們在進進出出。他坐一會，便走了，跟他說再見：你父親今天晚上到。你要支撐著。演員看著他。他覺得他不會再見到他了。便說：你是個好演員。男演員便十分安慰的，閉上眼睛。

走出了醫院，站在那裏等計程車，突然感到十分悲哀。不知是否爲了自己，彷彿自己就要死了，有人在他身邊說：你是一個壞導演，非常非常的壞。你的電影除了賣座，一無是處。他使陡然在馬路中心停下來，自己說，我是沒有辦法的呀。像給什麼人追債，不知道是否有所謂良心的債。汽車響號揪得滿天響。忽然想想，不如推掉那套《連環姦殺奇案》。汽車已經在他身邊滾滾過。原來在中國，上海，事事也是不容猶豫的。因爲生命只有一次。

大夥離開時忽然有很多花團錦簇的眼淚。編劇交了一個在街上換外幣的上海女郎，副導演的女子是個等出國的研究生，學的是核電工程。攝影師的是個待業青年。連場記也有個青年男子，是個解放軍人。燈光師笑她：小心給人騙財騙色了。場記沒答，在麵包車的後座，抽抽噎噎的哭了。

女演員打開了收音機。她的心空蕩蕩的。沒有見美指隨大夥，她也沒問。連一句再見也沒有。收音機在播評彈，她便啪啪的在轉臺。有誰在操廣東腔國語，道：我會用顏色來描述人物的性格感情。譬如說，一個女子回顧她的一生，她站在綠蔭下，穿一件墨綠的旗袍，爲了較爲抽象的表現時代氣息，我用了同期西班牙畫家米羅的圖案。女演員推一推手上的藍寶石戒指，聽得小場記的哭泣，便說：cut了。電影已經完了。

電影沒有如他想像中般完成。電影以外又發生著可笑可悲的事，似曾相識，但又在演繹處出人意料。導演想，連人杜撰出來的故事，也不能爲人所掌握，更不說不爲人知的命運了。導演只是非常疲倦。回到香港要好好的睡一覺。醒來好預備下一部（連環奸殺奇案）。他已經忘記了在醫院外的一剎那的反省與啓悟。

只有燈光師，張著一雙泛白的眼睛，打量麵包車裏的每個人。或許就此看不見這世界

了。他想到男演員，便戴上黑眼鏡，說：不知他死了沒有。
他的戲差極了，導演說。

雙世女子維洛烈嘉

她一定叫做維洛烈嘉。客貨輪緩緩駛入西貢河，堤岸景色從微紫而黑。當時她穿一件綉蘭豆紅越南絲長衫，足踏一雙漆木嵌珠貝木屐，長髮盤在頭上，身子在初夜裏十分單薄，乍看以為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下得船來方發覺她臉上長滿了皺紋，彷彿飽經憂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後卻緩緩的駛過一列裝甲運兵車，接著又是大軍車，南越士兵的長槍與刺刀在黃昏人夜裏閃閃發亮，我舉起照相機，女子便順從羞怯的笑著：「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舊柔軟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間的床挂了蚊帳，蚊群仍在帳外轟轟作響。我們在黑暗互相摸索，她只脫掉寬松的長褲，胸前的蘭花開放如春。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女體，忙亂驚喜，乍以為青梅竹馬，兩情雙悅。而她只是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說：「五千

盾，先生。」

我們在蚊帳內靜靜相擁，街外亮了藍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的駛過，遠去了，街上便異常靜寂。借一點昏藍的街燈，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彈起，用越南話急急解釋什麼，可能是宵禁了。我還沒來得及答話，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遺下了一束微微萎謝的玫瑰，散發著香氣，我便衝日向街的窗戶，大叫：「哈囉。哈囉。」有人便在對街揮動一朵綉在長衫的蘭花。想她在黑暗中脫下長衫了。我拋下那束微微萎謝的玫瑰，高聲道：「你叫什麼名字？」聲音在寂靜的街道上來回反復，此時夜空亮了信號彈，像烟花。

「我叫做維洛烈嘉。」

我懷疑這只是我的幻覺。翌日西貢市仍然滿街三輪車，賣香蕉、避孕套的小販，及小偷。戰爭從來未曾存在，我在「歐陸酒店」對門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 ESPRESSO，在廣場另一邊看到了維洛烈嘉，在賣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換了一件綉紋竹了哥長衫，遠遠看見了我，揚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喚她：「維洛烈嘉。維洛烈嘉。」只是她不會聽到，因為發生了爆炸。

爆炸之後非常靜，像電影的默片，沙沙的播著，忽然斷了片，只映著灰白的條光。一個

吃驚的男孩靠著牆，手裏還握著自行車的方向盤，只是車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錶、自來墨水筆。維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臉還是驚異羞怯，不知在看些什麼，嘴角微微帶笑，手裏還握著一張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經是十幾年後的事。我已經從一個初到法國念建築的學生，退了學，變成了法國共產黨黨員，而且在馬賽市聯絡第三世界工人階級，吸納黨員，大選期間四處拉票。一九七五年，越南革命成功，一九七六年中國四人幫已經倒臺，一九七八年我正考慮離開法國，退出共產黨，這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邀請歐洲共產黨員參觀建設，我就再回到越南。

還是看到了維洛烈嘉。機場掛滿了紅布條和鮮花，她穿了軍服，頭戴紅星帽，在胡志明像的畫像下迎接外賓。我大吃一驚，匆匆拿起照相機，給她拍一幅照，鎂光燈閃動一刻，她竟然向鏡頭敬禮：「歡迎國際朋友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對。維洛烈嘉並不會說法語，聲音從不響亮，而且她一點也沒長老，只是臉上還是介乎盛放與萎謝之間，長著細細的皺紋。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許十多年前我來西貢時見過。」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內。而且，先生，請記著，西貢已經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紅旗飄揚，巨大的革命標語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寬闊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貢，似曾相識，但其實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經濟區我們參觀了革命熱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綠如海，池塘裏養著肥大的對蝦，小孩笑語喧天，果真是人間天堂。我卻在一間草屋裏，離了隊，吸一支烟，公鷄在屋裏咯咯啄食，赤裸而無人照管的骯髒小孩，號啕大哭。維洛烈嘉來找我。我們在幽暗的小屋裏默然相對。良久我方問：「到底新經濟區有多少人餓死呢？」維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陽光非常光亮，她不過是影子，緩緩的轉過身來，道：「我愛我的國家。請原諒我。」又轉過身去了，頭揚得非常高：「美軍轟炸河內時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個營房暫避。在營裏有時有打美軍片看。我看了很高興，拍了掌。回到河內時，返家途中，看見湖裏掉了一只巨大的美軍B-52飛機。還未到家，已經到處碎瓦。我發狂的亂抓亂找，但從此沒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黨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時午夜在孤兒院裏醒來，夢見自己不斷在拍掌，便獨自的哭了。」她輕輕的走近我，雖然還穿著軍服，此刻十分嫵媚，低聲道：「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時，她和我共一架汽車，正是黃昏入夜。汽車拋錨，我們便在車外看天色慢

慢轉暗，滿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親密了。

在紅旗與胡志明畫像之下我們分手，銀樂隊奏了國際歌：「英德格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後的鬥爭……」在一片單簧管鼓樂聲中，革命同志肅立，她卻遙遙的向我敬個禮。我高聲道：「再見。維洛烈嘉。」

回到馬賽後收到她一張明信片，署名「維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維洛烈嘉，那一定是什麼時空，我們曾經邂逅，但已無法追認了。因為無論個人或歷史，看來只有一次。但其實超越個人與歷史視野，一切也不過在重復。我們會再見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變回了一個營營役役的小商人，與夥伴搞木材買賣，又來到了越南，在西貢河邊，黃昏夕照，日本膠卷的廣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標語。我說：「胡志明市還跟二十年前一樣美麗而遲緩。」接待的越南商伴說：「是麼，現在又叫做西貢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樣麼。」

連維洛烈嘉也一樣，身子單薄，長著細細的皺紋，不過穿了行政人員的套裝，在法越合資的標致車行當營業經理。我們是她公司開業半年以來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機，留住了維洛烈嘉第三張臉。我年紀已大，遂不動聲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

利英法語及普通話，原來是一個旅法歸國越僑。

在改革開放後重開的西貢 REX 酒店頂樓的餐廳，小提琴奏著巴格里尼，我們還點了伯加地紅酒。維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著我，用法語道：「這位先生我見過，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馬賽。「那……是不是在紐約呢？……一九七四年的聖誕？」「唉，不，那年聖誕我到滿地可。」這……是在新加坡嗎？「新加坡我沒到過，或許就在西貢呢。」西貢？我一九八九年才第一次回來西貢，你在嗎？」

我還是和維洛烈嘉在黯紅的舞池起舞。中年樂隊竟奏起 Nina Simone 的 Wild as the Wind，男歌手竟然也憂怨萬分，幾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將維洛烈嘉擁緊了些。她感覺到了一微微一笑，只道：「歲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對我嗎？」她笑道：「對你也對我，相距永遠一樣。多麼公平。」我訝然於她婉轉的殘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聰明殘酷的事業女性了。」她便道：「你難道以為西貢還只有妓女，或愛國幹部？時代不一樣了。」

送她回家時，我有點遲疑，盛夏晚涼，西貢河帶來夾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貢河邊漫步：「二十年前我來到西貢河畔，還是一個充滿期待的小夥子。」維洛烈嘉便道：「還是西

貢河好。戰爭也好，和平也好，還是豐盈充足的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晝夜，便輕輕握了維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體強壯優美，在背後小小的微渦卻十分羞怯，好像強壯的、羞怯的、精明的維洛烈嘉都集於一身了，而我當夜也特別瘋狂，在這間建在西貢河上的渡輪酒店，一次又一次的遺下了精液。維洛烈嘉只是緊緊的抱著我，皺著眉，我問她：「痛了？不喜歡了？」她總是搖頭，然後「唉」的一聲，吐出一只帶血的牙，轉身向我，詭異的笑道：「是假牙。」

陽光刺進縫隙。「嚓」的天便亮了，維洛烈嘉已經穿戴整齊，坐在床沿，輕輕的說：「我討厭說再見。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趕飛機。我會到香港找你的，我還要將業務擴展到東南亞呢。」她便轉身離去，我半醒睡之間，問她：「你是維洛烈嘉嗎？」她轉過來，躬著身，躊躇舞女郎的姿勢，道：「維洛烈嘉從不存在，這不過是你的幻覺。」

我在驕陽高掛的西貢河上仔細端詳三張照片，驚怯的維洛烈嘉，革命敬禮的維洛烈嘉，瀟灑隨意的維洛烈嘉。我在甲板上點燃了三張莫名奇妙的照片：個人與歷史，竟然毫不掩飾的重復。灰塵慢慢的飄到西貢河上，祭祀了一個革命時代的開始與終結。但無論在什麼時候，維洛烈嘉都在，坦然的面對戰爭、革命、建設，讓錯誤的歷史可以返回原地。

雖然因爲明白，到底不一樣了——人類在艱難的錯誤裏，學得聰明些，可以盤起長髮，在豐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帶笑，固執而又安定，憑希望支撐，要活出人的意志與美麗來，世世不息，清亮地說：「是。我就是維洛烈嘉。」

這是我知道最美麗強壯的女子了。

一念之地獄

認罪 還是不認罪

陳路遠有獨特的幽默感，不知是否因爲大近視，在「裏面」又曾讓人沒收了眼鏡，臉上經常現出很嚴肅的思索表情：吃飯，還是不吃飯？坐公車，還是坐地鐵？結婚，還是去看三級片？遊行示威，還是睡覺？讀馬列，還是練氣功？

一九八〇年陳路遠在上海虹橋機場、返回澳洲的的歸程中，突然被兩名便衣公安人員拘捕。他以爲被人綁架，心裏盤算如何籌集贖款。他沒有想到讓中國公安逮捕了二年，才予起訴「間諜罪」。他不過是一個研究數學的香港澳洲留學研究生，去探望幾個工人運動分

子，他從來不知道甚麼是間諜。

「我的良心非常清晰。」他重復的說。

他們便沒收了他的眼鏡，他的世界登時成了一片朦朧的光，不再有輪廓細節，在他眼前無窮伸展。他才知道，原來可以看到時間，既不如逝水流動，也不如樹葉飄落，也不如日月交替，那不過是一片灰朦朧的光，有時濃些，有些淡些，風濕一樣，侵蝕身體與意志。

「我的良心非常清晰。」他說。

其間他們曾將他從一個看守所押到另一個。他在囚車裏看到了陽光與稻田，他張開口，心裏砰砰的跳動，忽然眼前湧了一層水氣，又是一片灰朦朧。一眨眼，又是豐盛的陽光與稻香。他才發覺，第一次他流了眼淚。

被捕那時是秋天。認罪已經是第二個秋天了。他第一次想到了認罪。

但他的良心非常清晰，無罪可認。

寒冷如昆蟲一樣鑽進他的身體，一念之差，他首次想到了認罪，寒冷便無法抵擋。他在灰朦朧的囚室裏不斷的發抖，流汗，從顫抖與汗水裏證明脆弱的生命意志的存在。

或許我錯了。

他開始看到鬼魂。灰朦朧的，在他的囚室裏坐一下，笑一下，像一個陌生而客氣的朋友。他便對鬼魂說：「但我的良心非常清晰。」

他掉了第一顆牙齒，如葉落，空氣潮潤而溫暖。他將耳朵貼在牆上：哦，是春天。

如大病初愈。他在囚室裏做掌上壓，仰臥起坐，引體向上，早上起來唱義勇軍進行曲，高聲與獄友談話，午後讀馬列。

因為我的良心非常清晰。

在高級人民法院他們宣讀了他的罪狀：「從事間諜活動，判刑十年。」他竟然笑了。多麼像冤情電影，總是十年。為甚麼不是十一年零五個月？九年零七個月？

宣判後第一次轉來父親的信。字迹抖得厲害，不外是家常話，末了只說：「坦白從寬，切望早日認罪。」字都化了，他可以想像他父親老淚縱橫。

他一無所有，無所捍衛，除了自己的良心。

如果放棄自己的良心，或許可以得回全世界。

他的良心清晰，然而卻像牙齒一樣搖動。

他的頭髮掉了一地，近視愈發的加深了。我再看見陽光與稻田的時候，他們已經認不

得我了。愛人細細又寄來了信，蟻一樣溫柔的字，既不同情又不勸喻，只是道：「因為到後來，我們的生命還是由我們自己承擔。群眾運動的謬誤是以爲可以憑集體意志克服個體存在危機。」細細是一個冷峻的女子，示威，抗議，回歸中國，偷運異己分子出境，她總是像到超級市場買菜一樣冷淡而忍耐。她不會說溫柔的話，做愛的時候總在暗中蹣跚，像獸，但他愛她。想念她搖動他的意志。

細細是一個冷峻的女子。她要他自己做決定。而且勇敢地承擔。

無論認罪，還是不認罪，陳路遠都無法承擔。

無論如何向良心交代，陳路遠卻知道原因不過是軟弱，對室囚友上吊時他便決定認罪。他是個山東人，大個子，是個謀殺犯，患了幻聽症，時常聲嘶力竭地哀求：「不要再吵了，我要瘋了。」其實最吵的是他自己。他有點輕微妄想症，有時會以爲自己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同志們，我們好好的研讀彭德懷的萬言書，以搞破他的陰謀詭計。」有時又以爲自己是被自己殺的人：「山東大哥，我錢財不多，你饒了我吧。」有時又以爲自己是動物：「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條狗，汪汪。我甚麼都認，好了吧。」人們都不理他，獄裏也每天吵吵鬧鬧，像典型中國大家庭一般過日子。陳路遠發現山東漢子上吊時，正醒來，發覺身上

爬滿了蟻，心中一驚，以爲自己死了。直直的坐起來，看到的是山東漢一雙肥大的腳。

他整個人像水一樣冰涼。他的良心爬滿了蟻，在一條布帶懸吊下窒息。

他動手寫認罪書，探望民運分子是搞串連，企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返回中國是爲西方政府進行間諜活動，不肯認罪是思想錯誤，邏輯非常簡單，再容易不過。那不過阿○式的「我是狗熊，是蟲豸」的認罪方式麼？

愚蠢得令人發笑。

或許因爲他發笑了，他們收了他們的認罪書，刊登在黨報上，卻沒有放他。陳路遠上當了。

十年後他刑滿出獄，在香港和澳洲受到英雄式歡迎。有人在香港火車站送他一只大汽球，上面寫著「至死不屈的大英雄陳路遠」。鮮花擁簇，鎊燈如火雨，他卻沒有伸手去接大汽球。汽球隨風飄揚，即没人晴朗蔚藍的天空。在城市廢氣飛揚，陳路遠隱隱嗅到稻香。再見陽光與稻香，他們已經認不得我了。我已經不再是那個良心清晰的人，他們卻不曉得。

「你看，「大英雄」飄走了。」有人說。「你爲甚麼要放開汽球呢？」「他想多幾個人看到這汽球。」有人答。

「我只是大近視。我看不清楚。」陳路遠說。托一托鼻梁上的新眼鏡。

二

劉曉波後來還是悔了過。中國政府沒有欺騙異議分子，「六四黑手」劉曉波，將之在北京秦城監獄囚禁一年零八個月後，於九一年春季放了他。出獄後他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對自己的認罪進行嚴厲的自我批判，以向自己的良知交代。

如果劉之新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有值得一讀的地方，不在於「六四」或一個近代群眾運動的偉大，而在一個人的軟弱。

因為歷史到頭來是過眼雲烟，我們永遠要面對的，是個人與外面世界戰爭時的失敗與軟弱。

因為明白軟弱，所以堅強了。

三

一個可笑，一個可恨，一個荒誕，一個滑稽。

「徹底砸爛美術界「裴多菲俱樂部」！」

「李小敬，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骨幹分子，原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黨委委員，陶鑄在文藝界樹立的黑樣板，炮製大量的黑畫，是美術界的典型牛鬼蛇神。」

「林桂，三反分子，蔣家王朝的忠實奴才，廣州美協黨員，大搞封、資、修創作，鼓吹、宣揚、炮製黃色、下流毒草，鼓吹沒落西方資產階級藝術流派。」

李小敬和林桂還是一起被揪出來了，不枉往日一番死對頭，爭美術學院院長的職位。學校老早已經停課，學生鬧哄哄的去破四舊，校園反而冷清起來。李小敬和林桂，在家裏憋得慌，竟然不約而同，回到畫室裏作畫，各人佔據畫室的兩端。

畫筆在畫布上索索作響。

李小敬斜目過去，要看林桂在畫甚麼。那是月亮，森涼清冷，林桂停了筆，也偷偷的打量李小敬，看他畫甚。原來是骷髏骨在吃蘋果。「古裏古怪。」林桂說。「保守落後。」李小敬說。

他們的學生就在這時衝進來，高聲宣讀他們的罪狀。他們不明所以，互望一眼。帶頭批鬥的是陶塑系的一年級生，臉上有點麻子，外號「月亮」。月亮臂上纏了紅巾，穿了件污裏污巴的過小軍襖，十分神氣，牙齒閃閃發亮，不笑也像狂笑，用鐵尺在敲敲打打：「國民黨骨幹分子，出來！」林桂想，真的揪出來了，便低聲下氣的道：「是。」月亮雙眼一翻，露出鼻孔的長毛，「叫你麼！李小敬！」

「蔣幫奴才，快現形！」李小敬低下頭來。月亮神氣的鞋尖卻踢倒了林桂的膝後，他雙腿一軟，便跪了下來。

「你說，該不該踢？你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鐵尺一揮，割碎了李小敬的畫。李小敬有一點迷糊，只是覺得不對，甚麼地方起了錯亂。便道：「我根本不認識甚麼蔣幫，國民黨骨幹分子！」頓時拳腳如雨，李小敬一臉是血。林桂看了，不禁心驚，忙道：

「該踢該踢。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死不悔改黑分子！我企圖破壞祖國建設，企圖炸毀珠江橋，企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頭號敵人！」眾人都靜了，看著他。林桂浮了一個苦笑，對月亮道：「可以了吧？」無論認罪還是不認罪，結果都一樣。

李小敬和林桂雙雙在雕塑室改設的牛棚勞動。李小敬有時聽到林桂尖厲的呼喊聲，林桂有時聽到李小敬呻吟哭泣。

林桂想到了死。彷彿一條月亮下出走的路，光亮，明靜，永不回歸，夜裏他要往廁所用頭撞磚頭，正撿到一塊，要往頭上敲，卻見到了隱隱的身影，真正在橫梁間挪動，繩子在夜裏搖蕩，原來是李小敬，正要上吊呢，林桂不放過他，道：「你拋棄黨拋棄社會主義，想一死了事？」李小敬也不甘示弱，道：「你膽敢抹黑紅衛兵的改造，用石頭了結？」二人對峙著，一人持繩，一人持石頭，李小敬想轉身走，繩子卻打到林桂身上，林桂便扭著他，二人高聲呼叫，撕打起來。

不知道是否所謂歷史的動蕩時刻了，李小敬想。無論你是誰，你認罪不認罪，結果都一樣。林桂下放到甘肅後有時想起李小敬，不知他的死對頭怎樣了。畢竟在巨大的歷史命運裏面，個人的主觀意志，完全沒有作用。

改革開放後他們竟又回到同一單位。李小敬在美術學院任副院長，林桂當了油畫系主任，二人都不作畫了，李小敬指關節發炎，長期發疼，林桂下放時眼睛為鐮刀所傷。有時三人在走廊碰到了，狠狠對望一眼，又各自離去。

此一念彼一念，以為是正直與虛詐，光明與黑暗，以為是。

天堂與地獄

趙眉看見自己不過站在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之上，猶豫不決。陽光在門外喧鬧而燦爛，門內幽黯而寧靜。她的父母操著長刀在陽光裏等著殺她。兔唇的院長正張開巨大的駐院醫生袍，要她穿上。冷漠的病人在一列沒有終結的長椅等她，互相耳語，道：「駐院醫生瘋了。」「不，是愛滋病。」「乳癌吧。」「不，她祇不過是不快樂。」一個病人說，揚起了沒有手指的嫩紅的手。他的腳趾都沒了。另外的病人使用沸水潑他。他嘻嘻的笑了，原來是一個麻瘋

病人：「不，她只不過是不快樂。」病人十分鄭重的說，

她的情人與一個長髮女子擁吻。忽然看到了她，叫她：「趙眉。」她踏著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之上。情人擁著一個女子，在陽光裏召喚她迷失的靈魂：「我只是無法接近你，趙眉。」她低下頭來。她知道，他會愛她。猶如隔著時間。他在黎明寂靜凌亂的街頭裏喚她。她躲在七十一喝一杯溫暖而甜得令她流淚的汽水。「只是無法接近。」情人說。

她的童年在草原上遊蕩。父母拿著長刀追趕：「當醫生。律師。搵大把錢。移民。」但她其實只想入修道院。

修道院沒有傳呼機，大哥大。沒有一列的律師對她微笑，等她犯錯，要告她，腦炎誤為腦生瘤。氮氣誤為氧氣。病人對藥物敏感，忽然休克。趙眉在死因研究庭的證人欄裏嘔吐。「呵，我根本不會行醫。」

門外永遠沒有黑夜。她成天戴著漆黑的太陽眼鏡。天天讀著中英交惡、香港提前回歸共產黨統治的新聞。她眼睛很痛很痛。

趙眉只是非常軟弱。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我又不是上帝。我誤以為把握他人以及自己的生命，其實不。

門內卻有強壯的護士，張著電繩網，給她起了一個小名，叫她：「肥波。」她的乳房日愈漲大，以致她懷疑她體內懷了魔鬼怪嬰。她的腦電波在漆黑裏閃著螢綠的光。眼前看到了馬勒的交響曲，她坐在沙發上，全屋著了火。

呀！

她向長廊的錄像攝影做鬼臉。她以為她睜著眼，做著邪惡的表情，在鏡頭卻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木著臉，眼睛疲乏的垂著。房間裏有人在呼喊：「失火了。失火了。」護士卻關了燈。

一切在黑暗裏面，與我無干了。

二

人人都說，尼津斯基瘋了。我不管，我在家已經像瘋子了。人人都說我瘋，但他們不敢

關我入精神病院，因為我跳舞跳得很好，而且有很多錢。我喜歡瘋人，我知道如何跟他們談話。我弟弟便進了瘋人院。……我不希望我是個偉大藝術家。我只是一個簡單的人，然飽受折磨。我熱愛生命，但我的靈魂非常痛楚。我的靈魂有病。我知道。醫生卻無法診斷我，因為我太偉大了。

——尼津斯基日記，一九一九，二月。

三

■ 尼采、托爾斯泰、龐德、慧雲李、尼津斯基、梵高、舒曼、巴爾扎克……

■ 我時常想，尼采的靈魂與意志如何在黑暗中腐朽。寫「安娜·卡列蓮娜」復雜的內心的托爾斯泰，後來在暗昧的內心世界，留連不返。他無法再做一個正常人了。舒曼，他的瘋人世界裏還有沒有音樂。尼津斯基瘋了以後還會否再跳舞。

■好像遠行，他們只不過一動念，便不用回來了。

四

「我還是決定再回來。
情況好像「桃花源記」。

我已經四個晚上沒有人睡。在房間牙齒咬得啪啪作響，午夜的飛機盤旋不去，三小時內先後兩幫賊人入屋行劫，我只是對他們道：「我失眠。我想我要瘋了。」他們竟也悄悄的，丟下一句：「不要報警。」便溜走了。

我非常非常的軟弱。一動念，便離開了。

我還是如常上班，只是老覺得自己有口氣，老去漱口，又不敢說話。午餐是蹦蹦跳的雞，還在咯咯的叫著。我一驚，丟下了刀叉。黃昏回家時迷了路。在地車裏一站一站的來

回，直到了最後一班，隨便上了地面，也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遇到了警察，問我拿身分證。我說：沒有。問我名字，我說：尼津斯基。他召來了女警，很客氣的，要搜我身。

搜出來身分證，女警大聲道：「哦，叫趙眉。」
我非常渴睡，便睡著了。

精神病院實在是一個極侮辱性的地方。護士給病人千奇百怪的綽號，叫我「肥波」，說我乳房大。

「有乳癌。」我說。

我很想了斷它們。

她們又隨便關掉我們的收音機，沒收我們的燈，我罵她：「狗養。」她們竟然在我的飯裏搵沙。

我照舊吃下去。她們慌了。

其實我比較聰明。

精神科醫生是一個半禿頭的男子。我坐下，便問我：「甚麼名字？」我道：「你眼前不

是有病歷表嗎？」他狠狠的白我一眼：「想出去嗎？」我道：「暫時不想。」他便叫我走了。

某一定程度來說，精神病院像修道院。

我時常很渴睡。

盲目的渴睡裏有平安。

閑來做編織，像太太。

病人像受驚的獸。

有時我會叫得喉頭發痛。我精神有病，所以很自由。喜歡狂叫時便叫。她們便會給我穿上後面打結的外衣。我對著閉路電視鏡頭做鬼臉。

冬天來了，醫院的暖氣壞了，病人整天撕打，為爭一壺暖水。

我覺得很煩，便決定離開精神病院。

修女選俗。

又見禿頭醫生，他問：「趙眉，近來怎樣？」我道：「醫生，我有病。我需要幫助。」他微笑了，點著頭，鼓勵我說下去。「我童年被父親强奸，後來有了身孕。」他微笑得更起勁，一味的點著頭。

我念過弗洛依德，我知道精神科醫生需要怎樣的病人。

我知道我很快便可離開。

我勤於編織，又疊好自己的被。護士叫我「肥波」我還請她們吃橙。

因為我比她們都聰明，所以我有精神病。

那是我的桃花源。

落英繽紛。空氣有清甜的氣息。

回來後我換了一個工作，不再吃肉，因為怕那隻蹦蹦跳的鷄。

世界跟我離開前沒兩樣。

世界是不會變的。我也不會變。

容忍，或離開。

罪與罰

一四六

果然是巴士底監獄麼，卜先生想，摸一摸流血的下巴。背上紋了九條龍，外號「史進」的持械行劫犯正在陰惻惻的看著他笑呢，還揚了揚自他手中搶來的一串鑰匙。雙重謀殺的終生監禁犯「狗仔」在倉外巡邏。對面囚著的是監獄心理醫生，在高聲喊：「我很痛。我很痛。」卜先生聽得全身發麻。順手拿起一盒餅乾。扔在鐵欄上，喝他：「你老母，靜ㄟ呀。」史進聞聲而至，探手入囚室，便攔了卜先生兩巴掌。

卜先生臉上有點刺刺的痛。

史進作勢用鎖匙擊他。卜先生便哀求道：「不敢了，阿 Sir。」

外面的囚犯在放音樂，喝酒、跳舞。

卜先生有一點落寞，便唱起「芝麻灣自嘆」起來：「都係為咗追龍……」

二

祖利心情不好便去高買。他總是去高買用不著的，皮裙、玩具熊、德文書、潛水望遠鏡等。他知道甚麼店鋪的防盜設備最差，甚麼區域的巡邏警察最偷懶。

祖利下班時也會上酒吧，也會和人打架，打贏了有人報警，他便撞牆讓自己受傷。因為受傷的一方只是受害人而非傷人者，在法庭上比較有利。

他也吸可卡因，他永遠不會藏可卡因，得到便當場吸食，以免負上販賣毒品的罪名。他也有時也受收利益，他永遠不會伸手去接。就讓紙幣擱在桌上。對方說，你忘記收回你的鈔票了。他才說：「哦，是嗎？」便收好。這樣比較安全。

一四七

已經這樣當了警察二十年，還升到了總督察。犯罪不一定受罰。這要看你聰明不聰明。

三

「何便深明無所謂犯罪不犯罪的道理。他是行內最有名的大狀，擅長便是替商業罪犯辯護、開脫。商業犯罪者往往是大富商，能夠付高昂的律師費。」何的技巧很簡單。被告死不認罪，再找主控和證人的微小技術錯誤。

吳擅做爭撫養權的案子。他比較老實，時常自嘲道：「我們這行業，有奶便是娘。」引以為笑的案子，是為一個涉嫌亂倫的父親爭得所有子女的撫養權。女方闢判後在法庭大哭，法庭記者卻在恭喜他。

張與梁關了他們的事務所，二人才四十歲，但宣布退休。他們在學生時代是學生會的好夥伴，留英期間又組織認祖關社的學習班。可能經過學生運動的薰陶，張與梁經營了一間蠻不錯的律師樓，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二人都沒有提出來討論，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太辛苦了。」九七以後很不穩定。「不如提早結束生意，做一點好事。」張衝口而出。梁大笑了。

又彷彿回到曼徹斯特大雪紛飛的晚上，二人在爭論文革的功與過。年輕時候，對與錯來得比較簡單直接。

其後

她只是非常的軟弱。容忍，還是離開？愛，抑或不愛？寫作，還是沉默？由於她對自身的軟弱進行嚴厲的思索，因此她明白了很多懸於一念的處境——認罪，還是不認罪。跨在光明與黑暗的門檻之上，回去，還是離開？然而存在并不斬釘截鐵。執法者可以是犯罪者，

獄卒可以是犯人，司法系統裏最不道德的不是犯人，而是律師。寫作是爲了追尋真理。這一點，作者和修士一樣要有獻身精神。然而宗教的真理的道路愈走愈狹窄，最後到達光明的十字架骷髏山頂。作者的真理道路卻愈走愈廣闊，一一追尋真理的人慢慢會明白，原來根本無所謂真理。這樣一來，她便因爲追求堅強，而變得軟弱了。因此反反覆復，活在地獄裏。

捕蝶者

一 血鳥

「你是個女性主義者嗎？」
「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必定是由一只血紅的襪開始。趙眉在北海道，一間三流的躉腳旅館，在黑暗中看電視，窗外大雪紛飛。有人敲玄關的門，道：「我可否進來洗澡？我的房間沒熱水。」趙眉還沒來得及答應，男子便拉開了門，臉貌在微黯之中，彷彿綻開誠懇的笑容。

男子一拐一拐拉上洗澡間的門，門前擱著一只血紅的襪。
電視閃著邪惡的藍光。趙眉眼前只有那隻血襪，漫天漫地，如雪。

她點了一支烟，水聲嘩嘩，她想像獨腳的男子在水花中危立。她喜歡不穩定的事物：革命、賽馬、癩病或單獨的腳。

趙眉關上了電視，按熄了香烟，在黑暗沈靜之中，笑了。

他們做愛時他腳上的鐵架把她壓得全身藍紫。她懷疑他不過是一隻血鳥。收集第二隻襪已經是很多年後的事。趙眉長了縐紋，與狡猾。

陳路遠時常做著重復的夢；一條漆黑的走廊，開門，走進去，一直走下去，有地下水的聲音，他母親鞋子的橐橐作響。

母親是一個小學教師，穿著老氣的黯灰旗袍，老氣的粗跟皮鞋，很年輕的時候，已經滿頭白髮。

他在黑暗的長廊喚她，她開了燈，向他微笑，便在燈下改作業。

父親是一個會計員，從冬而夏都穿一套舊西裝，一雙黑皮鞋，見著陳路遠，有時會撫摸他的頭，贊嘆著：「長大真是奇妙。」

後來父親離家出走。想來也是穿著舊西裝、舊皮鞋，還拿走了原子粒收音機，和新買的

熨斗。

「你的父親出走了。我想他不會回來了。」母親在燈下說。
「哦。」

陳路遠繼續在剪兒童漫畫裏的鞋子。他收集了一整盒子，放學後獨自拿來欣賞。母親還在改作業，還穿著上學的粗跟黑皮鞋。

很多年後，還記得，那晚母親上床沒有脫鞋子。他夢到他母親要踩死他，父親在長廊盡處聽他的原子粒收音機。

母親死後陳路遠的腳忽然停止生長，只是一味的長高，站著總覺頭危不堪。

他覺得下半生不過在漆黑的長廊，跌跌撞撞。

殺死第一個女子，那時陳路遠十八歲，離開兒童院，成績特好，考進了法律學院。他拒絕入住宿舍，開始獨居。

開始的時候很悲哀，到結束時亦很悲哀，但悲哀已經變了質。

「你認為女性受到不平等對待？」

「包括黑人、同性戀者、錫克教徒、西藏人、神經病人，等等。」

一五四

幼生的哭泣給予她的驚嚇，慢慢便平復下來，成了性愛的一部份，而她祇是漠然的點起一枝烟。

趙眉從來不明白他的哭泣。在球場上矯健強壯；「一腳解圍。」球迷歡呼喝采。在熱烈的性愛之後，他翻過身來，竟然放聲哭泣，強壯的身體伏在被褥之上，猛烈的抽動。趙眉渾身冰涼，髮尖都結了冰。

「怎麼了，你？」

趙眉以為從此不會再見著他，或許因為他的哭泣，她竟然再找他。他們一起在健身房舉重、跑步、到尼泊爾爬山、到馬爾代夫潛水。

他原來應該是陽光孩子，甚麼時候看來都勇敢自信。但他還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性愛後哭泣。

趙眉以背向他，聽著他劇痛的喘息。她渴望抱他在懷中，給予他的創傷，最溫柔的安慰。

但她什麼也沒有做，只是提了小皮箱，住進了他的家。

幼生外出比賽時，趙眉便穿著他的球襪，裸著上身，在陽臺曬太陽。

幼生從來不講他自己的事，她也不問。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年齡、教育程度。趙眉也不大講自己，她對自己沒興趣。

生活著，遙遙相對。習慣他的寂寞與哭泣。

有時在辦公室會想念他。掛一個電話到他們的家，聽到自己的聲音，自己又留了話：「沒什麼，謝謝。」

因為想念，所以覺得悲哀，便想留個話。她卻沒有說。

幼生一天起來刮鬍子，流了血。趙眉在洗澡，在迷濛的鏡中看見他。

「你從來沒有愛過我。」幼生說。

趙眉濕漉漉的，從洗澡間踏出來，一把抱住他，舐他臉上的血。

他們在血與水中匆匆性愛。

「我想退休了。我的體能開始走下坡。」

就像說：我想我快要死了。他來了。趙眉緊緊抓著瓷洗手盆，卻滑不留手，無可捉摸。

一五五

她的心非常非常之痛。以至不能承受。
不知如何承受他的寂寞。

男子在黑暗中說：「你有没有避孕？」

趙眉「啪」的開了燈，眼睜睜的看著男子。

「你以為我會為你懷孕？」

她以為他會動手打她。她無所謂。她會打贏他。

男子又關了燈。她非常想念幼生。

心慌意亂時便懷疑自己染上愛滋病，便跑去醫務所檢驗。坐著坐著又懷疑幼生也會跑來檢驗，也會懷疑他自己，或她。想著便非常傷心，報告還沒有做好，趙眉便落荒而逃。

幼生的口袋裏的舊手帕有女子的唇膏。橙色。想來是一個明艷的女子。趙眉只是有點怔忡。如果要傷心，不會因為一個明艷的愛痕而更多或更少。

兩個人還住在一間房子裏面，很少見面，偶然做愛，吃維他命丸，打掃，洗衣服。趙眉突

然發覺，幼生不再哭泣。

這很好。

一個堵車的黃昏，趙眉的車子一點一點的爬動，收音機播著無聊感傷的暗戀情歌。

如果沒有你，太陽明天一樣升起，車子一樣堵，我還是會到城裏買衣服。如果沒有你。

你不過是梵蒂崗西斯汀教堂天花壁畫的男子，伸著手，很努力很努力的要觸著誰的指尖，而終不可得。

遙遙呼應的愛。殘酷而理性的愛。

轉車道時見到了幼生，在他的車子裏，也在堵，一點一點的爬著。二人就漸漸的並排，但隔著玻璃，隔著時間與寂寞，無法接觸。

幼生也看到了她，只看著，陌生人一樣，毫無表情。

他們不過偶然相遇，住在同一間屋子裏面。趙眉突然恍然大悟，一陣急痛，頭便擱在駕駛盤上，響號長長的響起。

她原來想跟來時一樣，只提一個小皮箱，結果她召了搬運公司，搬了整整一車子的東西。不知不覺之中，她在幼生的屋子裏積存過多的身外物。

離開的時候，幼生送她。她便向他拿一雙家常襪子，做紀念。深藍鑽石花紋的羊毛襪，套在她的手上，幼生緊緊的握著她。

「以後還常常見面，好不好？」幼生問。

「好。」趙眉答。

他們後來還一起看電影，吃晚飯。幼生待她非常有禮而親切，表現遠比從前好。送她回家，吻她的額頭說再見，如牧師子女在談婚論嫁，總不會僭越。

趙眉有時就站在家門看他走。他還是強壯而堅定，未知他與別的女子，會否哭泣如故。他轉過街角，隱沒在都市半明不暗的夜色之中。趙眉心裏便長了悲哀，終結的，回顧的，為永不復返的悲哀。

慢慢變質，由生雞蛋煮熟雞蛋，不能還原的悲哀的變質。

二 溫柔女子

「這樣一來，女性可否是捕獵者？」

「可否仍是溫柔女子。」

陳路遠不知如何找尋一小處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小片土地，讓他雙腳，穩穩的站著。愈急他的身體便愈不受控制的生長，長到一八〇公分，耳朵愈來愈長而大，像象，雙腳非常小，駱駝似的笨拙。他上課老坐最後一排，早到遲退，怕有人留意他的存在。晚上逃也似的，回到他自己的一片土地。

他想到自己日後要上法庭講話，跟客人討價還價，與同行競爭，便驚得一身冷汗。

黑暗的長廊沒有盡頭。

第一次驚怯歡喜，恍若處男。

他無聊透頂便去看表演，尤其喜歡看抽象的、「實驗的」，進了場便肆無忌憚的呼呼大睡。不然便胡亂的發笑，拍掌。春日將盡，天氣微熱而潮濕。他原來以為自己去看劇，不知買錯票還是錯了場地，居然有個女子在表演說笑話。女子年輕而肥胖，聲音卻像大提琴，鼻上穿了一個環，說的卻是德語。陳路遠莫名其妙的狂笑一頓，然後決定到後臺等她。

演員下了舞臺，疲倦而憔悴。

「我可以跟你談談嗎？」陳路遠用英語問。

「談甚麼？」女子用中文答。

她比想像中輕盈巧黠。穿一條黑長裙，一雙平底黑皮鞋。

「沒甚麼。」陳路遠答。

「因為我無聊。」陳路遠又道。

「對不起，我先走了。」女子不管他，大步而去。

陳路遠急了：「你等等。你等等。」

笑話演員急步而走。陳路遠愈為焦躁，伸手拉她：「你給我講一個笑話好不好？」

女子奔跑起來了，又比陳路遠想像的快。海浪在他們身旁啪啪響起。

黑暗的長廊，在此奔走。

女子在停車場轉角處跌倒了。陳路遠一把揪著她的髮：「叫你不要走。叫你給我講一個笑話。」

女子張口尖叫。陳路遠塞進了他的手帕，心裏狂跳，不知如何是好。毆打她，放掉她，講笑話給她聽？

女子卻踢他，用手抓他的臉。他受了痛，一拳一拳的打她的眼、鼻，聽得她牙齒脫離，如雨點清柔的聲音。

「爲什麼不跟我說話，爲什麼要跑？」

她卻漸漸的軟弱了。他抽下了她的皮帶，她感到了，沒命地要推開他。陳路遠卻湊近她的臉，笑道：「寶貝，一會便好了。」

他將皮帶套在她頸上。他要她知道，他是她生命的主宰。他漸漸的著力。

她的臉如溫暖的藍火燃起。

這是她生命最後的一個笑話。

「多麼奇怪，寶貝。」

陳路遠也不敢想像這是真的。他沒有碰她，卻感到了強烈的性的幸福。

女子靜下來，一臉血污，像一隻鳥。

陳路遠十分舒緩寧靜，畢竟做了一件事，很好。

在這一片血腥的土地上，他找到了卑微的立足點。在這裏，這裏，沒有人再可以拒絕他，離他遠去。

「你認為衝突不過是生與死、明與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兩性的鬥爭？」

「每一存在都播下了它毀滅的種子。」

啓蒙不過是黑暗的開始。趙眉早知如此。

看著他的皺紋深如小刀，趙眉嚇得以為自己已經滿臉血污。伊雲思感到她的哀慟，湊上來，又遠遠的道：「是否我驚動了你？」

趙眉回過神來，方道：「不。」

他們在法庭辦公室遙遙相對，不過是初相識的兩個演員，在後臺互相摸索角色。趙眉

去找他，伊雲思還是很高興，也沒意思再聽殺人犯的自辯，便說：「要求退庭五分鐘。」她會了意，便到辦公室去找他。法庭各人一哄而散。伊雲思在後臺隨手脫下了假髮，捧在手裏，微笑道：「你來看我真是好，慧慧安。」趙眉站著，穿一雙墨綠短皮靴，囊囊的敲著地面，抬頭看他。舞臺的燈光就此亮起，各人鬧哄哄，穿插而過，不過是配角。她揚起手，嫵媚光彩，這場戲只爲他一人而演。他是聰明的老男人，立刻便明白了，湊近來看她。她閉上眼，他的目光在她臉上燃燒。她喃喃的說：「生日快樂。」他放聲笑了：「是呀，我今年五十九歲。來到這年紀，我對一切事物全沒有幻想。」

趙眉也沒有幻想。她不過自恃也是老狐狸。

上演一幕老狐相鬥的好戲。

後發制人才是最後的得勝者。她學會了沉默，約制，安靜。伊雲思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自此竟也了無聲息。趙眉益發要沉著氣，竟然脾氣暴躁了。

男子陪她去游泳，出海。他的氣息無法平復她盛夏的希冀。

「原來很多美好的事物，可望不可及。或許得到也沒有好處。」男子忽然說。

趙眉赧然，低低的道：「我原來不配。請原諒我。」

她感激男子的好意，只是無法動心。

如此度過了季節，伊雲思快六十歲了，時日無多，趙眉想。

就收到了一份政府公函，信封上有律政院的印鑒。裏面就只是一份舊英文報章。趙眉滿腹狐疑，卻相信其中一定有詭計。

仔細閱讀，一小角記載了伊雲思快要離開政府的消息，轉為私人執業。

他們還是碰了面。趙眉穿針引綫，陪同舊友控告姊妹修改遺囑。伊雲思見著她，笑道：

「我們還是見了面。」三人在辦公室，研究案件，趙眉左右顧盼，伊雲思也故作冷靜，她心裏卻想：「自投羅網。好戲在後。」

她不敢再去見他。舊友上庭，央她陪，她一味的搖頭。她怕，如同怕火。

舊友勝訴。案件結束後趙眉收到六十支玫瑰，沒署名。想想，到高院去找伊雲思，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伊雲思這天六十歲。

趙眉的人生就像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轉接點。時日無多了，枉他一生聰明謹慎。他還是記起了年紀，終限，與她。

她連奔帶跑的到律師樓找他。趕去見最後一面似的，一邊奔跑一邊流了一臉的淚。

他的秘書接待她。她只說：「急事」便在一列一列的案例報告之間奔走，如同走過錯綜複雜的一生。伊雲思在路的另一端。

她喘著氣，滿臉淚痕的站在他面前，一時無以為繼。伊雲思也處驚不變，對秘書說：

「謝謝，你可以去吃午餐了。」輕輕的關上了門，然後將趙眉一抱入懷。

他的身體如岩石一樣蒼老而強壯，散發死亡的誘人氣息。

「再過一兩年我不能再打網球，我骨頭乾脆，紙一樣斷折。我無法看清楚你的臉容，你的聲音遙遠而誘惑，你的身體可望不可及。」伊雲思撫趙眉的背。并不色情，穩定溫柔，撫著是羅丹的「沉思者」。趙眉靜靜讓伊雲思觸摸她，閉上眼，流下了憐惜的眼淚。

「我已經非常疲倦，趙眉」

其後一直很寧靜。

很需要男子時找個年輕的，流汗的，充滿慾望的。趙眉卻知道，她已經永遠離開那個騷動的年輕國度。她停止捕獵，生活荒涼如進入修道院。

與伊雲思相對總是十分鎮靜。二人在他陽光充盈的辦公室窗臺喝咖啡，夜來在小酒吧跳舞，有時吃午餐，很保持禮貌的距離，有時有性。

與他的性愛十分蒼涼，每一次都會是最後一次。

趙眉早知如此。

他心臟病發，昏迷後她去看過他一次。

他太太及子女剛走了。趙眉站在伊雲思面前，在他耳邊輕輕喚他的名字。（你的聲音遙遠而誘惑。）但他已經非常疲倦，不能再回答她了。

趙眉在報上讀得他逝世的消息，喪禮會在英格蘭舉行。

「伊雲思。」她低低的喚他，又爲自己沖一杯咖啡，在陽光裏，讀他買給她的書，一直到午夜，穿一雙他送她的月白緞鞋子，獨自在客廳裏敲著。

黎明撥一個電話到英格蘭：「請問大衛·伊雲思在嗎？」對方稍頓，問：「哪一位？」趙眉沒答，對方一會方道：「不在。」便掛上了綫。

她永遠找不著他了。她曾經以爲她的愛非常強壯而堅定。

「少數人權益運動，到底要走向什麼方向呢？」

「豐盛，安靜，愆意。艱難，殘酷，而短暫。」

三 少年之死

「女性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與自主，是否就此步入了後女性主義時期——如果我們借用「後現代」最基本的概念——從此宣布女性主義運動的死亡？」

「勇敢新世界：然一無所有。」

殺過第一次人後，陳路遠臉上便開始長暗瘡。不是那種簡簡單單的暗瘡，是流膿的，帶血的，平白臉上長著大傷口的暗瘡。

血的慾望就寫在臉上。

天氣開始冷，他與女子去看電影。電影院的人看得嘻嘻哈哈，陳路遠睡著了覺。醒來陳路遠問她：「你有沒有讓人强奸過？」女子呆著，打量了他好一會。是個念建築系的一年級生，相貌娟好，裙子長度適中，用乾淨的手帕，時常微笑說，謝謝，對不起，有甚麼要幫忙

的地方等等。陳路遠喜歡她的不慍不火，很暖。女子整理大衣，低低地說：「對不起，我先走了。」陳路遠急道：「我們不是要去吃晚餐嗎？」女子只在道歉，便走了。

陳路遠還在繼續看電影，觀眾狂笑時他又陷入半醒半睡的平靜狀態，像到了戈壁，灰色小石伸延至天底，寂寂無人，忽然下了雨。

午夜在尼泊爾人的小攤子買了九寸長的匕首。去吃了一碗紅豆沙，然後去召妓。臉孔微黑的泰國女郎，乳房十分白皙漲滿，在床上張開毛茸茸的陰部，或許正來經，微微的滲著血，散發血的誘人腥氣。陳路遠把她的血舐得干干淨淨，便來了。

「我精神有病。」他對著鏡子擠暗瘡，忽然想。

趙眉的記性愈來愈差。在超級市場碰到了戴金絲眼鏡的秀氣男子，為趙眉付了六罐啤酒的賬，又問趙眉：「還在莊氏兄弟公司工作嗎？」趙眉只好道：「已經離開了好幾年了，現在在高納國際公司。」「哦，好，再聯繫吧。」

「好。」再見。

趙眉想：我已經忘記我生命裏，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

成名說：「你的皺紋令我心痛，在眼角，像朵花。」

成名正處於孩子與男人之間，喜歡年長女子的年紀。趙眉可從來沒把他當真。只道：

「是呀，一直生長，流血，刺痛，像紋身。」

成名道：「血與紋身的美麗，無可比擬。」

「從理性開始，以熱情葬送。」

「女性主義者一定會演變為人文主義者。對不幸人們的關懷原來不限於性別。由此對幻滅與死亡有喜悅的體會。因為理解，因此並不悲涼。」

趙眉可沒有想到，成名還是處子。他只是靜靜的靠近她，輕輕道：「我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做。應該吻你還是解開你的衣服。」趙眉笑道：「或許應該聽莫扎特的○小調彌撒曲。最聖潔又是最色情。」成名皺眉道：「我現在方明白人類會為探險而粉身碎骨。我想我一生也不明白你。」趙眉正色道：「你如果認真起來，倒令我難過了。」

依然纏綿繾綣。果然驚怯歡喜。

趙眉拉開了窗簾，街燈照進來，天天都是月亮。

「多麼好，像舞臺。」

在淡藍的夜色中，趙眉發覺成名一直穿著一雙墨綠綿織襪。她慢慢的替他褪下來，吻他的腳，心裏滿是，剝落的痛楚。

她便裸著身，靜靜的穿上他的襪子。道：「你看，皺紋生長，如哈密瓜，佈滿全身，然後我就死了。」

成名拉著她：「呵，你不要死。」

一會又道：「我怎可以想像你這麼的一個人，從此消失。」

趙眉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日子，以為凡事唾手可得。會得說：「不要死。」或：「不要離開我。」或：「我一生一世都愛你。」

到如今，老病死，不過是一步之遙了。

趙眉並不難過，只是感到了疲倦。

「我今天晚上可以留下嗎？」趙眉？」

「不。」趙眉說。

「你哭了。」成名是一個好孩子：「我留下來陪你，好不好？」

「成年人的眼淚，從來不是懇求。」

「這樣，是我令你悲哀了。」

沒有慾望的虛無荒漠，時光悠悠流轉，趙眉和成名一起度過，不激動亦不緊張，是老年人的愛情。他們也去跳舞、滑水，趙眉也會開快車，絲巾高高的揚起。清晨趙眉又會煮清香撲鼻的咖啡。成名對趙眉，愈要扮老成，恐怕她跌倒，擔心她夜歸，囑她早睡，偷走她的安眠藥，成天小心翼翼，「不要」、「小心」的，趙眉心裏想：「是我累了。我把他變成小老人了。」由是十分歉疚，待他愈發的溫柔。

成名救完火回來，身上沾上火場的炭焦，趙眉細細的替他洗擦。

在爐灶士敏土起回半腐爛的屍體，成名下班來找她，不斷地嘔吐。她替他倒滿滿的威士忌，抱他，哄他，低道：「寶貝，一切都好了。」

救火警號響起，趙眉心裏便開始忐忑不安。她以為她無所謂，她還是愛著他。

趙眉一天早上起來看報，蟻一樣的字，無論如何都看不清楚，以為還未睡好，搓得眼睛發紅，趙眉想：「我眼睛有病。」慌忙跑去看醫生。原來有了老花。

有了老花。有了老花。趙眉一路的走往上班的道路，想到她前頭的荒涼歲月，沙漠似的，耀著血紅的光。

她和成名隔得很遠很遠。

開快車、跳舞、滑水、性愛不過是假象。

陳路遠只是非常寂寞。

升上了二年級，暗瘡開始痊愈，臉上留了深深淺淺的坑。

女子的死上了兩天報紙，隨即爲人所遺忘。連陳路遠都幾乎忘記，自己曾經殺了人。一切沒有動靜，彷彿殺人十分應該，像星期六早上替中學生買一支籌款紙旗一樣應該而平凡。

如何會是丁玉生。丁教的是「國際人權法」，她本人又是環保分子，穿著不染色的棉衣，長髮不剪，不施脂粉，夏天老走路，吃素，上課時微微喘氣出汗，身體散發花草香。討論「新界條例」的性別歧視，聲音特別柔軟動人，陳路遠說女性不應有承繼財產權，她便眯著眼看

他，訝然道：「怎樣的腦袋，是否麵粉做的。」惹來全班大笑。陳路遠臉紅耳熱，丁偏微笑，帶點挑釁的看他，然後又好意的道：「你下課來找我，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陳路遠沒有去。他怕她。

後來丁玉生便開始缺課，同學說，她的丈夫死了。她丈夫是危地馬拉人，在美國組織共產黨，被人在浴室用機槍射殺。

盛夏他非常非常想念她。暑假悠長難耐，他天天跑去股票市場買賣。股價上升二個仙便飛撲掛牌，心裏跟股價上上落落，又著實了些。一個暑假下來，還可以賺到一架二手寶馬。

他很想告訴她，他買了新車。這學期她教的是「英聯邦憲法」。他興沖沖的衝入課室，在講課的是一個小鬍子——她還是缺了課。

下了課他便去佐敦道召妓。泰國女郎走了，又來了一批印度尼西亞女子。女子肚皮上有一處毒蛇似的黯紫胎記，陳路遠閣上眼，滿目還是黯紫的小毒蛇。他一驚，便來了。

走在街上，已經入夜。發狂的母貓在公廁後門奔走，年老的同性戀者在公廁打架交合，吸毒藥師眯著眼拉二胡，銀幣滾滾作響，遠處有雷聲。

他非常非常渴望佔有了玉生。

他知道她住在大學玫瑰苑，門牌上有她的名字，六樓。爬上天臺，還見得她家浴室掛著她的手帕、內褲，乾巴巴的，像餅乾。想來她走得十分匆忙。沿著水渠爬下，一翻便是她家露臺，探手一拉，居然沒上鎖。

他的心撲撲的跳動。他知道，他會佔有她。

「結束充滿啓示。」

「共產主義陣營崩潰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倒退。人們不再相信以集體智慧建立平等自由的新社會，資本主義規律以一己的私欲推動社會發展。少數人權益運動也失去了信仰憑藉。」

丁玉生回來時臉上長了雀斑，年紀忽然老了好些。陳路遠看著她的姿態，課也聽不進去，坐在第一行，不停的在打瞌。她聽得極其煩厭，又不好發作，只在一個題目與另一題目之間，一頓，盤起長髮，用鉛筆插著，架起了黑眼鏡。

下了課他在課室門口等她。

她稍一頓，聲音還是十分輕軟：「找我嗎？」

「噢，不。」陳路遠說。

她緩緩的脫下黑眼鏡，放下了頭髮。陳路遠看得怵目驚心，如白絲衣服之落地。

「成長非常痛苦。過了，便好了。」微微的浮了一個笑：「功課有問題，便來找我。你知道我辦公室。」

待她走遠，空氣猶有她體上的花草香。陳路遠才揚聲道：「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丁玉生回過身來，只說：「因爲。」也沒有話，揚手便去了。

陳路遠立在黯灰的空氣中，甚麼地方有傷口，痛楚，并且愈合。

他決定了：他愛她。

她美麗寧靜如睡蓮於藍塘月色。他站在她身旁看她，尼泊爾人的寶石匕首閃著暖暖的紫光。

「你怎麼知道？」他在她耳邊輕輕的說。

她翻了一個身。

「聰明反被聰明誤，丁玉生。」他的匕首輕輕頂著她的喉嚨。

丁玉生便醒過來了。有點迷惘，猶在夢中。

「呀——」

「不要聲張。」

他用毛巾塞住了她的嘴。又預備了繩索，反縛了她，十分利落而鎮靜，解開了她的衣服。

她的身體冰涼而細軟，他小心而溫柔的探索。她不能動彈，只是幽幽的看著她。陳路遠輕輕吻了她的眼，用手帕蒙住了她，在月色裏看她的裸體。

美好的事物，可望不可及。她的美麗，從來不屬於他。

他就坐在床沿，掩著臉，手裏還拿著匕首，淒淒涼涼的哭起來了。

「丁玉生……你……你老了……我……」話卡在喉頭，說不清楚。

陳路遠想一刀了斷自己的喉嚨，說不定喉裏會跌了一地的珍珠與金戒指。

卡在喉嚨裏，美麗而永不可得的愛。

他瘋狂的佔有她。在某一程度來說，屍體、妓女、情人、母親都沒有分別。他只不過極

度極度的饑渴與焦躁，以血，以毀滅來祭祀暴烈的存在。

如果殺死了玉生，不見得不比阿伯拉罕要殺死以撒更合理而肯定。

陳路遠十分十分之疲倦而虛弱。

他抹乾淨自己，空氣猶有微腥的氣味——令人作嘔又心安。

他想放過了玉生，他很累。

他解了縛她的手帕。她身子一挺，想踢他，又不能動彈，就「啪」的跌在地上，流了一鼻子的血，卻轉過臉來，狠狠的看他。

不知是血污還是她的眼睛，陳路遠被激怒了。

也不知在她身上插了多少刀，只是虎口隱隱作痛，低下頭，胸前掛了一團血污，細心一看，原來是一小截手指，亮著小小的、秀氣的白骨。

陳路遠非常疲倦。

如果成長不過是長久痛楚，愈合之後的頓悟，陳路遠忽然明白，成長以後，代之以痛楚，愈合的不過是更為長久的疲倦。

他站起來，舉步艱難的去浴室洗乾淨自己，又找一件丁玉生常穿的過大衣服。

站在丁玉生身前跟她說再見。

「就這樣，這般死，那般死，都一樣。我走了。」

回到家裏，才發覺，皮包留在丁玉生房間裏面了。他才不多想，爬上床，呼呼入睡。但願長睡不願醒。

趙眉因此做了決定。

她開始約會與自己同齡的男子，談論他們移民的兒女，不再介意老氣的平治或富豪房車，甚至去名店買衣服，居然還讓男人付錢。要墮落成軟弱的女子，非常容易，趙眉想。

成名在她家樓下等她。看見男人輕輕扶著趙眉，便衝出來，一把揪住男子的衣領。

趙眉在陰影中，互抱雙手，笑道：「簡直是三流電影的情節。」頓一頓，又道：「我可不是女主角。」然後轉身離去。

男子整一整衣服，還是十分有禮，道：「我年輕時也一樣，很正常。」成名被徹底打敗了。

趙眉奔向那血紅的無人之境，成名無法陪伴她。他很想很想，只是沒有辦法。

他會開始明白，并非事事唾手可得。趙眉想著成長的殘酷，心裡非常非常的哀慟。她愛他，他也愛她。相愛卻并非幸福的通行證。

「找一個年輕的女子，時常會笑，從不知道人生有陰影。」趙眉說。「但我已經不一樣了。」成名說。

趙眉當晚做了一個黑暗的夢：沒有影象，光有女子斷斷續續的說：「給我們溫柔的年輕的——很痛——到底有沒有將來——」然後蝙蝠撲了她一臉。

她醒來便長了一頭的白髮。多情應笑。

窗外有閃動的藍光。陳路遠頭痛欲裂——給我們——他匆匆的穿好衣服，甚至沒有忘記收拾幾雙乾淨的襪子、內褲、鬚刨、手帕、牙刷——溫柔的——他不明白，如何走進道路荒涼的下半生。

從此流浪奔逃——年輕的——或許這比光明肯定的法律生涯更接近真實。

很痛——警察的皮靴在街下響起，陳路遠翻身出窗外，自水渠緩緩爬下，感到了自由。

——到底有沒有將來？

成名結婚那天天氣特別好，居然還有蝴蝶。趙眉盈盈的站在花間，給新娘子緊緊一握，風來下了一陣花雨。新娘子的肚皮漲得老高，趙眉輕輕的按著她，道：「生命原來比愛情更實在。好好的養育他。孩子可要叫我眉姨，呵？」成名湊近趙眉身邊，低道：「眉姨。」又道：「其實我最愛你。」趙眉笑吟吟的，兩手互握，指尖伏了蝴蝶，道：「而我已經老了。」揚起手，蝴蝶飛了一天。趙眉又道：「無所謂，都一樣。」便遮住了一天的陽光。

陳路遠背著長途旅行的背囊，在這麼一個普通的星期日早晨，經過一個普通的婚禮。他背囊有他的新護照，叫做陳大來，又有美國的人境簽證，以及斷續打劫得來，換成了的數千元美金。他想自己還可以公然的在花園經過，甚至給懷孕的新娘子吹一下口哨，至此一無所有，一無所希冀，生命從而自由廣闊。新娘子旁邊還有一個白髮女子，似笑非笑，長著和他一樣，一無所有又一無所希冀的眼睛，正在伸手遮住陽光呢。見到了陳路遠，便戴上墨黑的太陽眼鏡。

「很宿命的，最後的歸宿竟然是宗教。」

「或黑暗，或語言。」

「或流放，或沉默。」

香港國際機場候機室深夜發現一名女子，身受多處刀傷，送院急救後情況欠佳。女子相信曾經受性襲擊，現場還有一把九寸長的尼泊爾寶石匕首，相信為兇徒留下。警方初步調查，懷疑案件與一名乘坐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當夜飛往三藩市班機、涉及起碼一宗謀殺案的男子有關，該男子以「陳大來」假名護照登機。香港警方立即通知美國移民局，不過該男子並無下機，相信已從東京成田機場轉機逃走。香港警方已通知國際刑警，緝拿該名男子歸案。

涉嫌該案男子本名陳路遠，十九歲，逃走時身穿紅色T恤，牛仔褲，臉上有暗瘡。根據受害人憶稱，男子左臂紋有血紅蝴蝶。

失城

如今想來，事情原來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駛著救護車通街跑，藍燈不得不閃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愛玉也不得不眉飛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結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後兩個星期。死人畢竟跟實習時的橡皮人兒不一樣，會有腥膻的氣味，喉頭格格的最後呼吸聲，還有親人吵耳的哭鬧。

傷者在途中已經死亡，同僚在後面說：「不用急。把響號關掉吧，吵死了。」我便慢慢吞吞的，紅燈停車，綠燈前進，像在駕駛學院。才抵達醫院，屍體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經蟻般擁著死者家人：「棺木壽衣殯儀全套。」「我們現在八折。」「我們送壽氈、花圈、私家車接送往火葬場。CALL 一一一八三八八八。」我吃驚了，不禁道：「你們可以放過家人們嗎？」有一個女子，細細小小，戴著一頂壘球帽，高聲反駁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爭，不得不如

此呀！」她就是愛玉。

我們戀愛，結婚。她懷孕，挺著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駛著傷者在城市奔馳。在郊外買了小屋，屋前種著喪氣的芒果樹、細小而非常酸的黃皮果樹。當夜班，總在黎明時澆花、煮食，恐怖而平靜的期待將來——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進來的竟是一個黎明，才五時，吾妻愛玉，正在嚶嚶的踏著衣車，修改壽衣——死者淹死，死後身體竟比生前大了兩碼，愛玉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裝，我在吃極其難吃的酸黃皮，隔鄰駛來了一輛黑小貨車，靜靜的下來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頭髮稀疏的女子，四個瘦小如貓的小孩，合力的搬一張桌子，進入鄰屋。又靜靜的從小貨車裏搬了幾張床褥、枕頭、雜物。最小的小孩又提著一個大籐籠，籠裏有隻肥大無比的大白老鼠。

後來見他們一家人在客廳，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響。

我和愛玉不大見到我們的新鄰居，有時看過去，只見他們空蕩蕩的大廳，只有一張大桌子可憐兮兮的。青森男人駛著小黑貨車上班，瘦小的四個小孩，深夜坐在二樓的露臺邊看月亮，瘦小女子卻獨自在客廳裏看電視。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園修理衣櫃，有時我下班

回來，男子偶然咧著一排閃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間便沒有了，黑沉沉的，我總懷疑那不過是個閃亮的夢。

愛玉有輕微流血，進院檢查。一夜我在花園裏吃麵包，空氣有隔街玫瑰的香氣與寧靜。忽然有人敲了門，原來是青森男子。他也是這樣咧著白牙，怯怯的笑，道：「我叫陳路遠。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開門請他：「差不多凌晨了。你們都很晚啊。」他笑：「打擾了。」我接道：「進來喝杯咖啡。」他略一猶疑，才道：「你可以過來一下嗎？有些事情發生了。」我吃完最後一口麵包，道：「好。我穿件衣服。」陳路遠便站在門口等我，抬頭看月亮，低下頭來，羞羞怯怯的看腳下燦爛的雛菊。我們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訕道：「我叫詹克明。我當救護員。我太太是個殯儀經紀。」陳路遠答道：「哦，我是個建築師。太太沒工作。有四個孩子，剛從加拿大回流回來。」才沒幾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門有枝染血的大鐵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鐵枝一眼，便引我進入花園，若無其事。我恃著高他幾乎一個頭，七十公斤一七五公分的身裁，也無所謂，便隨他進去。

門半虛掩，撲面是熟悉的腥膻氣味。他推開了門，門後是一池塘鮮血。

「你要進來嗎？沒關係，他們都死了。」

客廳還亮著燈，電視正在播無聲的粵語片，鐳射唱機轉動，傳來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陳路遠側耳聽著，現著光輝寧靜的、基督徒一樣的神情：「多麼美麗的音樂。」

巴赫的音樂嗎？」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瘦小女子還張著眼，像在看電視，有一種童稚的專注神情，端端正正的坐著，腦漿沿額角流下，穿一件家常運動衣，都濕了，染著血，像流了一身汗。

「對不起，嚇著了你。要喝杯咖啡嗎？」

我站在那裏，全身冰涼，不由自主的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運動鞋，腳尖涼涼膩膩。我說：「還是不了。我想我要報警。」

陳路遠淺淺的笑起來。「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報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頭，道：「對不起，麻煩你了。孩子在樓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亂，問：「白老鼠呢？」陳路遠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沒有答著我的話，又側身道：「你聽聽。」

新教堂嗎？我在那裏聽風琴奏巴赫的音樂。在歐洲，事物長久而靜。回到香港……發覺

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經拆掉——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我忙道：「哦！我聽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還是十分有禮的道：「對不起，我滿腳是血，還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沒有，我上去看看。」便揚手叫我走。

我發狂的奔跑，在門口絆著了鐵枝，「啪」的跌在地上，一口是血。一路的腳印，點點開著，如雪中紅蓮。

「有些事情發生了。事情發生了。發生了。」

報警的人有點神經錯亂，大概嚇著了。我剛收到同僚林桂又升職的消息，區指揮官的職位我無望了。他們說，是由於本地化政策。我獨自在夜裏吸一口烟，眺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殖民地將永遠消失，像我妻維利亞，不得不永遠消失。現在她會在尼波里某個草原小屋的火炬之旁吧，天氣已經涼了。但香港是沒有季節，不容回顧思索的。如今想來，維利亞離開我已經整整六個年頭，其間我竟然沒有想起過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十二時三十一分抵達現場。法醫、攝影師還未到達，救護員初步證實五個傷者已經死亡。報警者是鄰居，紅著眼，軍裝督察跟他道：「伊雲思總督察來了。你仔細跟他說一

說。「年輕男子便跟我說：「他只是說，有些事情發生了。他沒有說，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他臉容非常憂愁。

疑犯還在廚房裏，督察說。督察到達時他正在煮咖啡，現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督察說。沒有上手銬，因為他沒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靜。我一皺眉，便上二樓視察命案現場。

「孩子分別是三、四、六、七歲，二男二女，六歲及七歲女兒在這房間。」督察推開了門，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畫畫。腦後被硬物劈成星狀。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還抱著血熊，頸部被斬至幾乎脫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斷指，屍體應該是受害後再移至床上。

二三歲及四歲的兒子在這裏。我還以為他們在睡覺。」督察推開了另一道房間門。此時攝影師及法醫官到了，正在嚓嚓的拍照。兩個兒子伏在床上，還蓋著被，只是牆上一大片鮮血，腦後亦呈星狀，骨頭碎裂。「兇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經包好在膠袋裏面，還標了籤，上寫：「兇器：鐵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檢查，才錄口供。「Yes Sir。」

我在滿室血污的房間站了一站，當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了血的腥膻與渾濁。

我很渴望可以喝一點威士忌酒。窗外有藍光，微微閃動。我大叫：「把警號關掉，蠢材！」軍裝遙遙的應道：「Yes Sir。」但仔細一看，原來是藍藍的月光靜靜隱著殺機。我非常的蒼老及疲倦，便微微的打了一個顫。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我老了。我原來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與恐慌，而且孤獨。

我想我要離開這個殖民地了。殖民地將不復存在。

精神科初步診斷疑犯精神正常，有輕微憂鬱傾向及患了點傷風。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說話，而距離四十八小時合法拘留只有十小時，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個長兄。據此人說，謀殺案發生前兩天，銀行突然多二十萬現金轉賬，案發後翌日收到陳路遠寄給他的信，囑他用那二十萬元安排死者及四個子女的葬禮：「我恐怕有很長時間不能再見你了。」信上寫道。

陳路遠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靜靜的看著我。我開腔道：「案發後你在廚房喝藍山咖啡。你喜歡藍山咖啡？」他毫無所動的看著我，就像有誰，有什麼，在他裏面死了。我心頭一動，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員出去預備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現場搜出的照片。一間鄉村房

子，大概在加拿大，陳路遠一家和一隻大牧羊犬站在園子裏的照片，全都笑著，連牧羊犬也張著嘴，附和著。陳路遠略略低頭，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麼遠處去了。警員送來了咖啡及攜來了耳筒鑼射唱機及喇叭。咖啡香彌了一室昏黃。鑼射唱機播著案發時他聽著的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我點了一枝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與靜默之中。

「你喜歡巴赫的音樂？」陳路遠沒有回答。「我想你不願意再說話的了。多麼好。你知道嗎？我下了班不說話，有時在蘭桂坊喝整個黃昏的酒，光聽人家在吵。不說話是一種奢侈。」陳路遠看著我了，不知在聆聽，還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維利亞。我們剛在德布連結了婚我便帶她來了香港。你去過愛爾蘭嗎？那是個美麗而憂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馬，春天時滿地開了野菊。我們的兒子叫大衛兒，眼底帶綠，像愛爾蘭的草原。」

「維利亞一直不喜歡香港，或許因為我有的一個一個中國女子。一次我醉後竟然透露迷戀上背上紋了一隻孔雀的中國女子。翌日回家我發覺維利亞伏在床上，痛得滿臉通紅，掀開氈子，才見得她背上紋了一隻大孔雀，血迹還未乾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諒。」

「但沒有用。你知道，我是個警察。我是英國人。我無法拒絕殖民地的誘惑。」

「她回過去愛爾蘭。我帶著大衛兒到她姊姊處找她，我甚麼也沒有說，她只是抱著大衛兒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斷斷續續很多年。大衛兒開始獨自上學，交小女孩子朋友。維利亞走了，在米蘭寄來了一張明信片，要離婚。」

「她後來跟了一個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後一次愛。背上的孔雀已經毀掉，她原來優美的背部灼了難看的疤痕。我一邊做愛一邊流眼淚。她只說：意大利人對我好，還比你對我好。我這樣比較幸福。請原諒我。我不能再背這愛情十字架。」

「她走後我開始很沉默。」

「生命裏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靜了下來，她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謀殺犯——人的靈魂的幽黯，沉重婉轉至不可說，而且無所謂道德。他愛維利亞不比我愛趙眉愛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毀了她美麗的背、她的愛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卻殺了趙眉、明明、小二、小遠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我只是無法背這愛情十字架。

要殺趙眉的意念總是一閃而過，第一次我們還在阿爾拔亞省加特利城。我們剛到幾個月，她懷著小二，我失業，二人成天在大雪紛飛的屋子。趙眉喜歡數錢——把現金提出來，我換成硬幣，一個一個的在數：「足夠我們過兩年四個月零五天。」我看著電視，聽著單調的錢幣聲，趙眉近乎滿足的嘆息——又一天了。幾時才過完這些日子呢，當時我忽然起了殺她的念頭——一閃即過，用刀劈碎她的腦子，肚裏流出紫黑的胎兒，再殺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會將我當重要人物看待，我們會上加特利亞城報紙的頭版。這個念頭竟令我深深的震慄，不禁輕輕發抖，趙眉轉過臉來，微紫的臉，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說：「陳路遠，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離開香港。但誰知道呢？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誰知道呢？」我心裏一陣揉痛，一言不發，只是抱著她。

我從來不知道加國有這樣漫長嚴酷的冬天，才十一月，已經下了雪。趙眉愈來愈沉默，川流不息的在廚房裏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魚、意粉、巧克力勿斯、蘋果批、果仁曲奇餅乾、龍蝦湯、鵝肝、燒鴨……二人對著一桌子的食物發呆，電視亦川流不息的開著，簡直就像香港的屋邨。趙眉又養了一隻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後才該我。食物吃

不完丟進垃圾桶——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漫天風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園子裏只有荒涼的幾株楓樹，索索的搖動。雪亮如白夜，月色明麗。我只是盲目的向外走。雙腿麻得抬不起來——離開這食物豐盛的監獄。我們以為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佈了沒有。他們在那裏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

我在冰涼柔軟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個黯紫的夢裏面，我聽到趙眉子宮裏的輕微哭泣與呼吸。

醒來在雪白的醫院裏。護士和氣的道：「陳先生。」趙眉的紫臉，大大的，像一朵骯髒喪氣的花，在遠遠的看著我。

「不應該將孩子生下來，打掉他。」

趙眉哭了。

孩子生下來我們便搬到多倫多，那裏擠迫而空氣污濁。人們又喜歡飲茶，看明周，炒地產，比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們買了一幢高層公寓房子，換了一輛日本車，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員的工作——建築師當文員。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氣，經理總是十分有禮，叫：「陳先

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這疊發票？」日子安靜而緩慢。下午五時零五分，他們都走清光，我有時在寂寂的辦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黃昏。站著站著，會看到趙眉紫色的臉，及兩個瘦小的嬰兒，像紫色櫻桃。我想狠狠的壓碎它，濺了一雪地紫紅的汁。

小二特別愛哭，叫起來惹動了明明，兩個嬰兒輪流哭整個晚上。趙眉和我，嚴重睡眠不足，她開始掉了一地的頭髮，連眼睫毛也禿了。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裏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的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的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裏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黑的靈魂盡處。

趙眉讓嬰兒吵得無法入睡，便在廚房弄吃的。凌晨五時，我們夫婦對著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的瞪著眼前那隻吱吱的白老鼠，赫然驚覺老鼠已經成千上萬的繁殖，爬滿了廚房、睡房、閣樓，甚至在我的駕駛座上。我蹦的跳起，衝入嬰兒房，緊緊抱著明明、小二，怕他們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轉身來，見趙眉單單薄薄的赤足站在房門口，睡袍皺而陳舊，淒淒涼涼的雙手交纏在胸口，道：「陳路遠，讓我們回香港吧。」

我們結果搬到了三藩市，在灣區找到了舊房子，我開一輛吵得不可理喻的舊福特，我

又在一間建築師樓找到了一分繪圖員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歡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經累極，而且開始習慣，轉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來，感到有藍光，原來是三藩市盛夏的無聲閃電。屋子裏異常的黑暗與靜寂。不大聽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樣又驚又喜，在陌生的美麗靜默國度漫遊。趙眉在我這個靜默國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陣一陣的無聲閃電裏，無聲的笑了。

我多麼渴望趙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卻摸索起來，開了燈，到嬰兒房找孩子和趙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卻空空洞洞，留了淺淺的睡痕。我的心撲撲的跳動。

終於在廚房找到趙眉。她衝我，微微的笑了，在喝一杯香濃的巧克力——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煤氣爐，滿臉紫藍，嘴裏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她不會再哭了。」我大吃一驚，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電召救護車。明明還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的拍她的臉，一時急痛攻心，差點流了淚。趙眉只是靜靜喝著巧克力，有天真安樂的神情。我站在這麼一個藍光閃動的公寓廚房，空氣瀰漫巧克力香氣，身

旁有勤勞的妻，天使女兒，而我又是個善於能逃離香港的中產階級——救護員快要到來。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諷刺，再一次的，對著趙眉，失神的笑了起來。

小孩很快復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醫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給了托兒護士，蠶蝕我們有限的積蓄。

情況再次的穩定下來。只是夜來我會做殺死趙眉的夢，醒來一身冷汗，緊緊的擁著她，叫她「寶貝」，說愛她，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愛。

趙眉又將明明和小二接回家來，好省點錢。她又幹回她的本行，週末做替工看護。我做著極其無聊的繪圖工作，老像一個永不升級的一年級建築學生。明明自從咽了香蕉後，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憂愁，眨著大眼睛。一次我們在明明用的小廁盆發現了血。她只是咬著唇，不哭泣也不動容。一看她，下體發炎得又紅又腫。我忽然知道，我們只因為自己的輕弱，毀了她。

平靜而提心吊膽的，總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似的。我們還是在三藩市安頓下來，入了冬。

秋冬之間不過是幾天的事情。晚來早黑，家裏沒亮燈。明明在半黯的玩具房間搖木馬。小二在嬰兒床睡得正甜。趙眉不在。我獨自在客廳喝一罐啤酒，坐在沙發上，睡了過去。

醒來天已全黑。趙眉仍然沒有聲息。車子還在，她沒有開車。打開衣櫃，看出她沒有穿大衣。我隱約嗅到不幸的腥膻氣息，夢也似的，浮現了她坐在沙發前看電視，額角緩緩的流著腦漿的形象來。明明伏在書桌上，後腦開了血的星花——我發狂的抱起明明，搖她：「媽媽呢？媽媽呢？」她只是一味的搖頭。

趙眉是否真的離我遠去？我不禁一下一下的親著明明：——多麼像趙眉。明明嚇驚了，只是別過臉去。

我在寂靜的林蔭大道叫趙眉的名字。鄰居亮了燈，探頭出來，關上窗。

在街頭韓國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開車回家。他停下來，道：「我見到你太太。在小公園，獨自坐著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楓樹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臉孔微焦而紫白，沒穿大衣，只圍了一條紫紅大圍巾。我靜靜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掙，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歡這裏的生活嗎？」良久，趙眉方說。

「談不上，喜歡不喜歡。」

「與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

忽然有流星。

「你記得港大化學大樓外的草坪？那時我們總在那裏想，什麼時候才有一個我們的家庭，點著燈，像星星。」

「唔。」

我記得的趙眉，頭上總戴一頂秀氣的學護帽，時常默念護士的座右銘：「溫柔、愛、關懷。」

「我時常渴望有長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來很簡單。」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樓如人類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為我的建築是巴比塔。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那時候，我們還年輕。

趙眉輕輕的靠著我的肩。年來搬了三次家，生了兩個孩子，她已經非常瘦弱而鬆浮，身

體像一個泄氣皮球。

「我們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趙眉從醫院撲來找我，還穿著護士制服，只在我懷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讓我們結婚，離開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動如蝴蝶。別著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髮夾，無端端的生長著，像刺。她要跟我結婚我便答應了。我沒有想過要拒絕，我愛她。

「陳路遠。」她總是連名帶姓的叫我，小小的手伸過來，握著。

「很奇怪。近來我老在找東西，總覺得失掉什麼似的。」她怯怯的笑起來。「你上班了，我總覺得永遠不會見著你似的。」

「失去什麼。就像你已經在墳墓裏了，我在你的墳頭走過，在呼喚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著，黑暗無處不在，遠處公寓房子的燈，已經遙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麼，永遠不能再回頭了。

「我們還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趙眉又轉念道。「因為我又懷孕了，路遠。」

「哦——」

「一個孩子就是一個新希望。讓我們好好的，給他關懷、溫柔、愛。」她將我的手輕輕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發熱——懼於生之無知未來，我只吞吞吐吐的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嗎？」我腦裏慢慢浮現一個血嬰，半埋在泥土裏，趙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喚尋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趙眉緩緩的答，很緩慢，但很堅定。我知道她決定了。

我們以為自此便可以安頓下來。孩子是個壯大的男嬰，我們叫他小遠。小遠比兩個姊姊都好脾氣，晚上總酣睡，不大哭。哭也見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較開朗容易。

事情還是一件一件的發生。明明上幼兒園，突然不肯上學。趙眉又哄又嚇，總不得要領。她已經三歲多，突然扭著脾氣，撒了尿。趙眉替她換褲子時才發現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說：「同學打我。我和幼生講中文，他們便打我。」幼生是班裏另一個中國學生。趙眉觸電似的，皺著眉，跟我說：「路遠，我怕不幸的事情還是要發生了。」

裁員還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著支票與措辭客氣的辭退信，回到家裏，在門後緩緩跌坐。冬日的黃昏來得特別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嬰兒夜夜啼哭，我們互相殺戮傷害，血濺成淺淺的池塘，說不定其中還會開一朵冰涼的白蓮。在廚房找到了趙眉，我只能緊緊抱著她：「如今我只有你的了，趙眉。」

我軟弱的時候趙眉總很堅強，為我煮了咖啡，說：「我們還有足夠一年半開銷的積蓄，況且還可以領救濟金。」側著頭，想了想，浮現了一個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會死了：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厲的看著我。我心頭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懷疑我們心裏的什麼角落，失去記憶與熱情，正綿綿的下著雪。在三藩市，在香港。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裏，手裏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裏總道：「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一百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明明。」在家裏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我怕，陳路遠。雨什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那。

我無法按捺，將明明送回學校，回來緊緊的抱著趙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膠雨靴：

「趙眉，你有病。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豐足？」她低下頭來，緩緩的道：「大概不可能了，陳路遠。」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膠衣物，拉開了一屋墨黑的窗簾，到廚房弄吃的，姿態十分緩慢而安靜，像受完電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潔光亮的客廳中，隱隱聽到了趙眉播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蒼老。我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

的惶惑，而且恐懼。

我竟然動手打她。明明放學回來，小二和小遠都餓了，他們就在廚房吃點什麼。趙眉還是十分萎靡，只在廚房切切拌拌，小孩吃著，都哭了。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嘴是血，手裏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的叱喝著：「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可以驅邪。我們有殺身之禍了。」她竟也舀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裏送。我一把揪著她的髮，摔掉她的調匙：「這是什麼？」她說：「雞心、牛脾、豬肝。」我指著她的臉：「你給孩子吃這些？」然後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的刮她的臉。孩子哭得更兇了。她也不哭也不鬧，只眯著眼看我。我

略儘手，她轉身便躲進了廚房，閃閃亮亮，涼涼的，刺著我的臉頰。

一個溫柔的家的

明明輕輕的走過來，抱著了趙眉的大腿。趙眉索索的流了一臉的淚，放下了刀，跪下說：「明明，你們父母做錯了，從油鹽醃進火爐，從火爐醃進油鹽，做給這頭什麼，我們卻不

覺得。」

因為我們以為憑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然最終還是毀滅。

我獨自到了歐洲，又回到了香港。我無法再背負愛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無法再認得香港。我走路緩慢，鞋跟老給人踩著。銀行職員問：「先生，身份證號碼？」我略一遲疑思索，職員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舊香港的濃咖啡，發覺咖啡室已經消失。電話號碼都改了七個數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錢」。我去看許冠文的電影還會發笑，但整個影院的年輕人都十分不耐，粗話連篇的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選的立法局議員才二十多歲。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邨租住一間細小整潔的公寓房子，像愛麗思夢遊仙境，回到了單身時的孤獨

與沉默。閑來坐在窗臺上看飛機升降，原物實大的巨大飛行金屬，在窗前掠過，跑道在城市與海洋之間，閃閃發亮。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城市，獨一無二。

我找回舊日的拍檔，夜夜工作至晚上十時。生活還可以。午夜淺睡即醒，會聽到嬰兒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覺。

趙眉和明明還是找到了我。嬰兒小遠在啼哭，趙眉的腹部已經隆起。我低著頭想，懷的是魔鬼怪嬰——我們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啲」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輕輕的掩著一邊發熱的臉。

我默默的抱起明明，接過她懷中熟睡的嬰孩。她提著行李，默默的隨我進屋。

當夜我們還做愛，頂著奇怪而邪惡的隆腹。

可能就是當夜做的決定。

明明、趙眉、小二、小遠回到香港後就互相傳染疾病。空氣污染，明明老傷風、感冒。食物污染，趙眉老吐瀉。噪音污染，好脾氣的小遠也成天皺眉大哭。爲了尋找加拿大的記憶，我給他們買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長，如癌之擴散，而我的

決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誕生。

我不知如何將事情解釋清楚。到底是我毀了她們，還是她們毀了我，還是我們都是犧牲者。小四生長得很健康，跟每一個嬰兒一樣哭鬧發脾氣。我們一家六口，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裏生活。趙眉也像每一個妻，送孩子上學，記得食品價格，見學校老師會精心打扮。明明學會多話，用電視肥皂劇主角的誇張態度說黑社會術語，小二不停摔破家裏的所有玻璃，小遠毫無倦意的生病，肚瀉，發熱，皮膚敏感。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一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週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爲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

從油鏟跳入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鏟。

移民不過是個虛假的精神，而希望從來無所謂，無所謂無的。

趙眉不再跟我講關於溫柔、愛、關懷。她和我在這人生的各種歧途之間奔走，已經勞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我以爲我的決定，再光明坦直不過。

我愛我的家人，所以爲他們做決定。

我在西貢找到了一間幽僻的房子，園子裏有喪氣的芒果樹。隔壁有一隻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婦。我們搬進後孩子學會了喜歡月亮，趙眉深夜喜歡看電視，我喜歡音樂，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個月月色明藍的艷麗晚上。家裏每人都寧靜安好。明明在畫畫，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遠已經上床，趙眉在看電視。而我在聽巴赫無伴奏組曲的來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內在邏輯，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器具是刀與鐵杖。

原來人可以有這樣多的血。趙眉根本認不出那是我，死前還在叫「打劫」。明明的畫染滿了紅色，小四還小，不明白，以爲我在玩游戏，還叫我「爹地」。小二在睡夢中根本沒有醒過來，而小遠，淺淺的醒來，瞬即陷入長久沉寂的黑暗無意識之中。

最後的是大白老鼠。

行動並不困難。解釋決定才是艱難。我一直希望做一個忠實真誠的人——因爲忠實，

所以解釋分外困難了。

因爲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在邏輯，因此沒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總督察明白了沒有。他是個孤獨的人，孤獨的人比較容易互相明白。因爲孤獨，所以比較清醒。

他在警方所擬的簡單證供上簽了字。離開前只緊緊的與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誠懇。

在庭上陳路遠拒絕答辯。辯方律師反反復復盤問證人詹克明：九月十六日凌晨十二時十五分你報警報稱被告殺了人，當你初見被告時，他在你左邊還是右邊？你說有染血鐵杖，到底到門外還是門內？你說看見屍體，女死者趙眉，她到底張眼還是闔眼？——證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那管得人家這許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殺死家人，實在無可阻擋，不得不如此呀！」惹來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證人滑嘴饒舌，簡直當生命是笑話，法庭是遊樂場，街市！退庭。」

五項蓄意謀殺罪名成立，陳路遠被判死刑，日內由港督會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終生監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職，任分區副指揮官，見著我，顯得十分高興，又笑怨著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卻有得色。他比我年輕差不多十歲，當年在反黑組還是我帶著他。暴動時我們一起鎮壓新蒲崗膠花廠工潮，又聯手衝入北角華豐大廈。炸彈在我們不出一米外爆炸，我們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會所喝酒嗎？」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離去。

我整個人空空蕩蕩，沒有喝酒已經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欄杆站一站。遠眺維多利亞港，香港還是非常繁華。散庭時分，身後的律師、家人、一群一群的走過，像電影院完場。我卻想起了陳路遠，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會再見著這美麗的維多利亞港了，世界將遺忘他。然而這是出於他自覺的選擇。而我呢，我卻毫無選擇，要失去這城市了。

我離開愛爾蘭時還是個眼底帶綠的青年，像大衛兒。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卻像一件穿鬆了的大碼衣服。

未幾大衛兒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經在蘭桂坊藏有二十克「冰」被捕羈留，還是我替他奔走，才撤消了控罪。但這次在他的寶馬跑車行李廂取出了二十公斤四號海洛英，約值港元一千萬。我才猛然想到，他不過是一個理工學院學生，竟然開一架寶馬跑車，而我竟然從來沒有問。

很多事情已經急劇改變，而我竟然不曉得。

我帶同律師去警署看他。他見得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時替貓洗澡讓貓吃了殺蟲藥死去一樣，只是大哭「爹地。」

他還是我的大衛兒，安琪兒，寶貝，蘋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帶綠而且惶然，多麼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麼時候從一個機械工程學生變成一個要賺大錢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曉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時候呢，在我黎明與陌生女子做愛的時候，在我進馬場看馬的時候，在我放槍的時候，毆打疑犯的時候？還是在接近九七，整個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時候？在天安門炮火響起的時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爲他不過偷吃了鄰家的蘋果呢。我全身都發熱，不得不跳起來，緊緊的抓著鐵欄道：「你還想我怎樣，你狗娘養

的！」一拳打在牆上：「你還想我怎麼樣？」

站在林桂寬大的辦公室門口便感到了難堪，無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裏面，正在應他：「Yes Sir。」頓時我進退兩難，林桂已經聽到了動靜：「外面請進。」又低聲道：「你先出去。」對方又應：「Yes Sir。」見著我，原來是重案組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來意。林桂還是十分矯健結實，雙目鋒利如刀，手背猶有刀痕，是一次與我被銀行劫匪襲擊所受的傷。他沉吟半晌，方道：「伊雲思。這不是打劫、傷害他人身體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會肯。」他長嘆一口氣，站起來，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軍裝警員在步操，多麼熟悉，令人心安的聲音：「Attention。Eyes Front——那時我們還年輕。」

「況且，律政署已經決定起訴。」或許因為熱，他緩緩的脫了外衣，隱現了結實均勻的肌肉，緊緊的收縮，又放鬆，才道：「伊雲思。現在真的不比從前了。英國人的勢力沒落了。他們日子不多了，犯不著冒險討好其他人。華人又不成氣候，所以，律政署那邊，很難。」我低聲道：「我可以借錢。」他轉過身，和往日一樣眉目端好：「你要錢，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臉容仍然令我心動。我愛他不比愛大衛兒少。」伊雲思，你還是不要冒險了。早日回去吧。留在這裏，看著你熟悉的人與事，一點一點的失去形狀，我不知是敗壞還是新生，但眼

看著這一切，也不免難堪。我才四十一歲，移民養老又太早，沒辦法。但你不一樣，你回去，比較安樂。」我忽然見到大衛兒捧著我的心，一刀一刀的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會停下來。這幾年來，你老多了。我擔保現在和你跑長途，你一定賽不過我呢。」如此一來，我失去大衛兒，我又失去他了。

「謝謝。」我說。「我明白了。」不知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頂帽，好好的，保護我自己。來到香港以後，因為熱，也因為容易，我已經忘記愛爾蘭冷酷而又艱難的冬天了。

大衛兒上庭後我便遞了提早退休的申請。拿著過百萬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連開一個香烟報紙店，或許投一個加油站來經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變。我遞上退休申請才沒一星期，沒有警員再給我買烟或遞烟灰缸了。他們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辦公室的報紙。

我後來去過精神病羈留中心探過陳路遠。雖然數名醫生都檢定陳路遠精神正常，他們還是將他放在精神病羈留中心，比較安全。我去看他，或許是跟他說再見的，雖然他不會明白。他頭髮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懲教人員說他從不講話，獨自在囚室裏讀大英百科全書，

晚上拉提琴：「重重復復，很沉悶的音樂。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裏永遠袋著一幅全家合照，還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陳路遠不會跟你說話了，好心的懲教小夥子解釋，好像有義務讓我不要太失望。

陳路遠見著我，像兒子見到父親，很高興而又有點拘謹，安安份份的坐著。我亦無話可說，只是送他幾張鐳射唱片，一個耳筒鐳射唱機，一支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試試聽。」這次播的是韓德爾。他的音樂像一支冰涼的手，讓我們慌張或熱的心靈，得到安慰。二人并無言語，只在音樂裏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聾的貝多芬。音樂是孤獨者的言語。

播了半套的《彌賽亞》，我必須離去了。離去前陳路遠跟我握手，仍然溫暖，而且誠懇。我跟他說：「小心照顧身體。誰知道呢，外頭這樣亂，說不定會鬧出巴士底監獄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們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後很多年的事。到時世界不認得你，你自然也不認得這世界。這多好，像重生。」他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笑了。我又道：「好傢伙，好好的。」不知怎的，去看過他便好像了斷我在香港的牽掛。林桂後來借我二十萬。不為別的，只爲了大衛兒的保釋金。我在會所酒吧碰到他，還沒有開口，他已經寫好支票給我，道：

「慢慢再還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一生從未爲金錢擔憂，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錢的沉重與痛楚。當夜林桂喝得特別多，不停的講粗話，「That mother fucker, 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二時酒吧關門，他才搖搖擺擺的要去開車，在會所門口，海風吹來，銅鑼灣避風塘的遊艇晃動，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滅。他忽然緊緊的抱著我，道：「伊雲思，你老了，而且軟弱。我心目中的你總是高大強壯。多麼殘酷。」我推開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著碎步道：「我走了。我們不會再見面。我記得你，因爲你從前教會我很多事。將來我老了，其實我也會像你一樣。但我記得的你，永遠年輕、勇敢、強壯，像我記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車場的某處，開門，閉門，亮了燈，轟的便遠去了。

他還喜歡開快車。我已把車子賣了，便踱步到對面怡東酒店截計程車。
很久以後都會記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愛玉和我其後便玩血塘遊戲：淺淺的放一缸暖水，開一支紅酒，玩紙牌，輸的罰倒酒，讓一缸水變成血，在其中做愛。愛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總督察與謀殺犯。法官與律師。我穿著愛玉的睡袍，愛玉穿我的西裝，預備給嬰兒的

娃娃充當謀殺犯。冬天來了，我們便忙得不亦樂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著送院，愛玉忙送葬，回家來忙張羅嬰兒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愛玉生產那天碰到了那個洋總督察，衣服有點舊，鬍子長著，夾點白，正在「不準吸煙」的牌子下抽煙。我招呼他：「認得我嗎？就是一家五口謀殺案那個。」四周轉來了自光。我嘻嘻的笑了。他竟然說：「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機點起煙來。「好嗎？又有人死了嗎？」他只搖搖頭，沒有作答。我只好亂扯：「我太太進院了。早產，有細菌感染。孩子可能會癡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的大力抽煙。醫院員工還是來了，慢一點，總會來。也不多說，只指示「不得吸煙，違者罰五百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著督察，在醫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曬太陽。

「這怎辦？」他忽然問。

「他們不會罰我們款的，我認得他。」我說。

「不，這你們怎辦，如果生了癡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愛呢。」

他又點了第三枝煙。我在看樹上兩隻麻雀交談。

「我兒子。販毒。棄保潛逃。在機場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釋。自殺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嗎？」

他又搖搖頭。我自然很失望，只好應道：「也好。生存也不錯。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後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手把戲，「我變」的變在手中，送了給他：「鬼佬，幹嗎愁眉苦臉。你兒子要販毒，要逃，要自殺，也實在無可阻擋呀！」他奇道：「你這個奇怪有意思的小夥子。這樣你說我應該怎辦？」我答：「沒怎辦。怎樣怎辦呢，玫瑰花不種也不收，也沒怎辦。這樣辦，辦下去。」說得一塌糊塗，搞得洋人老皺眉。醫院員工又遠遠的向我們走來了。我低頭看，原來我們踏在「請勿踐踏，違者罰五百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說無益。」他就也不多說，低頭說句再見，便雙手插著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陽光裏，份外顯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們的孩子果真是個癡呆孩子，不大哭。愛玉和我還是歡喜到不得了，夫妻輪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親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還是閃著藍燈通街跑，將傷者送上生命

或死亡的道路。吾妻愛玉，聽見有死人還是興高彩烈，又爲死人設計了綴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裝大衣。痴呆孩子快樂地生長，臉孔粉紅，只是不會轉臉，整天很專注的看著一個人，一件事，將來是一個專注生活的孩子。城市有火災有什麼政制爭論，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愛玉還會好好的生活的。隔壁房東很快粉了喜氣洋洋的粉紅漆，圍裏種了一大叢新的玫瑰與茉莉，又種了一株白蘭花樹。又住進了一個家庭，男的喜歡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電器。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關懷，溫柔，愛。因爲希望原來無所謂，看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

江城子

五年了。我們又走到了街上。

釋放席揚。結束一黨專政。

五年了。從零歲到五歲，那是個艱難的結束。

惜生的小小棺木，在烈火中燒盡。

消失的不過是物質。

五年了。張小綠畢竟活了下來。她還會不會再有五年。

癌症的發病率以五年計。

歐細明爭持了五年，終告身亡。他死後周約亞的精神病竟然痊愈。

五年內我成爲城裡他們叫做著名的癌病醫生。我的丈夫王敬失蹤剛好五年。那時我快要生產惜生。

五年了：北京情況穩定。

我從來沒想過會跟一個癌症病人：那是一個危險的親暱的秘密。而籍籍看在眼裡，沒有話，祇是靜靜的拉上簾，將他的家人隔在外面，讓我診候病人。

我和病人真的沒甚麼。

實習後便開始徹夜不眠。傳呼機響起，總要起來做死亡使者。慢慢便習慣了，當值時在書房讀一本舊書，或者給死去的養母寫一封長信。至天微亮，才伏在書桌上小睡。在那時候一動念，不要當醫生了，或許可以改行，做一個散漫多情的寫流行小說的所謂作家。到白天穿上白袍掛上工作證，便忘記了一時的軟弱。再一個當值的晚上。那時候王敬正在考會計師的專業試，黎明便起來苦讀。兩夫妻在廚房煮咖啡，天色一點一點的亮起，不禁相視苦笑：真是中產階級的噩夢。我就下定決心，以最快速度離開政府醫院，離開午夜不眠的噩夢。當然人生的很多期待都落了空。我離開了政府醫院，做了幾年無所專事的診所醫生，痛定思痛，去倫敦修了腫瘤學，回來開始收癌症病人。然而一樣午夜不眠，傳呼機一樣響起，我一樣做死亡使者。唯一的分別是我開始一間又一間的買房子，王敬愈來愈沉默，我

不再閱讀，閑來看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

我接到醫院的傳呼，是一個深藍色的晚上。午夜的高速公路比銀河更遙遠美麗。

這當然不是我生命的契機。

游憂不過是我其中一個病人。

實習時第一次聽到癌症病人的叫痛便耳朵發麻。當時去看的一個腸癌病人兩星期後死亡，我回到宿舍開了一支紅酒，喝了半夜便開始哭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病人哭泣。我們是最實際的人，天天都有病人死，那哭得這麼多。慢慢便這樣：整整二十小時沒睡，病人的家人在哭泣，我會不禁放聲道：「到外面去哭吧，我們要工作。」甚至：「走走。」便讓護士推著家人走。

因為習慣，所以無動於衷。

那夜回醫院我突然想起王敬來。我們結婚四年了，結婚以後我從來沒想起他，也沒有夢過他。我祇想到如果他死了。

如果他死了，我會怎麼樣。

我會不會說：走走走，到外面去哭吧。

藍晃晃的夜色，我心裡靜得慌。
這樣見到了游憂。我心裡很恍惚。

他很年輕，病歷表寫著十九歲，職業是學生，體重一百四十磅，身高五呎九吋，體溫一零六度，血壓一一〇——七〇，脈膊一百一十。他滿臉通紅，長得眉清目秀，像一個女子。那時籍籍還是學護，我叫她給他注射退燒針，她卻啪的插斷了針筒，插得病人手臂都是血。病人這時微張開眼，道：「對不起。」要說對不起的是籍籍不是他呀。他看我一眼，道：「打擾你了。」像是一個什麼客人。我便說：「我是陳思過。你知道你的主診醫生張醫生腳傷了，做了手術。我會是你的醫生。」他便閉上眼道：「謝謝。」全身都打顫，便道：「我很冷。」我答：「我會給你退燒。」他便看看我說：「多麼奇怪，我覺得這樣冷原來在發熱。」想想又問：「會很嚴重嗎？」我笑：「不會是小病，你要有心理準備。」他便重復我的話：「哦，要有心裡準備。」

當夜我回到家已是深夜將明的時刻。我和王敬做愛，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很奇怪，我有一種和陌生男人的刺激，是因為王敬的慌張，還是因為熱情的突如其來。
或許原來有的已經死了，我們的吻和翻動不過是絕望的喪禮。我到現在都無法總結。

問題是，像癌一樣，感情的終結總是無踪可尋，到懷疑的時候已經逝亡。
我們多麼脆弱。

游憂死後他便失了踪，以致我回想起來，總覺得他的消失和游憂的死，有一種屬於命運的婉轉關係。

但作為醫護人員，我們是不相信命運的。

所以我祇告訴游憂：「通常你這樣的年紀，癌症發病率很低，但骨癌和血癌在年輕人身上發病率比較高，相信與生長發育有關。我們可以為你移植骨髓，但生存機會不會超過一年。有人可以活超過五年，我卻不知如何解釋。你還想知道關於什麼？」他祇重復我的話：「生存機會不會超過一年。」我便笑：「有病人知道自己患了末期癌症就叫了五磅龍蝦到醫院來吃，結果病情加劇。還有一個就在病房添置一套鐳射影音系統，給所有病人投訴，結果趕了出院。你有什麼想做的？」他笑了，怯怯的說：「我想戀愛。戀愛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開始的時候就像戀愛。我們不過是一個女校的男教師，一個精神病康復中途宿舍的社工，一個賣生果的小販，一個前紅衛兵，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犯，一個酒吧侍應，一個提

琴手。我們的相遇是很偶然的事。那是個炎熱的夏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

那一年的蟬聲特別響亮。生果小販在吵鬧不堪的法庭外聽收音機。四月五日是一個哀傷的日子。小販並不覺得有甚麼哀傷。她在和合石賣它十五元一支的礦泉水。但他們反反復復的說：四月五日是一個哀傷的日子，在中國，在一九七六，中國第一次自發的群眾運動在天安門發生。今年的四月五日學生再次集結在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是一個可資紀念的日子。小販「啪」的關掉收音機。該她上庭了。

政治犯跳上台講文革後他由革命小將被打成反革命，被關進水牢的經驗。他站在台上，雙腳仍然藍與紫。他說：「這是一個反抗人壓逼人的歷史時刻。」這麼多年了。我們的創傷沒有復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他雙腳一軟，就在台上倒下。當時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的還有男教師和精神康復病人社工。

提琴手沒想過會在風雨中拉提琴，在一個反對戒嚴的集會，他在拉國際歌。酒吧侍應在旁邊唱：「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唱著唱著便激動至流了眼淚，提琴手停了下來，給他一塊手帕。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我們成爲我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

我心中開始極其不安。陽光美好，野火花撲撲的在醫院的園子裡開放，跌到身上來，已是枯的。游憂開始長急性血友病人的泡疹，關節不能屈動，而且開始流血，報告顯示血液中破裂的細胞急劇增加。王敬愈來愈沉默。我慢慢在動手術前後的空隙，一個病人與另一個之間，去看游憂。他總是大開窗子，靠在窗前大力的呼吸，膝上擱著一本但丁的「地獄曲」，鼻血無端流下，像眼淚。「真的冇地獄嗎，陳醫生。」我答不上來，祇好說：「醫學院沒有教出來工作也學不到。」想想又道：「大概沒有的吧。人不過是物質。死了就是物質存在的終結。」他便靜靜的合上書本，雙手蒼白透明而寧靜，像大理石。看看我，說「明年野火花開放的時候，大概已經沒有我的份兒。」隔床病人此時在大聲叫痛，是個骨癌病人，已經拖到七年，老在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給我叫神父來，我捐五十萬給天主，叫他多給我一個月。道教師傅呢，我要打齋。阿拉真主，祝福我呀。」真是滿天神佛。我便高聲喝他：「死便死吧，靜點好不好。」病人便靜了下來，在喉頭叫一聲：「很痛。」按了護士鈴。游憂垂下眼來，忽然浮起一個微笑，道：「我也很痛，全身的關節像火燒。但見到你真是好。」我忽然低下頭來。因其安靜，我對游憂便長了憐惜與感激。此時籍籍進來爲隔床病人檢查，便說：

「死了。你見到安維醫生嗎？他的病人死了，金礦掏盡了，他要失業了。」安維是行內有名的差醫生，病人死一個少一個。我笑道：「或許他可以改行去當獸醫，起碼貓狗不會到醫學會投訴他。」二人大笑。游憂幽幽的看著我，說：「這是一個怎樣的職業，對著病人尸體你們還說笑。」我還笑了好一陣，想了想，便道：「這是個唯物主義者的職業。」

作爲唯物主義者，我們相信，人類社會面貌由勞動者創造。

一九八九年是一個啓悟。我們在一個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習班上見了面。一個基督徒企圖向我們傳道。政治犯便說：作爲唯物主義者……我們相信，除了我們自己的一隻手外，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因爲政治犯很認真，咬著牙，說著說著，便掉了一排假牙。

我們第一次聽到有關唯物主義。

與一隻空洞的，黑暗的，沒有牙的口有關的唯物主義。

事物的嚴肅與荒謬，往往並存。

以致我對於生命，猶疑不決，難以將之定性。

死亡有其滑稽的一面，亦有其莊嚴的一面。

張小綠說：「請讓我。」便說不下去。主診醫生陳思過祇道：「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淋巴腺，可能擴散到別的地方去。明天你要做骨骼掃描和肝臟同位素掃描。」她走了以後張小綠便開始做決定。

會不會有黑衣的天使來承接？

或許是沒有的。丈夫方木耳送她進院來時，她便知道，什麼也沒有的。方木耳不能替代她承擔這一切。從十九歲嫁給方木耳到現在，整整二十個年頭，這是頭一個晚上，她祇有自己一個。

她祇有自己一個。她的乳房長滿癌細胞：熱鬧紛擾，是她不請自來的客人，在她身體裡舉行一場殘酷的盛宴。

她以爲他的身體屬於方木耳。他的手在她的乳上，成了她的一部份。有時她以爲她的身體屬於自己：方木耳沒碰她，她站在鏡前，胸脯飽滿豐滿而寂寞。她便輕輕的撫摸自己。她的身體，原來不是方木耳也不是她的。

她便說：「請讓我。」拿到了護士給她的安眠藥。夜來赤足走到護士當值室，說「請給我。」再拿到了藥，知道了那瓶藥的位置。待夜極深便再來，要了她要的。

早晚歸來。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張小綠一面吞藥一面流眼淚。
生有其尊嚴亦有其羞辱。

我晚上去看游憂時他哭了。

早上我去診症時，報告顯示血友病細胞已入侵肺部。游憂開始哮喘並發熱。他熱衷於呼吸，咳嗽，發冷發熱，已經無暇知道我的到來。我站在他跟前，很奇怪，起了一種少女的心情：乳房剛剛痛苦的生長，老想自殺，永遠不知道明天頭上的一片天還會不會藍，死亡會什麼時候到來，如果有戀愛。這樣我知道游憂要死了。

我祇是輕輕的握著他的手。他的臉容依然美麗而脆弱。籍籍在旁邊提醒我：「陳醫生。還有五〇七號房的病人。陳醫生。」我卻沒有放開游憂的手。好像一個我忘卻了的幽靈，在此顯現。

游憂咳了一口血，看到了自己的虛弱，便流了眼淚。

我閉上了眼睛。無能為力。

生命流逝，我們不過是一個送終者。

王敬忽然問我：「陳思過，你到底有否愛過我？」我累極，轉過身便道：「明早八時要做一個切胃手術。睡吧。」這是我跟王敬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永不知道死亡什麼時候到來。連送終者都會受到驚嚇。

我做完手術按動了傳呼機。口訊是：病人游憂相信已經死亡。請即到病房。
這是一個盛大的夏日中午。

我到游憂的病房時走廊特別熱鬧。或許是一個馬戲班主的死亡，走廊擠滿美女，小丑，魔術師，汽球，侏儒在吹笛，老女子穿著胸衣內褲在吃爆卜。我說：「借借。對不起。」有人在我頭上灑滿彩紙，像結婚。清潔工人在抹窗，窗外的野火花啪啪的跌進來。游憂並沒有活過一個野火花季節——生命何其短暫，燦爛與否，不得而知。金礦死後還未收新病人，床是空的。游憂的臉向著窗，眼角鼻孔和嘴角都流了血，還沒有幹，呈鮮紅色。臉是冷的，祇是頸旁有餘溫。我檢查了瞳孔心跳，對籍籍說：「通知他的家人吧。」籍籍便說：「早上我接班他神智昏迷，一直叫你的名字陳思過。」我便答：「哦，他不過是個小孩子。」寫了病歷報

告，簽了名，突然覺得很疲累，胃老作痛。「或許我應該照照胃。」我說。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下午還做了個切除乳房手術，回到家來，總覺空空蕩蕩，若有所失。仔細看清楚，家具，影音器材，雜誌，一隻開始腐爛的蘋果，統統都在。我站在房間中央，突然響起了貝多芬的「命運」，彷彿鬼魂的盛大降臨，嚇了一跳，原來是我踩上了遙控器。我已經流了一身汗，彷彿已經被命運征服。

我們的卑微使命，不過是對命運說不。但。

王敬沒有回家。夜來我作了一連串藍色的夢。一個比一個藍，到最後什麼也沒有，祇是黑，有人在我耳邊說：「她休克了。」我便低低的說：「不。」便見到了藍色的黎明。

從此我熟悉黎明多於黑暗。

曖昧不明，難以把握。

——不思量，自難忘。

王敬沒有回來。這一夜的床特別大而乾淨。在黎明冰涼的光色中我想：或許他永遠不會回來。床就是我的墓地，祇有我自己一個人，承擔我自己的黑暗或光明。

陽光還是非常好。我無法說出一天與另一天的分別。我在廚房煮咖啡。在咖啡的香氣中想念。游憂死了。這陽光和咖啡香氣沒有他的份兒：而醫學書上寫：死亡是物質終結的必然現象。王敬沒有了踪影。或許他已經死了，或許他突然發現，他不需要我。婚姻不過是一個幻象：良好意願，煙消雲散，並非是甚麼日光之下的新事。

但我還是覺得傷心了。為甚麼呢。

我是一個溫和的廚房裡吃餅乾，卡察卡察，眼淚一滴一滴的掉下來。三十多歲的人了，經驗讓我知道眼淚的無用。然而我傷心了，除了眼淚，還有甚麼安慰呢。

我伏在桌上，昏眩作嘔。想想，經期沒有到。

霍然站起，驚訝生命與死亡的交替。

咖啡就這樣冷了。在一念與一念之間。

待會兒可以去驗小便。如果有孩子，可以將他生下來。王敬明天再不見踪影，要報警。下午要到醫學會當值解答公眾問題，晚上要跟放射師吃飯。衣服要拿到店裡去洗。

這樣一來，眼淚便乾了。這就是生活的強烈麻醉性質。

在檢驗與等候報告之間的懸疑不安，猶如黎明之將臨。歐細明祇是痛極，嘴巴都張不開來，傳呼機響起他還是巴巴的爬起來，是凌晨一時。第一次，歐細明心裡說：「去死吧，走遠些。」真的，他們的死，與他何幹，他自身難保了，又有誰來跟他說：「你有甚麼困難，你可否讓我捉著你的手。」要求當談判組組員，大概與母親的死有關。那是個污染的冬日，污染雲霧呈橙色。相信當日是本世紀以來香港空氣灰塵最多的一天。他起來跟母親說：「你看。」他的母親抬起頭來，又垂下了眼，道：「我去買點麵包。你要喝點甚麼。」他隨口說：「牛奶吧，減肥那種。」他便穿了衣服去跑步。回來桌上放了麵包與減肥牛奶，窗開著，母親的拖鞋整整齊齊的放著。他的汗流了一身，想去廚房喝杯冰水。廚房桌上放了母親從不離手的玉戒指。歐細明想了想，突然心跳起來，走到窗前，看到了平台上，微紅的一點。這樣的微紅的一點。他不知道為甚麼。

他的母親不解釋。來告知他母親死訊的是他隔壁的童年朋友周約亞，是個黑社會。

「她死了。」他說。

「哦。」他答。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後來就決定了專職勸人勿自殺。「好死不如賴活。拖拖拉拉，習慣了就好了。」說多了，不管真假，總之很有說服力的表演出來便是了。「總有人會愛你。你死了就沒有機會。」又或者：「你還沒有去過迪士尼樂園。」——很可笑的，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這個晚上他還可以想出甚麼理由。

坐在露台邊緣的是一個青年，據稱二十歲，剛和女友吵架，正在那裡大聲哭泣。歐細明立在三十五樓的高度，望下去，想到了微紅的一點。有人為小情小愛，隨即便便一跳，有人卻受盡屈辱，不外多活一時一分。歐細明想到了身內的癌細胞，和眼前的，橙黃的日子，突然昇起一陣厭惡，便低低說：「跳下去吧，跳下去吧。」男子停止哭泣，有點奇怪看著他。他伸手向他。口中卻說：「跳下去吧。」男子便轉身掩臉，一縱而下——淡淡的，微小的一點紅。

他知道一個漫長而屈辱的旅程，即將開始。

他的口像含著火一樣痛。

張小綠醒過來在一個佈滿銀灰色軟墊的房間。閉路電視的鏡頭靜靜的看著她。她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多麼奇怪而忠心的心跳聲，不由她的自由意志所控制。她伏在冰涼的軟墊上，說：「原來不由得我。」生存成了卑微的責任。門開了，丈夫方木耳站在門前看她，二人對望了好一會，他便問她：「要不要吃的。」她搖搖頭，祇感到全身都是汗臭。洗完胃喉頭都是血，說不出話來，祇示意要洗澡。方木耳到外面張羅了好一會，便扶著她去洗澡，替她脫了衣服，碰到她草莓一樣，長滿癌細胞的乳，將她抱進一缸溫熱的水中。張小綠在熱水中睡著了，夢到了所有手腳都被砍掉，祇剩下了一雙乳和一張臉孔。

她的身體不再完整。但張小綠是有一點灰塵在臉上都覺得無法感覺陽光的這麼一個人。

如果我們覺得屈辱痛苦，是因為我們的意志正與物質世界的必然規律鬥爭，而且面臨必敗的結局。

我們原來是爲了爭取公平而生。我們沒有想像過其後的艱難。

我們在新華社門前進行了激烈的爭辯。前進，還是後退。和平演變，還是暴力革命。如

果我們是革命者，我們願意作多大的犧牲，還是我們不過是表達意見的個人。我們能否攪清楚，我們要挑戰的是公安法，還是我們對中共政權的不滿。

我們曾經以爲我們就是我們。我們相信，故我們行動。

一列一列的機動部隊警員把著兩列鐵馬，一直向我們推過來。我們離新華社愈來愈遠了。太陽一點一點的落下。

「衝吧。」政治犯說。「怎可以將我們當作紅衛兵。」酒吧侍應說。「我們要克制冷靜。」提琴手說。生果小販打著「結束一黨專政」的紅旗便衝上前去。警棍如雨點落下：微紅的一點。政治犯血流披臉，而提琴手站著，有點訝異。精神病患者社工說：「我們以爲這樣就是革命。革命是沒有的。」

港英政府沒有當場逮捕我們，祇要脅告我們襲警，後來又叫我們回家等傳票。我們吵吵嚷嚷的到醫院，上警局報警，就發覺，不見了酒吧侍應。

後來一直沒見到他，他也再沒上來。酒吧的工作沒幹，人就突然消失。

我們有點悵然。

我有了孕。如我所料，王敬沒有回來。他帶了所有的旅遊證件，卻沒帶走一件衣服，也

沒有動用銀行的一分錢，在浴室裡留下了我們的結婚戒指：他不需要這些。這個戒指就是他給我的分別禮物；而我們曾在教堂中起願：我願一生與你為妻，不論貧困艱苦。貧困還沒有到來，我們卻以曖昧的形式分開。他甚至不願意說再見，在我身體裡留下了孩子。沒有他的房子特別清楚分明，連一串鑰匙都放在我原來丟掉的地方。一杯牛奶可以放三天，變成乳酪。我依舊在病人的腫瘤之間生活，我從沒對人說關於王敬的出走，祇讓我肚皮一天一天的漲大，成了一個盛大的秘密。還未出生的孩子，其存在已經充滿婉喻與啓示，彷彿他的降臨，要填補我生命的缺失與虛空。我在黎明剛醒來，感到了孩子的騷動，猶如和一個死去的情人，在半睡之間纏綿，他說關於愛與世界的終結，溫柔的嘴唇與接觸，猛一醒來，原來是幻覺。我便開始戀慕鬼魂，因為在生者的喧嘩世界，我不過是影子的影子。

——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孩子成形後我便開始見到幽靈。我以為我會見到王敬或游憂，但我見到的竟然是金礦。他還穿著他臨死前穿的睡衣，拿著銀行存摺，在走廊的沙發上高聲用無綫電話談話。他

見到我，叫我：「陳醫生。」我便隨便的應他：「這麼晚了，還不回去睡。」他笑道：「我們是不睡的。」我仔細想想，原來金礦已經死了。安維醫生已經回了英國。金礦見我發怔，便惡作劇的笑起來，我一眨眼，他便消失了。沙發上空空如也，我摸了摸，甚至沒有一絲溫熱。遠遠籍籍穿著一件白麻長裙在看我。我叫她：「籍籍。」她便消失了。我頓時心中極不安，跑到護士當值室，問：「籍籍呢。」護士長答：「她放了假，要到蘇杭去玩。」我急道：「叫她不要去。」護士長奇道：「太遲了，她已經上了機。不如我叫小婉幫你。」我忙道：「不了了，他沒甚麼。」

知道了籍籍飛機失事的死訊便給推進了產房。雖然已是高齡產婦而且早產了起碼兩個星期，陣痛才不過三四個小時，是個容易的生產。孩子要出來時我又見到了籍籍，還穿著她的藍色學護製服，正在要為我量血壓。我再叫她：「籍籍。」她沒答我，祇微微一笑，冰涼的小手，輕輕的按著我的額頭，使我感到了安慰。如果有死亡的小手，必然是這麼一隻空谷幽蘭的小手。孩子開始吸第一口氣，我便說：「叫做惜生。是愛惜生命的意思。」

在腥甜的精液氣味中歐細明點了煙，想到了即將逝世，又將香煙捺熄。女子在他身旁

轉了一個身，畢竟年輕，才十九歲，是個卡拉OK陪唱女郎。他來找她連續做了三次愛，她全身藍紫都是愛痕但她卻沒有問他爲什麼，累極翻過身來便睡。歐細明伏在她耳邊說：「我快要死了，我舌頭長癌症。」女子稍一張開眼便道：「不如明兒一起去染頭髮。」

歐細明平日不大想一些未發生的事情。閒來看電視做首辦模型，週末和女子去看電視買衣服。日子還可以，偶然和周約亞去跟縱債仔是他唯一不正常的娛樂。母親死後祇是覺得有點沒意思，卻說不上傷心慾絕。如今他在這麼一個性愛後的黎明，無以名狀的恐懼，一陣一陣的襲上來，便掩上了臉，第一次，感到了寂寞：生者那個無聊而亦無不可的世界，原來不屬於他了。

要進院做切割手術時歐細明開始很沉默。平日不算多話，病來就更沉默了。周約亞陪他進手術室。主診醫生陳思過說是小手術，不過一兩小時。歐細明閉上了眼睛。周約亞便說：「我到房間等你。」歐細明也沒答，便給推走了。

周約亞在空洞的醫院房間等歐細明。陽光很好，是個冬日早晨，醫院的花圃工人在剪玫瑰，卡察卡察的都是玫瑰的香氣。周約亞雖然是個黑社會，職業是滋擾收數，又長得滿臉雀斑，可是他很喜欢唱歌，便在房間裡唱起「桑塔露西亞」來。

以後周約亞想到死，便會唱「桑塔露西亞」。那必然是一個熱情女子，突然老了，想念起一個年輕日子的早晨，便快樂地唱起歌來。

老之死之將至，我們祇學會惜生。

如果歐細明死了，我要在他的喪禮唱「桑塔露西亞」，周約亞想。他們小時候一起逃學，歐細明跳到水塘裡遊泳，周約亞便唱剛學會的「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歐細明推回來，還沒有醒過來，插了鼻管和葡萄糖管，臉是白的，嘴角猶有血絲。周約亞轉過臉去。花園裡的枯萎玫瑰已經剪光。玫瑰不過是記憶。

記憶就是鬼魂。

孩子是個愛哭的小女子，人是一個小人，無法看得出有那個地方像我還是王敬。小小的手，漫著乳香，老流汗，連吸一口奶都專注得不得了，我無法想像我和王敬也曾像惜生這樣專注的生活，以致我抱著孩子，總是這樣的戰戰兢兢，生怕打擾了她對生的專注。而她睡來又是這樣寧靜，就像已經死了，一念及此，我抬起頭來，總會見到一兩個死去病人的臉孔，和他們死時一樣，沒什麼激烈的表情。我漸漸習以爲常，有時也會跟他們說笑：「你們

四處飄浮，無所不知。你說你說，我丈夫到底去了那裡？」他們祇微微笑，也不管我，湊夠四人便開局打橋牌。一天病人鬼魂三缺一無局，便引我到王敬的書房，幾個鬼魂十分愉快，在書房裡大吃大喝。我和王敬向來生活相敬如賓，不過問對方的生活，他的書房對我來說，十分陌生。坐在王敬的電腦前，開著了，原來竟是要開動密碼的。那有人在家用的私人電腦都要開動密碼。鬼魂們笑道：「打進當兒吧。」我奇：「當兒？」鬼魂們更快樂了，紙牌飛到半空中，道：「當兒是一個人的名字。」鬼魂們唱起歌來：「當兒是一個怎樣的人，當兒是不是一個愛人？」我便打進了「當兒」這密碼。電腦啓動，我搜索檔案，見到了一係列寫給當兒的信，最早的一封信，已經是三年前，當時我還在英國。我打開了給當兒的信，讀下去，雖然不致於傷心，祇是感到恐懼。

我丈夫是個同性戀者，我居然不曉得。

我曾經以為我愛他，我們是生活上最親密的人。正如他相信，婚姻是良善的合約，是長期的群體合作。他從來都是一個好丈夫，有需要的時候管接送，我不需要他時他總會得走開。我在朋友前總說他：「我老公。我老公。」丈夫成了他存在的唯一身份。我從來沒想過他可以不是丈夫。

孩子哭了。我教她：「媽媽不哭。媽媽是個強壯的女子。媽媽不哭。」女兒的小小小手抓著我的鼻。她的指甲又長了，髮又長了好些，小嘴邊緣長著小小小牙。我女我愛，祇有你的生長最爲專注與真誠。她的小身體輕輕貼著我，治療我的創傷。

鬼魂遠遠的擠眉弄眼。傳呼機響起，一個病人又在生死邊緣。

我漸漸懷疑，人的存在除了物質以外，還有其他。

不，那不是我一直認知的世界。

敗亡與新生，在歷史上彼此交替。

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的敗亡。資本主義社會體係經過改良，活了下來。無產階級革命卻曇花一現。那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認知的世界。

我們一個慶祝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被殺的集會中見了面。男教師開了香檳，我們在喊口號，政治部的人遠遠的吊著，不過是一組四個人，輪班釘著，我們認得他們每一個人的臉孔，他們也不忌諱，甚至和我們打招呼。酒吧侍應剪了頭髮，現在在一間金融公司當經紀，挽著公事包，見到我們，便道：「你們還沒玩夠？」政治犯便道：「我們可不是鬧著玩。」他笑道：「你的主觀意志，不足以轉移事物的發展規律。」社工便搭腔道：「是呀，事物

發展規律是有良知的人坐牢早死，獨裁者大吃大喝而長命百歲兼穩定繁榮。」這時響起了除夕新年的鐘聲，連那兩個政治部的人都混在人群中喝酒。

我們沒說再見便分了手，趁那兩個政治部的小夥子不覺，逃到朋友家去，得一時的安寧便得一時。我們在老鼠競走的後巷，承著月色奔馳，跑著跑著便覺得好笑，恐怕已得了神經病。

政治犯很快便犯了精神病。我們每星期陪他去看醫生。不過才一年。

一年了。張小綠沒有她身體的一部份。進行了短時間的體內放射治療，睡在鉛版包圍的床上，身體有放射物，連護士碰過她都要洗手，將手套丟掉。療程完畢連她自己都不敢碰自己，在鏡前掙扎了老半天才動手洗臉。丈夫方木耳老是遙遙的看她，要碰她時總是猶豫上老半天，偷偷的看她平坦的胸部，十分艱難的問：「你什麼時候去裝義乳？」

張小綠萬念俱灰。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一年了。歐細明調離了談判組，到科學鑒證組去。他益發的沉默了，口裡還是電療後

長出的膿泡，頭髮掉了一地，因為妨礙放射綫治療，給拔了四支大牙，還沒有鑲回去，臉孔便瘦削了很多。周約亞陪他去電療，給他張羅兩餐，還得去滋擾收數，生活頓時像鋪滿了灰塵，老覺灰頭灰臉，給誰找了一頓晦氣似的。待歐細明的療程完結，他給他買了一隻大蛋糕，插了一支蠟燭，他給他唱「波希米亞」，拿著手帕，像柏華洛蒂，唱一個圓潤的高音〇，想叫歐細明吃蛋糕時，發覺歐細明睡著了。像一個老人一樣睡著了。

是否因為恐懼，周約亞晚上去滋擾一個屋邨主婦，要她還錢時，竟然動手打她。周約亞的公司是一間有原則的黑社會收數公司，不用暴力的。他居然動手打她。

一年了。歐細明的癌症痊愈後便不再跟周約亞說話。周約亞不明白，他並沒有出賣他，但他祇是不再跟他說話。周約亞夜來獨自看三級錄影帶，喜歡上小明星周盈的蜜桃一樣的身體。

歐細明發現癌症已經擴散時周約亞就開始要滋擾周盈。

歐細明來拍他的門，穿著一套病人衣服，大概從醫院普通房偷來的，赤足，非常瘦，立在那裡，女子似的靚艷，外面正下著雨。周約亞半醒半睡的開了門，開門祇覺藍與冷，以為是黎明時候的一個明亮惡夢：有人在結婚，頭頂卻撞了機。他便拉他進來，問：「你怎麼

了？」歐細明便道：「你可否替我傳呼陳思過？我全身都痛。」周約亞在黑暗中撥電話，手忙腳亂，總覺什麼都是最後一次，歐細明倒冷冷的靠著牆，啪的開了燈。

「要來的終要來。」歐細明在燈下說。「現在我明白了。」

要來的終要來。陳思過說。你的腫瘤已經擴散至肺部和骨頭。這種情況下，病人的生存時間的中位數是三至四個月，一年生存率是百分之十，五年生存率低於百分之五。基本上不需要治療。

就這樣，啪的一聲將歐細明關在黑暗裡。

在某一意義來說，我們或多或少的活在這黑暗之中。

周約亞從醫院出來後有點頭重腳輕，猶如宿醉未醒。有人在醫院門口高聲哭泣。周約亞老想找一點重量，祇覺輕得不得了，便去買了一雙又笨又重的爬山鞋，回家找周盈所屬的電影公司。

「請問周盈在嗎？哦，謝謝。」

再找周盈所屬電影公司的黑社會。

「我要找人，十一哥。小意思，叫周盈。好。謝謝。」

然後掛電話到周盈的家。電話錄音機留話的是個男子，說：「周盈不在，請留話。」周約亞便留了話：「我是周盈的好朋友，我叫周約亞。」掛斷，再掛，再留話：「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周約亞。」掛斷，再掛，再留話：「你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如是反反覆復，直到錄音帶都用光。周約亞就象發泄了性慾一樣安然愉快，抱著枕頭睡了。

歐細明痛得無法移動身體。周約亞去看他，總是還是他上一次替他轉身的位罝，他便抱著他，替他轉身。他的肌肉萎縮，四肢像發育不良的孩子，吊著葡萄糖，看著周約亞，垂下頭來，十分難堪的樣子，一旦痛起來，性愛中似的呻吟。因為癌細胞到了肺部，又不斷的咳嗽，每一次咳嗽都非常痛楚。又因為痛楚，更加沒有話。周約亞坐著，到外面茶餐廳買一杯咖啡一支蛋撻，無聲地在那裡吃吃喝喝，吃得一身都是碎屑便說：「我走了。」

周約亞祇是無法擺脫歐細明。在街上走著，在酒店高聲用粗口罵債仔要還錢，到人家門口噴黑漆，喉頭總像給誰捏著，無法呼吸。所以夜來便摸上周盈的家。她獨身，正好讓他為所欲為。

他要報復。他不管。

周盈看來比電影裡年輕，不過是個小女孩子，在電影裡扮壞女子，好讓她有機會脫衣

服。髮是散的，穿著一件「恤，在門後怯怯的問：「誰？」周約亞在門外溫溫柔柔的道：「我是來跟你做朋友的，我叫周約亞。」周盈一臉驚恐，道：「我可不要交什麼朋友。你不再走我報警。」呼的關上門，聽得她在裡面打電話求救。周約亞便施施然的走了。來到街角等計程車時忽然想：「我在幹什麼。我精神有病。」計程車來了，他便想，不如放幾個星期假。全職滋擾她。

歐細明快要死了。周盈的身體像蜜桃。我有神經病。周約亞想。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他們要離棄她時張小綠便說：「我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是對他們最大的報復。她沒裝義乳，挺著一高一低的乳房，還穿著奇怪的七彩緊身衣服，一家一家的去拜訪：「我家方木耳，我嫁他二十年，他在我身上得了多少快樂。現在我有乳癌了，一高一低了，他就想不要我了。你說他這樣對不對，這樣對不對。」邊說邊挺起胸膛來，嚇得親朋戚友爭相走避，忙說：「這不對，這不對。這是沒有的事，是你自己多心了。」張小綠跛著一雙彩色高跟鞋回家時，方木耳在等她，爲她脫了鞋子，給她滔了一杯熱茶，才說：「你不要四處去好不好，我總

不會離開你。」張小綠囁著熱茶，感到了勝利的艱辛與難堪，便抱著方木耳的頭，流下淚來。劫後餘生，境况殘酷淒涼。

張小綠再次胸腹作痛，發熱，再見到陳思過時，她的心便落了定。方木耳不能離開她了，她要活下去，依賴他，纏他，讓他一生不好過，直到她死了。做完肝臟切片檢查和電腦掃描後，張小綠睡得很好。她瘦，她發熱，她醜，她的癌症擴散到肝臟，但因為方木耳曾動念要躲她，這樣她要活，活得醜惡，讓方木耳覺得屈辱。

發了酸的愛，比發臭乳酪更令人難堪。

我們不知如何自處。北京的情況開始穩定下來，並沒有如民運人仕預料一樣，在兩年後倒台。我們反對的政權，甚至愈來愈穩定。政治犯的病情隨北京的政情起起落落。中國得到美國最優惠國待遇，他便上街指揮交通，在路上唱國際歌，說：「社會主義天堂，即將到來。」中國釋放民運份子，或北京有地下活動的消息，他便說：「我要好好的預備我自己，把我的病醫好了，去東歐學習學習。」提琴手有時給他一點錢，社工給他買幾件乾淨的衣服。我們大本營的老鼠爬來爬去，六四週年紀念要張羅油墨寫橫額都弄老半天，連包租的都問：「你們怎麼沒遊行示威要攪了。」男教師回了中國教商科英文。生果小販改行賣冒牌

Rmani，穿得全身都是假名牌，午夜在旺角開檔，日間招搖過市。

我們以為為多人的鮮血啓悟，我們以為我們堅信。但。

我們以為我們意志堅定，感情高貴。但。

我心裡竟起了讓惜生死掉，從來未出生過的念頭，我大吃一驚。

我的病人愈來愈多，我又在醫學院裡兼教一科腫瘤學，因為名氣無中生有而且雪球愈滾愈大的緣故，我開始要參加醫學會議，甚至代表醫學界發表演論，工作量愈來愈大，孩子見菲傭多於見我。孩子剛學話，跳跳蹦蹦，一次我到菲律賓開一個研討末期癌症的會，才到步的那個晚上整夜電話無人接聽，我心焦如焚，翌日在會場不停打電話，才知道孩子跌斷了足踝，正留院。我會議也沒開便奔了回去，心裡又內疚又憤怒，見到孩子祇流了一臉的淚，回家卻打破了家裡所有的杯碟。

如果惜生不在，我的生活多麼簡單自由。

她快要上學了，開始會抱著我的頸埋怨：「為什麼別的媽媽都五時下班，你睡了覺還要出去？」有時又哭鬧：「你給我一個爸爸，你給我一個爸爸。」真是不可理喻。這時我多麼討厭她。她有甚麼權利哭鬧，以為世界圍繞她而轉。我也有百般不如意的事情，我又向誰

哭鬧。

吵吵鬧鬧的日子，不盡愉快，卻使我忘卻。連鬼魂都不再來找我。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我們學會忘卻。我們分散在人潮之中。

我們很忙。我們無法思索。

如果有靈魂，你會否想念我。

我到何處尋找你的肉身。

我忘懷。抬頭卻看到你的影子。

你會否握著我的手。

你的死何等豐盈盛大，使我的生感到了卑微。

周約亞每天都預備歐細明的死亡。不知甚麼時候到來，每夜聽到電話便心跳，怕那一刻即將到來，發覺不過是掛錯電話，便「你老母」的罵對方。極不安時跟縱周盈。不遠不近，剛剛好可以滋擾她，讓她恐怖，讓她不安，就像歐細明讓他不安一樣。周盈嚇得有點竭斯底

里，午夜搬屋，讓他逮著了，周約亞也不立刻跟她，就用紅漆油在她門上噴了：「永遠是你的好朋友周約亞。」又在她門前放了一大堆枯玫瑰和祭死人的紙花。下得樓來，看得她家的燈光，便無聲的笑了。耳畔忽然聽得有人說：「你精神有病。你有病。」左右一顧，卻寂寂無人，祇有他抽抽噎噎的在流眼淚。

不可以這樣下去。歐細明已經瘦得像一袋骨頭，長期用嗎啡止痛，臉容便長了上癮者的青黑色，心跳在一百一十以上，周約亞奇怪他為何還不衰竭。他還是還債似的去看他，心中卻渴望他的死亡。

到此時，事事都無關了。歐細明忽然明白了他母親在窗前的心情。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歐細明此時方知，死並不困難，祇是對死疑惑時感到困難。

這天他精神好些，看到了周約亞，便招他，在他耳邊極其吃力的說：「我想去洗一個澡。已經很久了。」周約亞便抱他去洗澡，驚訝於他的輕盈纖瘦，像一個孩子。歐細明在暖水中喘氣，道：「多麼好，多麼舒服。」周約亞想念他極為卑微的滿足，便流下淚來。

到真正來臨時就很簡單。

張小綠切了肝，進行第二次的放射治療。一樣頭髮掉了一地，一樣嘔吐，一樣口裡長滿

瘰泡，她卻再沒有埋怨，一樣張開紅腫而醜陋不堪的口讓方木耳喂她吃。身體瘦得像一條蟲，滿是手術的切割傷痕，一樣讓方木耳給她洗澡。很痛的時候咬著木耳的手，咬得他一手是血，方木耳痛得眼淚直流，張小綠也不放鬆，祇道：「你活該。」

生是這樣強悍，甚至恐怖。

五年了，方木耳可以給張小綠的生磨折至死。

我又再次見到了鬼魂。那是病人歐細明。我剛做完一個切除胰臟手術，在醫院的長廊見到他。他穿著便服，掛著警隊的職員證，截著我，道：「陳醫生。如果有人想死，你到底要不要勸他呢。」我看他一眼，道：「我還沒有簽字你怎麼跑出去？」他笑道：「這個嘛，不由你簽字不簽字的。」我心一涼，他又問：「你還沒答我的問題呢。」我祇好道：「人有自由意志的吧。要死由她死。沒辦法。」他點點頭，便消失了。

到了歐細明的病房，他剛好停了心跳。

又是這樣藍藍紫紫的天色，明明是下午，可能要下暴雨了，天際像黎明一樣寂靜。我覺得光，戴上了黑眼鏡，頭痛欲裂。

如果有天堂，天堂會不會有眼淚。

你會否呼喚我。

——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臉，鬢如霜。公路像銀河一樣美麗，下了一天的星雨。那已經是五年前的事。

呵美麗美麗的孩子，我以為我懂得珍惜你。而我總是忘卻。

美麗的靈魂離開，而我如野草般茁壯生長，不言美醜。

房子是寂靜的，漫著百合花的冰涼香氣。惜生沒有在玩具房，亦沒有在電視房，我打開睡房的門找她。

惜生惜生。

多奇怪的名字。我的意願還是落了空。

惜生吊在窗旁，臉孔呈藍色。

一陣暴雨卻停了，天是微亮的。一天到底有多少個黎明。

我將她解下來。才五歲，我怎樣解釋她奇怪的死亡。

正如王敬失蹤一樣，永遠是個謎。

我全身如浸在水銀中一樣為之侵蝕。

如在火宅之中。

如遇阿修羅。

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閻蔽。

周約亞到醫院去時歐細明已經被送到殮房去，床頭已經換過，床頭几清潔光亮，酒店一樣等另一個生者的到來，送入死者的歸途。周約亞怔怔的在歐細明的床邊坐下——不，這已經不屬於他的了，死人一無所有。周約亞再站起來，在一坐一站之間，放下了心頭的鬱結。

我們以為從此滅亡。

希望是甚麼呢。希望有沒有物質基礎。

唯物主義不能解答生死的問題。不能解釋肉身的逝世，不能解釋意志。

我轉介了所有的病人，關了診所，到了印度加米爾高原。那是個美麗的高山和湖，我住在船上，早上起來讀蓮華經，直到夕陽跌落。

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

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爲患。

周約亞恍然大悟。

如渡筏，過河即棄。

肉身之苦，不外如此。

明報記者席揚被捕。政治犯魏京生釋放後再次被捕。我們還是不期而遇，走到街上。執生甚苦。張小綠幾時才明白。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周約亞依然當黑社會收數小公司的小頭頭，帶幾個小嘍囉，大搖大擺的到人家工作的公司收數。歐細明死後他便輕鬆了很多，向他的家人要了他的二撮骨灰，跑到三十五樓，灑下去，道：「去吧去吧。我也快了快了。」吃得比較好，甚至想到了結婚。偶然想到周盈，便惡作劇的打電話嚇她：「哈哈，你猜我什麼時候再來呢。」她果然嚇得撲的掛了線。其實周盈不過是他的一場噩夢，她倒誤會了，以爲她是她的一場噩夢呢。

五年了。周約亞在一個天色明朗的夏日，唱「桑塔露西亞」。

歐細明死得真是好。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我接到醫院的傳呼，是一個深藍色的晚上。午夜的高速公路比銀河更遙遠美麗。藍晃晃的夜色，我心裡靜得慌。

這當然不是我生命的契機。

游憂不過是我其中一個病人。

這樣見到了游憂。

他還很年輕，病歷表寫著十九歲，職業是學生，體重一百四十磅，身高五呎九吋，體溫一零六度，血壓一一〇——七〇，脈膊一百一十。他滿臉通紅，長得眉清目秀，像一個女子。見著我，怯怯的低下頭，道：「我可不知是個女的。」我便說：「我是陳思過。你知道你的主診醫生張醫生腳傷了，做了手術。我會是你的醫生。」他便閉上眼道：「謝謝。」他頓了頓，想想又問：「會很嚴重嗎？」我笑：「不會是小病，你要有心理準備。」他便重覆我的話：「哦，要有心理準備。」

如今見著年輕病人，已經不大容易動心。死不過是生的另一種存在狀態，年輕與否，與此無幹。不見得年輕的死就要比較盛大。我是從惜生的死學會這艱難的功課的。

因爲明白，所以不哀。

我們再放下了我們的工作，像五年前受到感召。政治犯乾淨了很多，在一間印刷廠當工人。男教師決定改當小學教師，好多點時間上街。生果小販照舊賣冒牌衣服，開工前到新華社門前示威。提琴手想到了九七之後要表達意見要冒坐牢的危險，便開始珍惜這這時刻。社工努力讀書，要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好迎接九七的政治黑暗期。

這是個黑暗的年代，卻不表示我們要活在黑暗之中。

我心中時常都很靜。陽光美好，野火花嘖嘖的在醫院的園子裡開放，跌到身上來，已是枯的。游憂開始長急性血友病人的泡疹，關節不能屈動，而且開始流血，報告顯示血液中被裂的細胞急劇增加。我慢慢在動手手術前後的空隙，一個病人與另一個之間，去看游憂。他總是大開窗子，靠在窗前大力的呼吸，膝上擱著一本但丁的「地獄曲」，鼻血無端流下，像眼淚。「真的有地獄嗎，陳醫生。」我便道：「佛家有所謂涅槃，就是超越地獄的意思。」他便靜靜的合上書本，雙手蒼白透明而寧靜，像大理石。看看我，說：「明年野火花開放的時候，大

概已經沒有我的份兒。」我祇道：「原來就沒有你的份兒，是你將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便說：「這好。這我會想一想。」

我晚上去看游憂時他哭了。

早上我去診症時報告顯示血友病細胞已入侵肺部。游憂開始哮喘並發熱。我知道游憂要死了。我祇是輕輕的握著他的手。他的臉容依然美麗而脆弱。籍籍在旁邊提醒我：「陳醫生。還有五〇七號房的病人。陳醫生。」我卻沒有放開游憂的手。游憂咳了一口血，看到了自己的虛弱，便流了眼淚。

他死時我祇在床頭插了一大束百合花。人死如香氣的寂滅，從無到無，雖然沒什麼好傷心的，我還是紀念衆人必死的命運，心中充滿蒼涼的慈悲：我願衆生無苦，生死不侵。

事情總會發生，祇在乎我們如何演繹。如游憂的死。

結局竟然十分之唯心。我亦無法想像答案會是這麼的一個情景。我向來是個無神論者，而且相信命運爲個人創造。我在一個明藍的黎明，想念到生命的無常，耳畔卻響起了貝多芬的命運。

如今我活，敬生惜生。他們的死改變了我的生命。這樣一來，他們無心造就，卻有所完

成。

我們仍不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釋放席揚，釋放魏京生。人沒有信念就不可有所爲而爲的活下去。

但我們不致於天真到對事物真象無所覺識。所以。

我開始戀愛，想到了安定與長久，或許再生一個孩子，將我的工作做好。因爲有時我懊惱時總覺我的工作極爲無聊，有時我又覺得，其實都有點意思，於人有益。而將來我自己或是我的情人要離世時，我想我應當會歡喜——英德格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其後

這個故事，與吳君無關，卻因爲吳君而寫。很多人喜歡從故事中索隱，找尋故事與作者其人其事的關係，實在不明白小說與生命的辯證關係：小說爲生活啓發，卻超越生活，超越作者自身的經驗，經過思索，成爲集體智慧，我相信這就是小說的藝術。吳君向來都不提我的寫作。我相信他並非我的讀者，所以與他交往，自由愉快，比較好。而我卻一直努力駕

御寫作，那就是：即使我不寫作，我仍要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吳君死前，給我一封信。囑我好好寫作。但我卻立定主意，寫作並非我生命的全部。絕不。

如今我寫作，不過在呼應鬼魂的召喚。

吳仲賢，學生、社會活動份子，媒介工作者，馬克思主義者，歿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終年四十八。



《其後》是黃碧雲的第一部小說集。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